

且从沧桑说濠河

在刀枪弓箭作兵器的时代，城池是防御工具。古代王朝领地、诸侯封地、卿大夫采邑，都是以有城垣的都邑为中心的。首先是筑城。《墨子》云，“城者，所以自守也”。其次是挖城池，即沿城墙边挖一道环城的护城河。城池相依，共同御敌，这就更坚固了。于是又有了“固若金汤”这个词，是说城墙坚固，牢不可破，护城河如沸水，不可涉越。护城河即濠河，又称城河。濠又可作壕。壕者，小沟也。考古学家曾在常州市发现了三千一百年前商代留下来的淹国之都城——“淹城”。淹城有三道城墙，三道城河。第一道河称宫河，现在已湮塞为农田，但依稀可见原貌。其内河与外河依旧碧水涣涣。

我国至今尚保留完好的城池，莫过于西安古城了。西安古城内有城、外有廓，高大而厚实，非常气派。而绕城的一段古城河，却是一条小沟。历史上这样的濠河多为人工开挖，有的虽然开挖得深广些，但仍然是一条沟壑。

南通古代的城池，城墙在20世纪被拆了，而濠河还在。南通的濠河却不是一条河沟，它好像几个偌大的湖泊连环起来，围绕在南通老城的四周，宽广开阔，气象宏伟。如果把南通老城比作一朵盛开的荷花，那濠河就像在花朵四边



铺展开的一张张巨大而碧绿的荷叶。

—

为什么南通濠河开挖得如此宽广呢？这是有特殊的原因的。它形成的过程与众不同，“身世”也独特。

《神仙记》上说，麻姑曾三见东海变桑田。南通濠河就是经历了一场“沧桑”变迁而出世的。当初它是黄海一角，后来长江东进，它是黄海后退遗下的“足印”，及到它成为州城的“濠河”，那就几乎是天成之作了。

并依《隋书》曰：“自斗十二度至须女七度为星纪，于辰在丑，吴越得其分野”。明嘉靖《通州志》曰：通州“天文为牛斗分野”。唐虞时代通州“属扬州之城”，“春秋属吴越”，“战国属楚”，“秦属九江郡”……其实以上时期，古通州之地还是如麻姑看到的一片波浪滔天的汪洋大海，至多海上退潮时有沙滩显露出来。

历史地理学家研究表明，距今5000—6000年，南通地区西北部的海安、如皋大部分已成陆。我们不妨暂放下通州濠河的话题，先来看看这片土地的远古传说。

虽然最古老的地理书《山海经》富于神话传说，但其“海内东经”中有一段描述却很有意思：

“郁州在海中。一曰郁州。……韩雁在海中，郁州南。始鸪在海中，辕厉南。会稽山在大楚南。”

郁州在哪里？郭璞注云，“今在东海朐县界”，即古之朐县今之连云港之海州境内。大楚、会稽在哪里？吴承志释云，“楚当作越，传写伪误”，并引《越绝书·记越地传》云，“禹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更名茅山曰会稽”。越和茅山在长江南。排在这中间的是“韩雁”、“辕厉”、“始鸪”。据毕沅注，辕厉即韩雁。韩雁、始鸪不是鸟名，是国名。那么韩雁在郁州南，可以推测韩雁约在今淮安东境和

盐城西境，始鸠又在韩雁南，则可以推测始鸠约在今泰州东境，海安、如皋西境。是否还在古淮夷国之东？据谭其骧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图说，商代方国中已有群“舒”诸国。西周时期，在江淮之间即长江下游北岸分布的群“舒”国中有“舒鸠”一国。国名用一“鸠”字，这也可旁证“始鸠”为方国之名。而且始鸠国可能更在群舒诸国之东，即在江之尾的北岸。称方国者，是指不在周王室分封之列，是蛮荒或海边岛屿之国。在今海安青墩、吉家墩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先民，到了商周时期是否属于始鸠国呢？

明张岱说唐虞九州岛载于《尚书·禹贡》。《尚书·禹贡》里也有记载，帮助我们向前想得更远。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纁纁。浮于淮、泗，达于河。”

这是说隶属古徐州的淮夷人采了珍珠打了鱼，盛在筐里，用黑白两色绸子绑好，渡过淮水泗水，送到黄河旁边，献于周王室。接着《尚书·禹贡》里又说：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

彭蠡是鄱阳湖。震泽是太湖。阳鸟呢？注家说鸟为岛误，而又注阳为南方。说鸟为岛是对的。而说阳为南则错了。古扬州在长江入海口。江南为阴，江北为阳。这几句是说属于古扬州的鄱阳湖里水已汇聚，江北海滨的岛屿上已有人居住。太湖治理了。娄江、东江、松江也疏道入海了。书上还说古扬州这一片沃土物产特别丰富，有大竹、茂草、乔木、橘柚，有“三金”（金、银、铜），有“瑶、琨”（美玉），有“齿、革、羽、毛”（象牙、牛皮、鸟羽、旌牛尾）。这里的人还懂得“织贝”（纺织有贝纹图样的布）。这里的人进贡特产，须“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这是说，他们的贡品是先送到位于淮泗的淮夷国的。那么“阳鸟”是否与今南通北边的海安



如皋成陆有关？

另外，《周易·系辞下传》上说，包牺氏作八卦，“作结绳而为罔罟”。古书上还说伏羲有六位佐臣。其中一位称阳侯的就是专门分管江海事务的。海安青墩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刻在麋鹿角上的早期卦图，是否与传说中的伏羲氏有关呢？这确实是值得研究探讨的话题。虽然神话传说不是现实的科学的反映，但“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引自毛泽东《矛盾论》）。

二

现在，我们来看长江入海口的“沧海”是怎样变成“桑田”的。

自汉代以来，长江入海口先后长出来一些沙洲。这些沙洲后来是怎样逐渐与大陆并接的呢？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一般人都以为南通州的所在地为古“扶海洲”。《江南通志》上说，“通州古名扶海洲”。清代人据代代相传，也认为南通州所在是古扶海洲。清乾嘉时期李方膺的侄曾孙李琪创作的《崇川竹枝词》中也这么说：

“淮南江北海西头，中有一泓扶海洲。扶海洲边是依住，越讴不善善吴讴。”这一错误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由南通学者陈景渊先生澄清。原来扶海洲早在汉代已出现在江口北端——如皋东部的海中。“海安、如皋成陆较早……是扬泰古沙嘴的东端。……扶海洲与扬泰古沙嘴间有一条夹江，汉代以来，沙洲逐渐发育扩大，而夹江在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渐渐堙没，沙洲与其西边的岸陆连接了起来。”（引自陈景渊原著，陈昊校补《南通成陆》）这一片上了岸的沙洲——扶海洲，不是南通州城的所在地，而是早年如皋东乡、今日如东县的所在地。

那么，南通州的地盘又在哪片沙洲上呢？这片沙洲形成于何时？又在何时和北边的陆地相接的呢？

据《南通成陆》考，今日南通地区（包括海安县、如皋市、如东县、南通市、通州市、海门市、启东市），从“公元5世纪到20世纪初，这里发生了四次大规模的沙洲连陆现象”。

上面引文中所说“扶海洲与扬泰古沙嘴”的并接，就是南通成陆史中的第一次沙洲大连陆。

“中部的南通市区、南通县（按1993年撤县改通州市，今又改为区——引者）一带形成的时间距今1500—2000年。南通市县一带于6世纪中期是名为壶豆洲的沙洲，后又称胡逗洲。唐代的胡逗洲已发展成一个东西约40公里、南北约17.5公里的大沙洲了。……胡逗洲的东边还有南布洲、东社、长沙等沙洲，胡逗洲先后与这些沙洲并接，不断扩大自己的范围。……公元10世纪初，胡逗洲与如皋陆岸的并接是南通成陆史中沙洲连陆的第二次大并接。”

接着发生的第三次是“沙洲大并接——东布洲的连陆”。据考，“唐初，长江口出现了东沙、西沙等沙洲。此后，在它们的北方又出现了东洲、布洲等沙洲……两沙洲（东洲、布洲）约在10世纪中期并接，并洲后的大沙洲称东布洲。东布洲的位置在今启东市北部、吕四以东以南一带”（《南通成陆》导言）。公元11世纪中期，东布洲与南通州大陆并接。

此后，这一带又经过了沧海桑田的变迁。直至近300年到20世纪初，“海门厅诸沙洲及崇明外沙与大陆涨连”，终于完成了南通成陆史上的第四次沙洲大并接。至此，大体形成了今日南通地区的境域。（《南通成陆》导言）

现在，我们再看第二次大并接前后的胡逗洲。

胡逗洲未与大陆相涨接时，据史记载，“汉为海陵东境，属临淮郡”，“东汉属广陵，西晋因之”。南北朝时期已



有流人在上面煮盐。《宋书·州郡志》云：

“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郡界者……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

西晋末年永嘉（公元4世纪初）动乱，中原百姓南逃。一部分滞留胡逗洲是可能的。有趣的是明代瞿佑在《四时宜忌·正月事宜》中记载的“洛阳人家，正月元日造丝鸡、蜡燕、粉荔枝”的传统饮食爱好，到清代，南通人还保留着。清代通州诗人李琪的《竹枝词》中就这样写道：“蜡燕、丝鸡、粉荔枝，小儿隔岁已先知。”

《梁书·侯景传》记载梁元帝承圣元年（552）讨伐侯景。侯景战败于淞江后，“自沪渎入海至壶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鲲杀之”。这里已出现“壶豆洲”的名称。《南史·羊侃传》记侯景战败乘船逃逸，“遂直向京口，至胡逗洲”。这里写作“胡逗洲”。《南史》上还有一节描述，说侯景本欲逃往京口，等到发现船到了胡逗洲后，“大惊，问岸上。云：‘郭元建犹在广陵。’景大喜，将依之”。从这段对话的描述里看，当时胡逗洲上不仅有人，而且信息畅通，还知道广陵的情况。这个时期胡逗洲属海陵郡。

唐武德（618—626）年间，胡逗洲上设有盐亭场。属扬州广陵郡。从唐玄宗天宝（742—756）前后至唐朝末年，胡逗洲属常州管辖。据《资治通鉴》记载：

“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战功，节度使赵隐赏以职名而不给衣粮。郢等论诉不获，遂劫库兵作乱，行收党众近万人，攻陷苏、常，乘舟往来，泛江入海，转掠两浙，南及福建，大为人患。”

其时浙西节度使掌管润州、苏州、常州、杭州、湖州等地。治所在润州（即今镇江）。王郢因有战功而被任“浙西狼山镇遏使”。“狼山镇遏使”前冠“浙西”二字，由此不仅可见

狼山、胡逗洲属常州管辖，而且可见那时胡逗洲上已有建置。

南宋王象之的《舆地记胜·卷四十一·通州》记载：

“海陵之东有二洲。唐末割据，存、制居之。为东洲镇遏使制卒，子廷珪代之为东洲静海军使。廷珪始筑城。钱鏐遣水军攻破之，虏廷珪。而吴又命廷珪犹子彦洪为静海都镇遏使，修城池官廨，号静海都镇，今城是也。改东州为丰乐镇，顾俊沙为崇明镇，布洲为大安镇，狼山西为狼山镇。至南唐李璟嗣位始补静海制置使。”

这里出现的“二洲”——东洲镇和静海镇是主镇，唐末为姚氏家族集团所统治。这段文字第二句中的“存、制”两字，在康熙《通州志》中作一个人讲，是不当的。因为“制卒”、“廷珪始筑城”及姚廷珪被“虏”，这些事都发生在吴越王钱鏐在世时。钱鏐在公元932年去世，而公元937年犹有姚存“上西都朝覲”的事。这事见载于今狼山观音岩上的“姚存天祚题名石刻”。石刻文如下：

天祚三年□月十四日，东洲静海都镇遏使姚存上西都朝覲回到此。

天祚三年（937）是杨吴的年号。是年下半年徐知诰在金陵称帝改姓李，建立南唐，吴亡。这一年姚存在吴亡前去吴的西都朝覲。他的头衔是“东洲静海镇遏使”。我们联系前两段引文来看，有如下分析，“存、制”应为两人。姚制亡，姚存尚在。而且按照名号排列顺序，存不可能是制的小辈，可能是兄辈。不可能两人同任一职“东洲镇遏使”。有可能当时存与制分而治之，存为静海镇遏使，制“为东洲镇遏使”。制亡，姚存当是兼东洲和静海的“都镇遏使”了。姚制之子廷珪任“军使”，并且是两镇的军务。

那么，“廷珪始筑城”具体在那一年呢？

上引《舆地记胜》这段话里所说姚廷珪筑城，以后城被钱鏐遣水军攻破，廷珪被虏，没有说明具体年代，只统说



“唐末”，但这是值得注意的两个字。

唐末，姚氏占据了胡逗洲及附近的东洲等盐场。杨行密据江淮，东洲、静海名为属两浙管辖，实际已为淮南节度使所掌控。这就让拥兵两浙，先后被唐朝封为越王、吴王的镇海镇东军节度使钱镠不满，摩擦争斗是不可免的。

公元907年，朱温称帝改国号为后梁，唐亡。钱附朱，被封为吴越王。公元908年到919年间，吴越与吴在长江下游有过几次战争。

后梁开平二年（908）九月，钱镠派“吴越将张仁保攻常州之东洲（按这里即指明东洲属常州管辖——引者），拔之。淮南兵死者万余人。淮南以池州团练使陈璋为水陆行营都招讨使，帅柴再用等诸将救东洲，大破仁保于鱼荡，复取东洲”。（据《资治通鉴·后梁纪二》）公元919年上半年，杨行密次子隆演称吴王，建吴国。梁末帝“诏吴越王钱镠大举讨淮南。镠以节度副使传瓘（按，传瓘，钱镠子——引者）为诸军都指挥使，帅战舰五百艘自东洲击吴”，“传瓘命每船皆载灰、豆及沙，战于狼山江。吴船乘风而进，传瓘引舟避之，既过，自后随之。吴船回与战，传瓘使顺风扬灰，吴人不能开目；及船舷相接，传瓘使散沙于己船而散豆于吴船。豆为战血所渍，吴人践之皆僵仆。传瓘因纵火焚吴船，吴兵大败”。（据《资治通鉴·后梁纪三》）《资治通鉴》描述的这两次战争，都提到常州东洲，其实就是统指东洲和静海。第一次明确说占领了东洲；第二次是说攻吴先从打东洲开始，但没有说东洲被“拔之”，而是说两方主力战于长江口“狼山江”。同年六月吴人报复，又大败吴越兵于沙山。七月吴越人又大举攻吴，结果反被吴人大败于无锡。这是发生在公元908年的一次战争，和唐亡年代相近，而且明确说东洲被吴越人攻拔，后来又收复。其余几次都是主力交战，姚氏小集团还够不上资格，估计只能作防御。筑城、守城势在必行。

此后吴越与吴没有战事。《资治通鉴》记载：

贞明五年（919）秋，吴徐温遣使以吴王书归无锡之俘于吴越。吴越王鏐亦遣使请和于吴。自是吴国休兵息民，三十余州民乐业者二十余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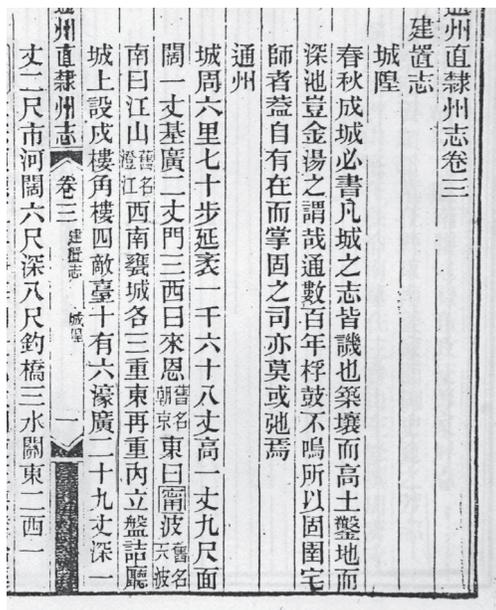
从公元919年到940年，这期间又发生了那些事呢？钱鏐于公元926年自称吴越国王。后梁亡。公元932年钱鏐也去世。这样看来，一、“廷珪始筑城”是钱鏐在世时派水兵“拔之”的。二、筑静海城的事不可能在公元932年钱鏐去世之后。三、从公元919年到940年已无战事。筑城之事又可提到公元919年之前看。四、公元919年以前的战事，只有发生在公元908年的一次战争，东洲被吴越将领张仁保攻陷，随后又被杨吴收复。因此我们可以判定，静海城约筑于朱温称帝之时（907）到公元908年秋吴越水军攻下东洲、活捉廷珪之前。史称“唐末”是恰当的。五、可以推定当姚廷珪被掳去后，杨吴即以静海镇为中心，并任姚彦洪为“静海都镇遏使”，又为之修复城池、官廨。这件事在公元908年秋天之后。六、史书作者南宋王象之在这里还有评语“今城是也”四字，值得重视。“今”是指南宋。这说明两宋存在的静海县行政建置，其县城，即为早年姚廷珪所筑、姚彦洪所修之城。彦洪是“存、制”的孙辈，他到公元956年才离开静海镇，这之前可能刻石于狼山的姚存已不在了。

南通是先有静海城，后有通州城。

杨吴后期胡逗洲称静海都镇，南唐置静海都镇制置院，后周显德五年（958）改为静海军。这都是行政建置。后周称“军”，是升级。后周至北宋初，军同州、府。后周于公元958年并南唐淮南地，南唐亡。两年后，公元960年赵匡胤取代后周，建北宋。由周进宋，时间也不长。静海军改称通州可能也在后周，所以嘉靖《通州志》上又称后周静海军“寻改称通州，析其地为静海、海门二县兼管崇明县。宋因之，



属淮东路。仁宗天圣元年改为崇州，寻复其故”。“宋因之”三字说得很清楚，两宋时，已与大陆连接的胡逗洲上的行政建置是通州州治与静海县治同时存在。当其初，静海军择地构筑新州城名正言顺。明、清的《通州志》多有记载，后周显德年间，静海制置巡检副使王德麟筑城，始为土城。“筑壤而高土，凿地而深池。”方圆六里七十步。次年“甃以陶甃”改为砖城。后经历代增高加厚，多次扩修，到光绪年间，“延袤一千六十八丈，高一丈九尺，面阔一丈基广二丈”。这就是通州城。



《通州直隶州志》

静海城筑于10世纪初，比通州城早筑50年。静海城与通州城不是同一个。

静海古城故址在哪里？张謇有一说。张在《通州师范学校始建记》中说：“校地因古千佛寺，寺与文昌阁南北相

负。”“抑闻之史学家沿革建置一方之掌故也，城濠东南水口，静海城故址在焉。即址为阁，阁之东为书院。证之州志，南唐尝立静海都镇制置院，周升为军，寻改通州。城则周显德五年筑，曾无更易。”这段话中认为古千佛寺与文昌阁为古静海城遗址。虽然古千佛寺与文昌阁四面环水，但面积较小，说它是古城址理由也不充足。同时又说“曾无更易”，把前静海城和后周显德五年所筑通州城混为一谈。20世纪80年代穆烜先生的考证比较可信。其文摘录如下：

“姚廷珪所筑城在今濠南路以南地区，当时南通称静海。清嘉庆年间金榜编著的《海曲拾遗》卷一《形胜》篇有这样一段话：‘又考旧州治在城南，今岳庙地，即治遗址，高聳特过他处。其前昔有池水踞官河沟之上游，盖崇川本山是得名云。’岳庙就是东岳庙。1912年，张謇选择了这座地势较高的建筑，改建为南通图书馆；嘉靖《通州志》的《古迹》篇，也有‘静海废县在州治之南，其地犹存，今为民居’的记载。张謇建图书馆之地，可能就是当年姚氏‘官廨’所在。1982年，南通市图书馆在该地北侧兴建古籍大楼时，曾出土了不少五代北宋的瓷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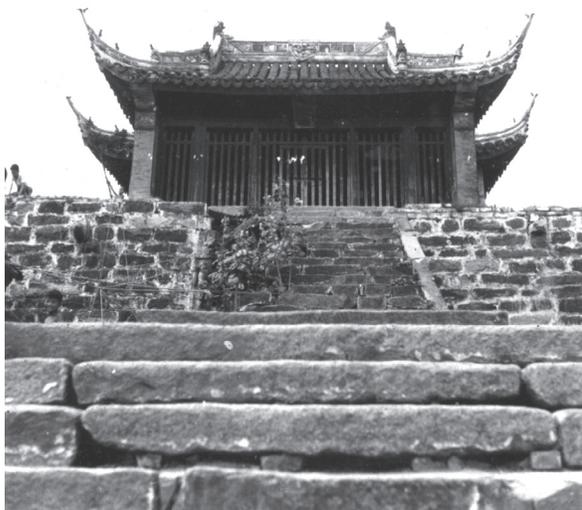
在筑城的同时，濠河也就诞生了。……（静海城）也有濠河，是一个小环。它东起博物苑，南经新城桥，西迄南公园，实际就是当年的静海旧城的护城河。”（穆烜《亦畅居集》）

这条濠河的西北片、东北片、西南片的水面虽然后来为一些部门、单位盖房被填掉不少，但至今留下的仍然很宽大。

在通州建筑州城之后，静海城是作为通州所辖静海县的机关所在地。直到元代“革静海县改为通州路”，静海县名才废止。

明代万历后的通州城，分老城区和新城区两片。

通州城老城区，就是上面说的后周显德年间王德麟动工所筑的通州城，一般认为公元958年筑成，距今一千多年，直到1924年才被拆掉城墙的南通旧城。其址即所谓现



北极阁

今六桥之内的地方，西为和平桥，北为北濠桥，东为友谊桥，南边桥多些，主要有长桥、文化宫桥、人民公园桥等。因为河面很宽，尤其北濠河，有的地方竟宽达200米，所以历史上北城门外没有吊桥。加上北濠外古代多是草荡沼泽，且多盗，北宋时北城门干脆被堵上。因而古谚曰：“狼山没后壁（狼山北边陡峭），通州没北门。”20世纪拆去城墙时，还保留了三个城门，即西门来恩门、东门宁波门、南门江山门。南城门上古代筑有三层楼台，名海山楼。额“海山”二字。有一联：“门外海涛奔铁蹄，槛前山背拥金鳌。”原来这里可以登楼观海。“昔年此楼下，距海路不远。”（清李琪句）“隔水福虞青两点，大江南北一天秋。”（清姜长卿句）1949年后，三座城门都被拆了。现在还有照片可见江山门、来恩门的原貌。城墙墙址改成了环城公路。濠河还在。今和平桥、友谊桥和长桥即为旧城吊桥的故址。早先没有北濠桥、公园桥和文化宫桥，那里都是一片波光云影。老城的东南水面和西南

水面与北濠一样，也特别开阔。

到了明代，倭寇猖獗。万历二十六年（1598）在老城南吊桥前筑了新城。新城的南端即今华通宾馆西侧的新城桥北端，以望江楼为门。新城桥是当年新城南吊桥故址，桥名保留至今未变。新城的东边，今天是博物院、医学院等，早年那边没有启秀桥，只是一片大水。今医学院南门前有一东西向的桥，也是新造的。其西边，今天是市总工会、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等，早年那边也没有南园桥和文化宫桥，除了水中有几个小



南城门（一）



南城门（二）



岛似的土汀以外，其西北直至西南，也是一片大水。其北边，即长桥下流贯的老城南濠河。一水之隔，两城相接相依。当年筑新城时，州官贴出强硬布告：“土著者令徙他所”，“三日不徙，火其居”。建新城还动用了剑山的石头，差不多削掉了剑山的整个后壁。新城用石头筑外壁，内侧仍然是沙土，不久就开始倾塌，又“伐军山松千余株增修之”。今天看来甚为煞风景。新城到清初就完全塌毁了。当年顾养谦也颇不以为然，有诗《登新城有感》曰：“频年南国息江烽，海上新增石作墉。凿断青山千古脉，削开万家白骨封。空夸险设能防寇，谁道功成不病农。此日登临多感慨，长河惟听水淙淙。”

新城完工，主张筑城的知州王之城很自得，约了名流登城观光赋诗、作文。他本人撰有《通州增筑新城记》一篇。文中有一句话，今天看来特别有价值。那就是说：新城是“因静海故县城遗址而增缮之”。原来新城选址就是元代废了的静海县古城址。而言“增缮”，大概向南扩大了些。东西当以穆说为可靠，水面开阔宜作护城河。

当年的新城离江边并不远。至今，新城桥的南边称段家坝，新城的东南两百米称灰堆坝。其城东，今城山路北端，清代是跑马地，可能早期也是挡江海潮水的堤坝。这段城山路的西边到新城东濠河之间早年是一片沼泽荒地，后来成为农田还留有古墓，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建体育场（今为医学院一部分）才挖去。

明代后期的通州城是一老一新的两座城相接起来的。老城内陆大至为方形，新城内陆随外围的濠水转，新城桥有点凸在前。因此有人比喻新老城合起来像个葫芦。两个濠河两个圈，一个大一个小，新城桥就像葫芦嘴。

南通濠河，今西起文化宫桥、东到怡桥的一段，原是古静海城的北濠，后来又成为通州老城的南濠。在明末清初它是新老城之间的一道中间濠沟。今天我们所建设的“濠河”就

是包括了历史上的新老两城的濠河。南通濠河的历史，通常从后周显德五年（958）筑静海军城（即后人称之为通城老城者）算起，今若从通州新城前身，五代后梁开平二年（908）“廷珪始筑城”算起，则到2012年亦有一千一百零五年之久了。

三

南通历史上三次筑城都利用了天然水泊和沼地。城外挖沟串联，城内裁弯就直；加上筑城用土，“畚于四面”，自然不仅城墙耸起、濠河亦成，而且濠水更为深广。单就老州城而言，除架吊桥的地方河面较狭外，其余周边多“广为二十九丈，深一丈二”。“望之汪洋，足称巨观”。到了近代，濠河水面大小还和老城内的陆地不相上下。张謇说：“川回渎注，喻嘘江淮，冲融潭沱，泓演而浩博，盱衡十旁县，惟南通最……四时而不同，亦东南之胜会也。”新城濠河水面比城内陆地还要大。还是穆烜先生说得好：“一个位于‘江淮之委海之端’的偏僻小城，有必要和可能挖这么宽的护城河吗？我以为是以天然水泊为基础而加工的。”

通州城外为什么有这么多天然水泊？这就是南通濠河的特征之一。

原来长江入海口的沙洲逐渐和大陆相接的过程中，留下了大大小小的水泊、沼地。大水泊、大沼地似湖似荡，小水泊、小沼地如塘如洼。直至今日，城郊还可见到一些所谓“圩塘”、“龙潭”、草荡，如唐闸河西北头运河边仍留有一个百亩大的水荡，三十年前还长满蒲草和芦苇。（运河古为盐河，至清初这里有十大盐场。做盛盐的蒲包需要大量蒲草。古代民歌里这样唱：没有蒲包卖的什伢盐，不蒸馒头过的什伢年。）而城内也曾有王家坝、洗马池等水塘，都是天然留下而有的被后人逐年填塞的。不仅如此，水泊中又往往留有大大小小的沙汀土汊，如座座小岛。有的土汀，古人在上



面盖了星楼，植树、辟田、养花。近代张謇在上面造了南公园和中公园。新中国成立后，又利用北濠河中一座小土汀，通过它架了一座长长的木板桥，谓之北濠桥。

其特征之二是特别通畅。在以舟楫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南通濠河内外有许多河道。其内有水关通外。其外河道上有一道道水闸、船闸，与运河、长江、黄海、东海相沟通。大海涨潮，濠河水高；长江退潮，濠河水落。它与长江大海呼吸相通，潮汐与共。清李懿曾在《望江南·通州好一百首》里说“濠开四面最通西”。城西河道有港口，多通大河大江。明《万历通州志》称：“东北，海通辽海诸夷；西南，江通夷粤楚蜀；内运渠通齐鲁燕冀。”有海船、驳船等，秋季闽粤“抵通收花衣，巨舶千百”泊于河内。当年文天祥就是从通州乘舟，经观音山去石港卖鱼湾渡海南下的。濠河又分别与任港口、狼山脚下通济闸相接，巨舟可以直去长江。濠河又与城中纵横交错的市河相通，进出有班船、下河小船、戏班船、大小渔船及运输船等等。“民擢、楫运”，东西南北往来穿梭不绝。

历史留给我们的濠河，如今全长仍有十多公里，水面1040多亩，最宽处仍有215米。临水观望，烟波浩渺，雍容阔大，仍不失当年风采。当年的城市四面被水环绕着，今天扩展出来的新城区又把水抱在怀中。正如老诗人卞之琳在一首诗里写的那种境界：人们在水中的画舫上观赏岸上的绿树掩映着的新楼群，陆地上和楼房中的人们又观赏着水中游弋着的彩舟。真是城在水中，水在景中，人在画中。

寻根问祖，南通濠河原来是长江和大海共同孕育的瑰宝。至今它们依旧保持着“姻亲”关系——濠河月月迎江水，江水日日送清波。这是哪一个城市的护城河可以比拟的呢？南通濠河目睹过沧桑巨变，阅尽人间春色，气象自然不同凡响。

（张松林撰）

水系变迁见沉浮

千年濠河，一条环绕着南通古城的河流。虽然是在天然水泊和古运盐河基础上开挖而成的河道，但因承担了保卫、滋养和沟通这座城市的功能，所以它的水系格局、自然形态和人工构筑，就比一般的河流要更为复杂、更具多样性。

濠河既有与之连接沟通的引水主干河道，又有形若脉络的传输泄洪支流；既有天然的池、岛、梢、沿，又有人工的桥、闸、关、坝，造就了她分外深厚的内涵、分外独特的情调、分外多彩的形态。这为现代濠河打造旅游观光景区，提供了良好的先天地理条件。

从总体上看，濠河顺应了长江南通段由北至东南的水流方向，自古就是一条北引南排的枢纽河道，呈现出自北向南的传输、蓄积、排涝的水文结构。

古代的濠河，在其水系中连通了很多大小河流，但其常年主要的进出水口，一是通扬运河，二是任港河。

通扬运河和濠河有着历史上的渊源。据史料记载，早在通州未建城池之前，西汉时的吴王濞，就在当时江口海城的胡逗洲（现南通市区及周边一带）“煮海为盐”。为了运输之需要，于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开凿了从广陵茱萸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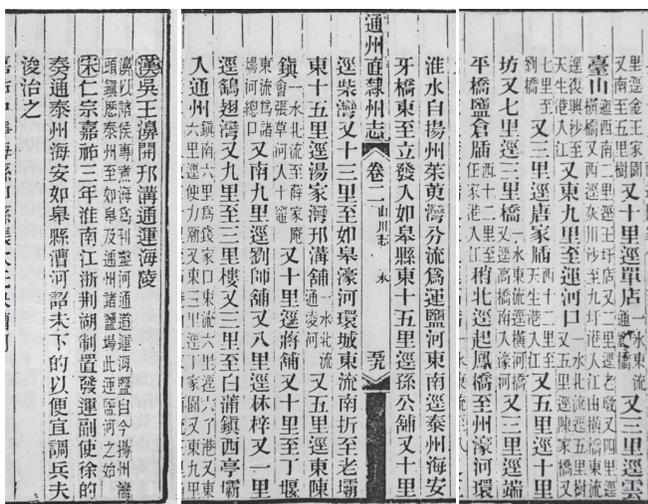
(今扬州湾头镇)到如皋县汤家湾的古运盐河,后又向南延伸至白蒲镇。到了后周世宗显德年间,通州建城前后,从通州护城河(濠河)起始,向西北凿河40里,隔清水港(即古横港,位于淤塞的长江北支)接上了白蒲镇的运盐河。到了宋代,古横港淤死,南北岸相连,经多年疏浚治理,这条运盐河成了扬州直达通州的盐运、漕运主干河流,其从扬州的湾头镇起始,终点就是通州城的濠河。



运河船影



通扬运河



《通州直隶州志》

濠河和通扬运河的连通水道，近百年来有了较大的变迁。历史上，通扬运河之水从扬州向东，过江都、泰州、海安等县境而后南下，经如皋、白蒲、平潮，从唐闸进入南通市区，流经十里坊、大码头到端平桥、盐仓坝、起凤桥、跃龙桥至西濠河。到了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因端平桥、起凤一线的河道弯曲、狭窄、淤浅而不便水上航运，濠河与通扬运河的沟通，改走北线，浚治了红庙子桥到猫儿桥的河道后，濠河向西至大码头而直通通扬运河。此后，从通扬运河进出濠河的船舶，包括从南通城北内河轮船码头开往各县区城镇的客货轮船，得以畅通无阻。直到20世纪末，因公路交通日渐发达，内河轮船客运衰落，以及对濠河进行封闭污染治理，通扬运河和濠河连接的水面曾一度被阻断。

任港是南通沿江古港之一。任港河在历史上是通扬运河南端的入江口，是一条和濠河休戚相关的河流。任港河起始于通州城西三公里处长江之滨的老任港。据《通州直隶州志》记述，北宋仁宗宝元年间（1038—1040），通判任建中



为了城市防洪，筑堤于州城西五里以障江潮，袤二十里，高丈许，称任公堤。也许为纪念这位为百姓做了好事的官员，此地被后人称之为“任港”。

任港河是一条宽阔的大河，从江滨经西郊农村向东过木行桥、西被闸，与濠河相通。自从西被闸于1924年秋建成投入使用时后，这条河在江潮高位时开闸放水进入濠河，可保持濠河的水位和水质。在通扬运河沿岸发水内涝，濠河满溢之时，可以开闸排水。



任港河、西被闸与濠河相连

由于和任港河及通扬运河相沟通，千百年来，濠河“潦年之水可泄，旱岁之潮可引”，保持了丰盈的积水，也发挥了一定的调节水利的功能。潮涨潮落虽然给濠河带来了优质的长江之水，但也夹带了大量的泥沙，年复一年的沉淀使河床逐渐抬高，这就需要经常疏浚清沙。在枯水季节，把河水抽

干挖取沉淀的泥沙，成为当年濠河的一个景观。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通吕运河、九圩港运河等大型水利工程相继完工，虽然通扬运河入江水口北移，任港河的水利调节功能日衰，但这两条河流与濠河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水系关系。

古代濠河与通扬运河的水路联系，原是从跃龙桥、起凤桥、盐仓坝到端平桥、大码头连上通扬运河，但连接通扬运河的起凤河河道，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被改建为地下人防工程，覆土后建了一条新路——起凤街，这条连接水道就此阻断。如今那一带高楼林立、商铺连片，早已没有了当年旖旎的河道风光。

另一条从红庙子桥通往通扬运河的河道，也曾被涵闸长期阻隔。这条宽阔的河道，因北岸生产钢丝绳、毛巾等的工厂排出的污水而浑浊不堪，终年散发奇臭。近年，政府耗费巨资将这些工厂陆续迁走，红庙子闸发挥了引排作用，河水才逐渐恢复了清澈。

任港河作为濠河常年主要的进出水口，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受到了严重削弱，一是任港河水域流经大庆路工厂区，大量工业污水排入其中，河水遭到污染；二是20世纪60年代，为减轻通吕运河节制闸船运紧张的局面，任港口建设了船闸，水流入受到了控制。为防止污水的倒灌，西被闸处于多年关闭的状态，任港河与濠河的水流实际上常年阻断。20世纪90年代，虽然任港路上的许多工厂迁走，但沿河两岸建成了大批住宅区，任港河河道变窄，生活污水大量增加，这条当年为濠河排涝泄洪、引江注水发挥重要作用的主干河流，许多河段的水质较差，局部已成污水河。西被闸依然很少开启。直到近年西被闸桥重建，水闸的调节功能完全废弃，濠河存水对任港河直接起到冲刷作用，如今任港河水质才有所改善。



历史上与濠河相沟通的水系，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河道，发挥着水网运输、灌溉、渔猎、生活供水的作用。主要的河道中，濠北河过濠北涵洞，经钟秀山（今烈士陵园）西侧进入横河（今通吕运河横河段）；有从黄泥口子桥（今新乐桥），经钟秀山东侧郭里园环形河网进入横河的濠东河；东濠河有由南河边为入口，过二沟头经龙王桥连通北上南下的法轮寺河、通甲河、文峰河等的河道；东南濠河有从宝塔河连通南川河，直至通启运河；南濠河则有从段家坝向南联通的西山河，于马鞍山西山闸入江；西濠河除了起凤桥河、任港河外，还有从姚港坝进入的姚港河。这些密如蛛网的大小河道，两侧的绿色田野，以及小桥、流水、人家，构成了濠河地带的江南水乡风情，造就了崇川福地动人的韵致。

但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城区的扩大和住房、道路建设用地的需要，濠河周边的很多河道已经填埋成为城市建设用地，原来四通八达的水系已经支离破碎，一些水乡风光已经荡然无存。除了由水闸控制的引水排水主干河道外，濠河也已经与许多支流失去了直接联系。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濠河开始了以改善水质为主要目的的综合整治，濠河的水系格局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为了净化水质，防止污染外河的污水流入濠河，有关部门曾在濠河五个关键地段筑起大坝，建成了相对独立的水系。根据南通市主城区水系特点，在濠河水难以自流引排的情况下，采用了大潮间断引水方式和泵站连续提引水方式相结合的办法，来改善濠河的水质问题。

所谓大潮间断引水方式是指农历每月月初和月半的潮汛期利用2~3个大潮，首先通过南通节制闸将潮水引入一级河通吕运河，抬高通吕运河水位，并通过自流进入城区，然后在长江低潮时，利用市区几条主要的二级河如海港引河、任港、姚港与长江之间的水位差，将城市的污染水体排入长

江，完成换水过程。大潮引水方式充分利用了长江潮汐的潮差变化，通过自流引水来改善主城区水环境。

另一方面，濠河水质的更换净化，主要还是依靠设置在通吕运河上的泵站，采用连续抽水的方式，把清水引进濠河，入水口放在北濠河的新乐桥下。1987年在钟秀山附近的通吕运河河岸，建设了日进水量6万立方米的城北泵站，把长江大潮期间从节制闸进入通吕运河的优质江水，提升到城北的前进河中，再源源不断地从新乐桥下引入北濠河。



通吕运河畔向濠河送水的泵站

在引排系统中，濠河的主出水口设在相对下游的西南濠河的姚港坝。从1982年开始，政府投入大量财力人力，疏浚了姚港河，建设了姚港坝闸，畅通了从姚港坝经青年路涵洞到姚港闸的河道，利用濠河与长江的水位差，将濠河中的不洁陈水从这条河道排入长江。此外还通过文峰闸、灰堆坝闸、西被闸、棉机河涵闸，在适当的时候将濠河存水经姚港河、任港河和海港引河入江。引排渠道的畅通，确保了濠河水质的逐步优化。



濠河在关键地段筑起拦河坝，建成独立水系的引排系统以后，虽然自身水体质量得到改善，但被水坝封闭的河道变为“死河”“呆沟”。一些原先濠河水系通往各居民小区的支流河道，由于水体不能置换而严重污染，成了一条条臭气熏天的“龙须沟”。面对这一危害市民健康的重大问题，市政府决定恢复濠河为支流供水的功能。从21世纪初开始了废坝建闸工程，利用濠河水的较高水位，适当时机开闸引流，从而使一些支流河道的污染问题得以缓解，濠河水系格局也恢复了新的生机。

古代的濠河，作为一条环绕着南通城的护城河，通过与外部水系的交汇贯通，确保了城市与外部的联系，货物的运输、商品的交换和人员的来往，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与发展；同时，濠河与城内市河的相通，更方便和保障了城中居民的日常生活。

通州城里有一条叫市河的内河。《通州直隶州志》上记述：“市河者，通州城中河也。自周显德间城成即有河”，“市河阔六尺深八尺”，“水关东二西一”。说明早在通州建城初期开挖濠河之时，城内就已经有了纵横交错的市河。市河既能为市民提供饮用、洗涤之水源，也是排水的天然渠道，城区的生活污水和雨水，都先排入市河而后进入濠河；市河经水关过城墙与濠河相连，船舶进出自如，粮油柴草、瓜果蔬菜等市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可以直接由水路运入城中。市河曾有“城中民棹楫运舁粮转输百货，东西南北往来不绝如织”的繁忙景象。因此，濠河和市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曾是通州城的生命之水、命脉之河。

据清乾隆年间《直隶通州志》记载，通州城里市河的主要河道按北上南下的舆图，呈纵横“上”字形。横向主干市河系从西吊桥（现和平桥）南堍（原小码头、现环西文化广场北端）的西门水关入城，过西水关桥后在城内西大街南侧与

之平行向东，经通天桥（今润友大厦西北角）、虹桥（今惠民坊北口）、市桥（今南通饭店门口），穿过南大街（内城中轴线上）的平政桥（今百货大楼西北角），与东大街平行流经崔家桥（今八仙城北口），到文庙前的泮宫桥，再折向偏南过东南水关汇入东濠河。这条东西向的主干市河，两岸都用块石垒起，上有栏杆，隔一段就有石阶下铺至水边，人们称之为水码头、水踏子，为人们乘船或洗涤等提供方便。横向主干河道比较宽阔，水也很深，两条较大的船可相向行驶。

纵向主干市河，系横向主干河道从东大街上的文武桥（后易名大圣桥，今市民广场东南角）下径流向北，经中正桥、岳家桥，于元武桥（今建设路西口、中医院西南角）折向东，在东北水关（今晏园小区北大门口）汇入东濠河。此河段即现今北濠桥路南口至建设路口向东呈倒L型的路段位置，两岸有部分用块石驳起。纵向主干市河的河面虽然较窄，但大船仍可单向行驶。而且河水比较清洁，夏天还可钓鱼。



市河



此段市河还继续向北，因经过城北的积谷仓，当地人称此河段为仓河。仓河过丁家桥、仓河桥再折向西，与北城墙平行流经寺街北头的拱宸桥，再转向西南经胡状元府、易武进士宅、保天官邸三家的后园，经过篸儿桥流入内西北城脚的一个大水塘，这是市河西北端的末梢，有城墙阻隔，与外濠河并不相通。此市河支流河道的宽阔、深浅不等，一般只有小船能自由来往。

横向主干河道从西门水关进入城内过通天桥后，即有支河向南，经展龙桥、玉带桥、凤凰桥，最后过广福桥流入西南城脚的一个池塘——洗马池。此河段也只能是小船可以进出。

明清时期，由于城市居民的不断增加，市河两岸的民居日益密集，有些私人、商家径自在市河上架设木板建起桥屋，作为住所、营业店堂和仓库。大量生活污水和垃圾的积聚，河床日益淤积，过了若干年市河便成了臭气熏天的死河。鉴于市河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历代县衙官员每隔一段时期，都要对市河加以疏浚。这便成为官员们的一项重要政绩，在地方史志中此类治水活动亦多有记载。

到了民国初年，市河还算畅通，船只尚可出入。但民国十一年（1922）南通城城墙被拆除后，出现了市河河面被公然填塞占用的现象，局部河段逐渐淤塞。到南通解放前夕，市河泮宫桥至展龙桥的主干河道已全部被占用，市河完全丧失了运输和排水的功能，而且垃圾满河，恶臭四溢，蚊蝇滋生，成为一条损害市容，危害市民健康的害河。南通城解放不久，市河被彻底填平。

通州城的选址与始建，利用胡逗州发育过程中形成的众多水泊，开挖成了环绕城郭的濠河，城内留有一些河道与池塘，也加以规划串通成了市河。因此，谈及濠河的自然形态，就得说一说明州城里曾有的小型河塘、濠河里的天然小

岛和濠河岸边的河梢、河沿。

到20世纪，通州城里尚存的池塘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城北的荷花池，另一处是城里西南角的洗马池。

荷花池位于南通中学的东校园。从清光绪《通州志》城隍图上可以看出，此池是连接市河北支的一个河塘。纵向主干市河向北经丁家桥、仓河桥后，折向西便进入此塘，然后再由池塘向西流去，止于内西北城脚。后来此塘与市河断开，成为一个死水河塘。早在20世纪初，此池就被当时的江苏省立第七中学（南通中学的前身）学校建为后花园的荷花池，呈长方形，面积上千平方米，四周种植桃柳，西北角上有九曲桥。夏天，大半池的荷花盛开，学校平添了一种生机和意趣。学生们课余时间可以徜徉在曲桥之上或池边柳荫下，望着水中的倒影和游鱼读书和遐想。塘面上荷花摇曳，散出着淡淡的荷香，弥漫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此池成为仅数百平方米的浅浅圆形池塘，四周虽有亭台、树木，类似学校的后花园，但已十分落寞。20世纪末，南通中学在北濠路上建设东大门，亦修建了新的校舍，荷花池那块地终被填平。

洗马池，也有记载叫凤凰池，位于通州城内的西南营。此池在清乾隆、光绪《通州志》的州治图上均有标示。明清时，此池与市河是连通的，系横向主干河道从西门水关进城后，有一支流向南经展龙桥、玉带桥、凤凰桥和广福桥，流入此池。据有关记载，西南营曾是古代驻军之地，常有战马在此河塘洗刷、饮水，此池故称“洗马池”。至于有人称其为凤凰池，可能因此池与凤凰桥比较靠近有关。但也有凤凰桥北有一小池叫凤凰池的说法，如今已无法考证了。不过，在20世纪初，西南营的双向巷道会合处附近，洗马池还是一处呈半圆形的有水池塘，面积约二百平方米。后在居民建筑的紧逼挤压之下，面积不断缩小，加上垃圾的填埋，洗马池便



渐渐消失了。

说了城内的池塘，再说说濠河上的几个小岛。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濠河上还遗留有古代沙洲水泊中的一个小土墩——“泚”，实际上是略偏南岸的一个无人居住的圆形小岛，面积约百十平方米左右。有农民乘船在上面种植了一些庄稼，夏天也有些游泳爱好者登临小岛。1964年，市里在北濠河上建人行便桥，就利用了这个小岛，桥的南北两段在小岛上会合，有些商贩还在中岛上设摊搞些小买卖。到了20世纪末，此桥由人行桥重建为总长142米的五孔混凝土预应力大桥，小岛就此消失。

濠河上还有两个小岛尚存，它们是西濠河上的中公园和南公园。历史上这两个小岛都是独处河中的孤岛，20世纪初张謇先生在西南濠上建五公园，筑坝建桥，才把这两个小岛和陆地连接了起来。据说，20世纪初，现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西侧也有一个小岛，上建有观万流亭，游人可通过公园第二桥上去游玩。

近年在濠河上还出现了新的小岛，比较典型的是北濠河畔珠算博物馆里的馨园岛。珠算博物馆建馆前，是原地区航运公司修船厂旧址。当年建船厂时，曾把宽阔的西北濠河填掉一大块，作为修造船只的船坞工地。船厂迁走后，在西北濠河里留下了两处半岛状的土地，园林部门作为苗圃曾在上面种植了不少树木。珠算博物馆建馆时，注重馆区绿化环境，挑土扩大了半岛端部，再把半岛挖断，形成了一个一千多平方米的园形小岛，然后筑一座单孔石拱桥——馨桥与之相通，岛上植树种花、建亭造径，成为了西北濠河的一景。

濠河岸边上还有河梢和河沿。所谓“河梢”，是指河流的末端，本来濠河因其呈环形应该没有末梢。但濠河上却有两处叫河梢的地段，一是西北河梢，另一为东北河梢。之所以称其为河梢，与濠河的特殊形态有关，历史上西北濠河的

河面十分宽阔，但向南进入西南濠河时，却要经过西吊桥（现和平桥）下十分狭窄的河道，这样就在西北濠河的南端形成了一个口袋状的河湾，称其为河梢自然有它的合理性。

西北河梢又称北河梢，因其处于南通繁华的西门的腹部，自古便是一处十分繁忙的水陆码头。每天清早，停泊在这儿收粪的船只刚刚启碇，附近郊区的农用小船又运来粮草、牲畜、瓜果、蔬菜之类，吸引了西门大批居民前来买卖交易。农民卖完了农产品，又到西街上批购日用百货、烟酒糖果，用小船运至乡下出售。北河梢的码头上常常是船来舟往、相互挤撞，人声鼎沸，热闹异常。20世纪中叶，南通城解放后，西北河梢还一度是内河小轮的起点码头，每天好几个班次的“机器快”从这儿开往各县的城镇。后来，因为河弯太小，河水污染严重，内河轮船码头迁往城北码头。此后，为修造内河船只，该河梢曾被部分填塞，河岸上也建起了不少棚披房屋，这里逐渐失去了河梢交通要冲的昔日繁荣。直到21世纪初，这个地段进行拆迁规划，建设了西北河梢绿地，这儿才成了西北濠河边上的的一处亮丽的景点。

从南通城的中轴看，东北河梢与西北河梢处于东西对称的位置，在东吊桥（现友谊桥）的东北角上，也呈口袋形



西北河梢



西北河梢新貌

河湾状，是当年东门一带居民与农民、商贩进行商品交换和购买农产品的地方，一度曾是南通城区粮油购销的主要集散地。随着近年濠河景区的开发、濠东绿苑的建设，东北河梢已经成为一处绿树环绕、鸟语花香，河水清澈、游人如织的傍水公园。

河沿，是指河流的边沿，也就是河畔的地带。按理濠河四边到处都有河沿，但真正有名目、上地名的只有西南河沿（现起凤桥东巷）和东南河沿（现濠东绿苑南段）。从南通城的東西轴线看，它们和西北河梢、东北河梢处于南北对称的位置。

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西南河沿在和平桥南的河边到跃龙桥北堍，直到起凤桥下的北岸。那一带跃龙桥头的西侧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是南通城开往县区小火轮的起始码头，后来码头迁至西北河梢，这儿就成了小船的停靠处，也是居民淘米洗菜的水踏子。跃龙桥西侧过了万寿宫等临河建筑，河岸上有一条碎石子路通向起凤桥畔的灰场。木排巷南出口的河面上，漂浮着木材行的部分木排。有些外地来的船户把破旧的棚子船固定在岸边，作为长期的住所，从而把河沿建成为自己的家园。部分河坎上也被居民搭棚翻地，种

上了瓜豆蔬菜。20世纪70年代以后，为改善城市交通，跃龙桥被拆除，喇叭状的河口被填为平地，拓宽了跃龙路，开辟了起凤街，西南河沿从此消失。如今电视塔南侧、公路处直到起凤街医药大厦一带，应是当年西南河沿的旧址。

东南河沿是友谊桥向东南到南园的河畔地带，早年那一带是停泊船只的码头。河岸上铺有碎石路，临水岸边柳树成行，有贩卖鱼货的水产品行和手工业作坊，以及构筑简陋的棚户人家，颇有点水乡的风味。20世纪的四五十年代，河畔一些外地来通的船户，将破旧的棚子船固定上岸成为濠河人家，起先靠打鱼为生，以后有的制作麦芽糖，走街串户收旧货；有的做小买卖，设摊卖米粉饼、煮藕、烧蕃芋；也有的挑起铜匠担，干起了修锁、修伞、磨剪刀的营生。不少里下河举家从水上来到濠河谋生的人们，成为了南通城里的新市民，渐渐融入了这座城市。无疑，新中国成立前后那一带的居民处于社会的底层，东南河沿在濠河周边也属于比较破败的地段。到了21世纪初，南通濠河打造旅游景区，这里规划建设为濠东绿地，原先的居民住户全部拆迁，东南河沿的面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如今，沿着河岸有小桥流水、茂林修竹，更有画舫水榭、亭台楼阁，是通城濠东一处绝佳的休闲游览之地。

（贾涛根撰）



人工构筑看演进

在冷兵器作战的古代，濠河曾经发挥了保护通州城的重要作用。但她主要还是这座古城居民的生活起居之河，她的形态和构建，必须适应人们的安居乐业。从古至今，濠河上为保障和方便居民生活的人工构筑，主要的有桥、闸、关、坝等设施。

桥 梁

环绕南通老城区的千年濠河，虽然曾有过保卫城防和水上运输之益，但也阻隔了城市内外的陆上交通。因此，濠河之上先后应运而生了沟通东西南北的长桥、和平桥、友谊桥、人民公园桥、文化宫桥、北濠桥等六座桥梁。因其集实用功能与审美价值于一体，成为南通社会发展和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设施，也成为与濠河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独特景观。

南通人对于濠上六桥，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因为在清

波浩渺的濠水之上，六桥承载着川流不息的人群，蕴积着跨难越阻的智慧，闪动着包容汇通的精神，传播着迎来送往的情谊，散发着江风海韵的灵气，这是地方历史的一份传承，也是人文精神的一种积淀，更是城市形象的一个标志。

这六座桥始建年代有先后，远至元明时期，近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规模形态也各异，多为平直板桥，亦有高耸石拱。在历史的变迁中，特别是近年在原址的改造扩建，它们已经脱胎换骨成现代的桥梁。但是，六桥的功能未变，它们依然是城市内外的主要通道；六桥的特色未变，它们依然是风姿各异的凝固音乐；六桥的内涵未变，它们依然是拓展时空的工具和象征。如今，无论是泛舟于涵下，还是流连于桥上，那车水马龙的繁华，绿色城厢的拥抱，灯光水影的晃动，穿桥夜游的梦幻，始终是南通人的一份便捷、一份享受和一份豪情。

六座桥有六座桥各自的历史，六座桥有六座桥各自的故事。

长桥，应是南通濠上六桥之首。其历史最久，始建于元代，处于南通内城南北中轴线的南端，是如今南通最繁华商业街南大街的枢纽。

公元958年，设置通州，构筑城池，四周皆为濠河，数百年间人们进出均需靠渡船摆渡。直到元代至元二年（1336），地方人士周茂等出资，在南城门“江山门”外的濠河上建起了濠上第一座木桥，以便行人。明代时一度改建为石拱桥，因不利防守倭寇侵犯，又拆建为木桥。到了明代天启元年（1621），通州名医陈实功将此桥重新改建为石桥，定名通济桥。后人为感念陈实功修桥功德，曾称其为纪功桥。但此桥在当时通州桥梁中最长，人们习惯把此桥称之长桥。为了纪念这位乐善好施的医学家，现在的长桥北侧塑有陈实功铜像。

人们常把“长桥不长”列为南通的一“怪”，其实这是今人眼光的评说。历史上长桥曾经够得上“长”，是当时通州



第一长的石桥；也算得上“高”，据说站在石拱桥顶可以北望城内街市，南眺五山拱北，江山秀色尽收眼底，难怪南城门口叫做“江山门”，长桥亦名“中远桥”。登高览远、放眼未来，这是古往今来南通人的传统品格。

经过若干年代的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南大街已经越来越繁华，长桥也拓建得越来越宽，但

通州直隸州志 卷二 建置 橋

通濟橋卽南釣橋元至正中郡人周茂等建明天啟元年郡人陳實功易石南爲望仙橋元至正六年郡人趙公明建明成化中郡人徐宗重建東爲鎮澗橋在東嶽廟前西爲江家橋馬家橋避風港橋並在西寺側又南爲衆安橋在望江樓外明萬曆四年知州林雲程建又南一里爲潤橋明洪武中郡人沈萬三建正統中知州孫徽重建天啟四年郡人陳實功易石又一里爲段家橋二里爲永豐橋稍東三里爲白塘橋並實功建

閩人劉石芳袁談陳實功精醫術始或撫軍器大頭每疾延請往治數日前與撫軍重酬之再三卻不受惟

西釣橋南爲西水閣橋又西爲起鳳橋卽豐樂橋舊明

天順中郡人崔廣建成化中郡人陳崑易石

國朝雍正六年郡人程元綸等建又西爲瑞平橋明洪武二年郡人王覺壽建正統中知州劉復孫徽萬曆中知州鄭祖禹相繼修

《通州直隸州志》



长桥

必然显得越来越短。伫立于桥上，桥下依然碧水长流、游船穿梭，但只见四周高楼林立、商铺接踵，路上车如流水、行人如织，那崛起的行政新区、庞大的体育会展中心、秀美的园博新园、兴盛的经济开发区，还有更远的苏通大桥，虽然已经不在南眺的视野里，但那正是南通人追求长远、创造未来的崭新业绩。

和平桥，位于南通人民中路，一座架设在西濠河上的桥梁，是南通城区通往西门外的唯一通道。此桥最早建于明朝初年，当时为便利陆上交通，又确保城防安全，在宽阔水面筑坝留下一段，建造了一座木结构的吊桥，白天放下可以行人，晚间或有敌寇来犯则可吊起，本地人称之谓“西吊桥”，也叫“西钓桥”。2002年和平桥拓宽改造时，在桥址地下发现古代通州西城门瓮城遗址，出土了大量带有精美图案和字样的陶瓷残片。古代屡有战乱，建造瓮城和设置吊桥，都是出于城防的需要。木板吊桥的形制一直延续到清代，直到近代改建为固定木桥，新中国成立后建为钢筋混凝土桥。为适应城市



老和平桥



发展又多次拓宽重建，现桥长24米，宽22米，桥下有傍水走廊、浮雕水柱和百米石刻，是一座结构坚固、造型典雅的现代桥梁。



西城门

古时南通的西城门叫“承恩门”，西门外有官道直通京城和各省州府，凡有钦差巡访、上级官员过境、州官上任，通州文武官员均齐集西门外候官亭迎接，然后经西门外大街、西吊桥入城。西门作为通扬运河的起点，又是棉布、粮食、食盐的集散地。所以自古西门街市整洁、商业繁荣。到了20世纪，张謇开发内河和长江航运，西门外成为旅客来往和客商云集之地，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南通的主要工业区在西郊，港口码头也在西部江滨，西门一带格外繁华，所以有了“富西门”之说，西吊桥也成为扼守要冲的名桥。该桥历史上曾数度易名，定名为和平桥，是因今日之人民路当时叫和平路，“和平桥”之名又和东门“友谊桥”相呼应，反映了南通人民追求和平与友谊的良好愿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和平桥一带旧貌换新颜，主干道宽阔平整、高楼大厦林立，高耸入云的电视塔成为城市的标志建筑。从水上看去，南有高品位的文化休闲广场、悬于水

面的水晶舞台、变幻水景的音乐喷泉，北有古典园林风格的盆景园、绿树掩映清幽宜人的濠西书苑、闪烁五彩霓虹的玉宇琼楼……和平桥畔已经从繁闹的街市，演化成具有文化园林色彩的新型城区。如果从和平桥向西看得更远一些，长江数十公里岸线上，大型吊机如林，船舶穿梭航行，厂房鳞次栉比，被誉为“巨轮摇篮”的超级船厂、年吞吐量过亿吨的江海大港，展现了南通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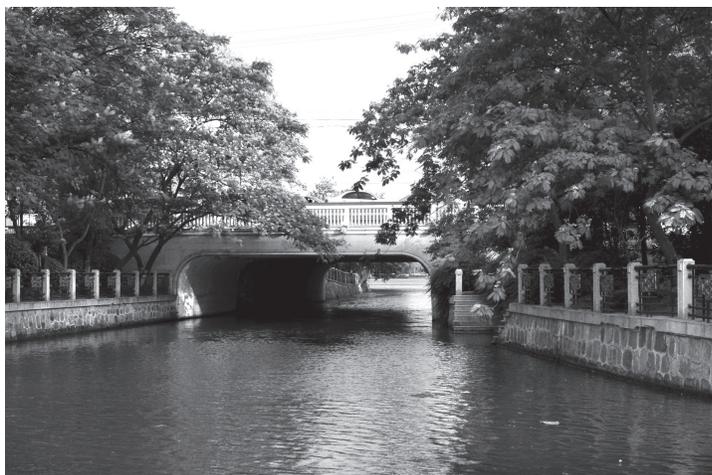
友谊桥，位于人民路西端的东濠河上，与和平桥分踞南通老城区东西，曾是城内前往通州、如东等县乡的主要通道。这座古老的桥梁，也有了六百多年历史，系与和平桥同一时期建造，结构形式也相仿，都是木板吊桥，白天放下搁置河道两边，让车马行人通行，若有船只通过或夜间戒严，则将桥板高高吊起，起到了交通、城防的作用。自古至今，本地人都习惯称其为东吊桥，亦称东钓桥、百子桥。木板吊桥一直延用至晚清年间，才垒高桥墩改建成固定型木板桥。

1959年，因东大街拓宽，东吊桥改建成长与宽均达12米的单孔石拱桥，取名为友谊桥。缓缓升高的坡度、宽阔平整的桥面、简约的石板栏杆，虽然没有江南石拱桥梁的高挑和精细，但有着承受重载的粗犷和豪放。而从桥下看，那高大浑圆的石拱，显示了传统的造桥工艺和工匠的高超技艺。1986年，人民路拓宽延伸，石拱型的友谊桥已远远不能适应城区东西主干道的需要，便在原桥的两侧，各加建长12米、宽11米的钢筋混凝土板桥，桥面总宽度达到35米，成为一座造桥工艺上中西合璧的典型范例。如今，乘船经过友谊桥下，还要穿过那承重的古老的高大石拱。

友谊桥是一座沟通城乡的桥。当年，七里八乡的农民经过东吊桥上来到城里，城里人又从东吊桥出城下乡，桥梁发挥了人际往来、货畅其流的重要作用。如今，车流、人流从友谊桥进进出出，连接了县、市，沟通了新老城区。从友谊桥



上举目四顾，数十年前那曲曲弯弯的东门外大街，已经变成了新厦林立的大道通衢；那南北两侧沿河密密麻麻的低矮棚户区，已经变成了依托濠河，树木葱茏，鲜花盛开，亭台楼阁掩映其中的大型生态园林景区。



友谊桥

人民公园桥，位于南通老城区东南隅，长桥东面南濠河与东濠河的交汇处。张謇先生是一位探索“教育救国”的先行者，六桥中的人民公园桥是张謇重视师范教育和文博事业的一个见证。1905年，张謇先生开中国风气之先，在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的对面，创办了南通博物苑，揭开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序幕。当时，为了沟通通师和博物苑的陆上交通，在南濠河上建设了启秀桥。不久，为方便市民和学生来博物苑参观，又在南通城的东南角和博物苑之间的东南濠河上，垒筑堤坝建起了一座木桥，取名为“博物苑桥”。新中国成立后博物苑曾一度并入人民公园，该桥也易名为“人民公园桥”。作为环城东路通向城外的桥梁，公园桥也成为“六桥”中的一座。此桥于1964年由木

桥改建成三孔钢筋混凝土板桥。当时桥宽仅5米，单跨10余米。2009年，配合环城东路的改造，政府投入巨资改建拓宽了这座桥梁。新桥位于老桥的原桥位，但桥型、跨径、宽度、桥梁荷载都发生大幅度变化。桥型变身成为三跨连续钢筋混凝土桥，中间主跨18米，两个边跨各12米。桥面宽度达到18米，中间行车道12米，两边人行道各3米。该桥于当年10月1日竣工通车，如今长虹卧波、车流不断，成为了贯通城区内外的一条主要通道。新人民公园桥的造型新颖美观，装饰华丽大方，尤其是进入夜晚之后，华灯竞放、彩光勾勒，为美丽的南濠景色增添了不尽的魅力。



人民公园桥

人民公园桥所处的南通城东南隅是文教风景区，四周烟波浩渺、画桥如虹，景色旖旎、风光秀美。南边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通博物苑，有近百年历史的南通图书馆，有张謇先生故居濠南别业，还有为纪念著名教育家顾怡生而建的怡园、怡桥。北面濠滨则有新建的南通城市博物馆。从人民公园桥远眺，有南通大学医学院、南通师范学校等名校；有南通纺织博物馆、个簃艺术馆、南通书画院等文化博



览单位；还有巍然耸立的文峰塔、风光旖旎的文峰公园等名胜，显示了这座近代名城的丰厚文化。南濠上的启秀桥、三元桥、风铃桥、塔景桥……桥水相依、如虹卧波，更增添了这座城市的风韵。

文化宫桥，位于南通老城区西南隅，在长桥西侧与人民公园桥遥遥相对，是20世纪初张謇先生为连接“五公园”所造四座木桥中的一座。张謇十分重视园林艺术，1917年在西南濠河中古魁星楼遗址滩地上，因地制宜地精心设计建造了呈东、西、南、北、中状分布的五座小型公园，楼台亭榭、假山池沼，花木鸟鱼、茶室书斋，各有特色，供人游览。五座公园之间以五堤四桥相连，四座桥中，北公园观万流亭畔的公园第一桥早已塌废，西公园与中公园之间堤上的第四桥亦不复存在。只有东公园与北公园之间建成的第二桥和南公园东北侧上的第三桥尚存。第三桥因其位置重要，经过多次改建拓宽，已成为市区濠南交通的主要桥梁——南公园桥。而第二桥亦因成为老城区西南通往城外的通道而列入“六



文化宫桥

桥”之一。近年经过多次重建，已是一座造型美观、装饰典雅、宽阔平整的现代桥梁，因其位于原北公园、现劳动人民文化宫旁边，后定名为文化宫桥。

五公园曾是南通城区的主要风景区。虽然市区经过近年大规模的生态园林建设，如今已是十里画廊、处处佳境，但站在文化宫桥上，五公园的姿色余韵依然让人流连，春天桃红柳绿，夏日莲荷飘香，秋天红枫似火，冬日翠绿依然。虽然文化宫桥上车水马龙，桃坞路一带市井喧嚣，但那西公园绒毯似的芳草地、中公园少年宫悠扬的琴声、东公园树丛里的喳喳鸟鸣、文化宫里的濠滨夏夜，还有迷人的喷泉夜景、碧水中的游弋小船……却让人们在领略现代城市的风情中，回味已远去的小桥流水风光。

北濠桥，是南通六桥中最为壮观、桥龄最短的一座大桥，始建于1964年。20世纪末，此桥由人行桥重建为五孔混凝土预应力大桥，总长142米，宽16米。



北濠桥

北濠桥之所以到20世纪60年代才建，主要有以下因素。一是通州建城后，东西南北四门齐全，由于东、西、南



三门外的濠河较浅，便于筑坝造桥，所以先后建了吊桥，交通的便捷带来了人气兴旺的街市。而北濠河又宽又深，以当时条件架桥十分困难；二是濠河北岸水网密布、人烟稀少、盗匪横行，造桥似无必要。宋元时因北门萧条冷落，官府以北岸“地僻多盗”为由，索性闭塞了北门，出现了“通州无北门”的情况。数百年来，人们靠摆渡往来于两岸之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濠河北岸逐渐有所发展，造桥终于提上议事日程。1964年，市里利用北濠河上的中心小岛，建成了南北水泥板人行桥，长达117米，宽约四米。随着南通城北的日益繁荣，人口的增多，人行桥已远远不能适应城市交通的需要，一座现代化的大桥终于如长虹卧波，横跨在宽阔的北濠河上。

如今，人们驱车从市中心去城北，去火车站，去沿海、宁通高速公路，都可就近从北濠桥、北城大桥前往，北濠桥已经成为城区向北的一条主要通道。同时，北濠桥也进一步带动了区域的发展，北濠桥两岸近年迅速变成了繁华热闹的街区。由于北濠河在十里濠河中最为宽阔、最为清澈，生态环境、自然风光在市区也属最好，自是适宜人居之处，交通方便了的濠河北岸就成了房地产开发优选之地，短短数年间，一幢幢新住宅在濠北拔地而起，一个个新小区也应运建立。站在北濠桥上，眺望南岸老城寺街古老街区参差不齐、密密麻麻的低矮民居，再看河岸上绿树掩映、色彩亮丽的别墅群，这种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多么令人欣喜、多么令人自豪！

在濠河的历史上，还有多座比较有名的桥梁。元代在南门外大街上修建了望仙桥，1953年因河废而拆除。明正统年间（1436—1449）郡人在南濠河上建一浮桥，到万历四年（1576）知州林云程重建为众安桥，后易名新城桥，近年已重建拓宽为南大街南端的主要通道桥梁。明崇祯年间

(1628—1644)，通州人张元芳在东濠河文峰塔附近，建一三孔白石拱桥，据传为祝愿通州能出状元、会元、解元而得名“三元桥”，现今此桥尚存，为要道上的钢筋混凝土桥梁。20世纪初，张謇先生在西南濠河一带建设了四座桥，以连接东、西、南、北、中五公园，如今尚存文化宫桥和南公园桥；与此同时，为南门外千佛寺兴办通州师范之需要，张謇1905年在学校西面筑堤建启秀桥，学校西北堤岸上修一木桥，如今这两座桥梁经过多次改造，一座仍叫启秀桥，另一座则叫怡桥，都成了南濠景区确保现代交通需要的景观桥。

濠河上还有一些已经湮没的老桥、古桥值得一提，一是张謇于1920年为祝贺其兄70岁生日，在西濠河盐运河口修建长达87米的木桥一座，取名“跃龙桥”，毋庸置疑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南通最长的一座桥，当时亦有淮南第一长桥之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因填塞起凤桥河建地下人防工程，此桥失去了交通价值而被拆毁。

还有一座桥是起凤桥，这是濠河西支起凤河上的一座古桥。起凤河是沟通濠河和通扬运河的主要水道之一，元明时期通州城西门外日益繁荣，起凤河两边居民迅速增加，为便利两岸人们来往交通，郡人崔广成于明天顺年间（1457—1464）出资在河上建一木桥，当时称为丰乐桥，又称积善桥，不久又改建成永久性石桥。南通解放后，此桥曾进行过大修，但还保持着拱形石板桥的形制，构筑十分精巧。桥宽三米多，长二十余米，单拱桥洞高大，能通过数十吨的大驳船。当年那儿的高高石桥、弯弯水流、株株岸柳，呈现了一派江南水乡的旖旎风光。和跃龙桥一样，这座古桥也在起凤河被废后，夷为了平地。

提到濠河上的桥，还需说说城内市河上已消逝的古代桥梁。根据史料记载，现今南通城区这块地方最古老的桥梁，建于唐代总章二年（669）。当时这里还是江口海域的一



起凤桥

个沙岛——胡逗洲，岛上的移民多以煮盐为业。一个人口集聚的村落建在了一条南北流向河流的两岸。一个叫张景芳的当地人为了方便村民来往，出资建造了一座桥。便利的交通带来了繁荣，一个以此桥为中心的村镇渐渐成为胡逗洲上出江入海的要冲。不久胡逗洲与北岸陆地连接，后周显德五年（958），柴荣攻占了这块土地，为南下北上、西进东出，便选中这个村镇为址构筑通州城，这座桥就在城池的中心地带，下面流淌的河道便是城内的市河。明朝初年，因为这座桥位于衙署察院旁边，该桥定名为察院桥。其位置重要，历代多次修建，延续一千多年，直到1950年，因填塞废市河而拆除。至于察院桥的原址，应在如今十字街南通大厦的西首。

通州建城后修建的第一座桥梁，是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刘义等人在州治衙门南面建造的平济桥。此座木桥架设在市河主流上，是打通南大街的一座重要桥梁。史籍记载，到了明代还有人在桥上建起了亭阁，供过往行人歇脚，当时这是一件善举。万历年间的州官林云程，把这座木

桥改建成了石桥。清康熙九年（1670），通州知州又重建此桥，并改名为平政桥。因市河里有船只频繁来往，这座位于城市中心的桥，以当时的标准看是十分壮观精美的。当代诗人沙白有竹枝词一首云：“一座桥亭旧有名，桥名平政政未平。江西驴子通州马，请君莫忘旧使君。”原来明代户部尚书马坤有子横行乡里，州官无奈于他。后有江西人刘通判设计击毙其于桥上，为民除去一霸。民多称之。因有“江西驴子踢死通州马”的故事流传民间。平政桥亦因南通城解放后废市河而拆除，其位置在十字街老百货大楼的西北侧。

从宋至明的数百年间，还在市河上建起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桥梁二十多座，如崔家桥、虹桥、大圣桥、泮宫桥、岳家桥、展龙桥、玉带桥、篾儿桥等，桥与街巷连接，使道路、街巷四通八达。这些古老的桥梁都在1950年填塞市河中消失。

水 闸

濠河是一条内河，它与外部水系特别是与长江的沟通，需要水闸来调节水位。水闸广泛运用于水利工程中，关闭闸门，可以拦洪、挡潮，蓄水抬高水位，以满足取水或通航的需要。开启闸门，可以泄洪、排涝或提高内河的水位，增加水量。

濠河水系修建水闸的历史十分悠久。明世宗嘉靖十年（1531），巡盐御史陈蕙于通州城东南建陆洪闸，此处系濠河东南河道连通南川河，从裤子港河入江的关键部位，在此建闸可保障濠河和南通城东南水系的河道丰盈而不溢出。与此同时在州城西南任家港口建叶家闸（后废），应是任港闸的前身，此闸建于任港河口，在调节濠河和城西地区河道的水位上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清顺治十四年（1657），通州知州彭士圣开盐仓闸。范国祿所撰《重开盐仓闸记》中说：“吾通襟带江海，固宜得水之利，乃不利于江海而利于淮。淮水过茱萸湾（通扬运河起始）东南走四百里而来，地势高易下泄而难蓄。”因此，用建水闸来调节内河水位，既保内需防旱，又可防洪排涝，成为地方官府的重要任务。盐仓闸位于今木行桥下花木路的东端，处于通扬运河与任港河交汇的咽喉地段，该闸对于运河上游来水，或是长江的潮水进出濠河，均可起到控制与调节的作用。

盐仓坝上原有正闸、耳闸各一座。到20世纪的20年代，正闸因年久失修，失去拦排洪水的功能，只有耳闸尚可开启，起到泄水入江的作用。但是，耳闸闸门水道比较狭窄，加之闸底较高，泄水量十分有限，防洪排涝的功能甚微，因而南通地方决定新建西被闸。

西被闸于1923年冬开工，历时8个月，于1924年秋建成投入使用。之所以命名为“西被闸”，意为此闸可保护西区免受灾患。任港河的河床比较深，水面也宽阔，新闸闸口宽达二十四尺（8米），深达十七尺（5米多），在当时已属较为现代的水利设施了。当江潮从任港河汹涌而来，或是任港河因潮退而见底，为防止濠河泛滥或流失，一根根木质闸闩即用人工绞关沿闸壁竖沟平行下压，形成闸门，阻挡住水流。一旦通扬运河区域暴雨成灾，濠河水位随之猛涨之时，即用人工绞关将木质闸闩沿闸壁竖沟一根根吊起，以排泄洪水。在20世纪中期，内河水涨从此闸宣泄入江；内河水涸则从此闸放潮进来，西被闸在调节濠河正常水位，确保南通城市安全方面曾起过重大作用。但自从1969年3月任港船闸建成启用以后，西被闸的防洪排涝功能逐渐减弱，闸门处于长期关闭状态。进入21世纪，为确保城西主干道跃龙路上的畅通，市政部门决定拆除西被闸，拓宽重

建西被闸桥。西被闸虽然已经成为了历史，但与濠河依然连通的任港河，在濠河盈溢或缺水之时，尚可利用任港船闸进行适当的调节。



西被闸重修工地

如今在濠河周边尚存的水闸还有多座。北濠河上有两座小闸，一是新乐桥北的钟秀套闸，在濠河用泵站提水时关闭闸门，在濠水盈溢时可以开启闸门向通吕运河排水，还可以发挥船闸的作用，为濠河中的各类船只去通吕运河，或到外江提供了方便。另一座闸在濠西路红庙子桥下，原先主要用途是调控濠河与通扬运河的水位，适当发挥引排功能，但因红庙子桥至猫儿桥河段污染严重，该闸长期处于关闭状态。近年沿河的钢丝绳厂、毛巾厂等已经搬迁，水质明显好转，此闸在引排中亦可发挥辅助作用。

濠河主要出水口在西濠河的姚港坝和青年路涵洞，下泄之水从姚港闸排入长江，姚港闸是调控濠河水位的主要水闸。

调控南濠河水流的水闸，主要有文峰河上的文峰闸，南川河上游的灰堆坝闸，还有海港引河的北闸等。



水关

通州建城以后，城外的濠河与城内的市河，如何既保持水系的连通，又能确保城防的安全，这就得提及古代城墙的重要人工构筑——水关。

公元958年，通州始筑土城，四周开掘了濠河，城内亦有与濠河相通的纵横河道（后形成市河），船只可以进出内外。明初洪武末年，通州守御千户杨青、姜荣修建城池时，为控制城内外的水路，加强城市的防务，在东西城墙设置了三处水关，西门水关一处，东门水关二处。水关又称水门，是在水路流经城墙的位置建造拱形门洞，让水道穿城而过，既可供船只通过，又可作排涝和水质更新之用。为城防之需，水门涵洞外口要装上一二道铁栅（亦有木栅），派专职军士巡视守护，白天开放，让船只进出，晚上拉起铁栅，不让船只和人员从水路入城。遇有战事、搜捕等紧急特殊情况，铁栅则随时拦住。据州志记述，明万历四年知州林云程浚市河后，水“自西水门入……东流出水关”，出现了“船只往来不绝”的繁忙景象，可见水关在城市水运和居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为城内外陆上交通之需要，水关前流入濠河的河道上架有桥梁，称之为“外水关桥”，城内水关近处的桥称之为“内水关桥”。此类桥梁一般为石拱桥或石板桥，桥上可走车马行人，桥下则穿行舟船。历史上通州东门有东南、东北两处内外水关桥，西城吊桥之南有西水关桥。清光绪《通州志》的城隍图上，在东南水关附近，画有双层亭阁一座，名

为振秀亭。可见水关附近既有绿树成荫的小桥流水，也有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是城里居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20世纪20年代，通州拆除古城城墙过程中，水关也同时消失，仅留下了水关桥的地名。东北水关桥的位置在现今城中建设路东端，环城路与东濠河畔晏园小区之间，遗迹尽失。西门水关的原址为小码头，现已拆建为环西文化广场。而东南水关和水关桥原址在现友谊桥南约一百米处，目前因拓宽道路和长坝一带拆迁改造而夷为平地，历史遗迹亦荡然无存。

在世界城防史上，护城河、水关和水关桥建筑系中国之独创、独有。而通州古城的濠河、市河和水关、水关桥等构筑，因发挥了城市防卫、沟通水系、排涝引灌、陆上交通等一系列重要功能，在我国的众多古城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堤 坝

坝是指拦截江河渠道水流以抬高水位或调节流量的挡水建筑物，具有防洪、供水、灌溉、交通等功能。自古以来，濠河周边地区的分支河道上，出于保持水位、防止流失，或是阻挡洪水以及行人交通的需要，也建有不少堤坝。这些堤坝又往往采取涵洞控水的办法，人为地兴利避害。后来，有些关键部位的堤坝，建起了相应的水闸，从而达到更好防洪排涝的目的。例如，盐仓坝原址的盐仓闸，大有坝原址的西被闸等。

到20世纪中期，濠河周边还有一些堤坝的踪影，有的已经改建成了桥梁，有的只有一些残存，有的连地名都没有留



下，如今它们仅是一些上年纪老人的遥远记忆。

西濠河西岸有查家坝和查家坝桥，所处地段如今是万象路东口到盆景园大门一带，大概就在濠西路上。在20世纪初，现在的万象路还是一条通向通扬运河的小河，周围还是大片的农田和坟地，查家坝和查家坝桥就在这条小河的东口上，能保护地势较低的濠西一带农田，不被濠河、运河泛滥所害。据史料记载，查家坝和查家坝桥始建于明朝中叶，其得名源于附近有查将军墓葬。经后人考证，元朝以后，通州并无姓查的将军葬于该处，倒是有一位镇守通州的元朝水军万户张鼎墓葬于此，此坝称之为张家坝。后有查姓人家住在附近，通州方言中，张与查读音相似，则以后就一直误称为查家坝和查家坝桥了。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濠西一带办起了陶瓷、煤球、日化、回纺等工厂，填没了河道，造起了马路，查家坝和查家坝桥也就此消失，连地名也就此湮没。

20世纪初，西濠河西南岸的姚港河口，有一设涵洞的姚港坝，可调控濠河从姚港河排水至江的水量。姚港建闸后，姚港坝被挖开，如今只剩下了这个老地名。

明代中叶长江水患，通州东南江岸大量坍塌。为防御江潮和濠水漫溢，濠河外沿河道修建了许多堤坝。这些古坝，有南濠外水道上的灰堆坝，如今的位置在虹桥路与城山路交叉口的东北侧，已改建成灰堆坝闸，处于南川河的上游。还有一个马家坝，曾是城山河上的一座坝，20世纪中叶改称为解放坝，坝早已废弃，现今只是地名而已。东濠河有鲁家坝，位置在市第三中学附近，因河道堵塞，此坝失去了作用，后来仅是一个人们口头上使用的地名。

北濠河上的新乐桥，历史上叫黄泥口子桥，曾有黄泥坝。后来濠北河道上建了闸，黄泥坝也就此被人们所遗忘。

濠河上还有两处叫“坝”的老地名。一处是东门东南河沿对河的长坝，因其突出于河中，类似堤坝而得名，其实不是

一座真正阻挡水流的堤坝。有人考证，这一伸入濠河的土坝，乃是古代建造水关时筑坝后的遗留。另一处是城里西北角的王家坝，因那儿在明清时期还有一些农户和成片的农田，市河末梢的大水塘为周边的农户提供了用水和灌溉。相传明弘治年间（1488—1505），一个叫黄金的当地人出资筑了一道坝，既可留住来水，保障灌溉，还可方便行人来往，人们称此坝为“黄金坝”，因年代久远，通州方言中“黄”、“王”容易混淆，以致后人误将“黄金坝”称之为“王家坝”了。这一带在20世纪初南通城墙未拆之前，还有小池塘和土坝，也有少许农田，如有一块学校的田产叫“施家田”。新中国成立后市河被废，而这里的河道到20世纪70年代后才因建房而逐渐被填没，王家坝也就此消失，如今已成为那儿东西巷道的名称。

疏浚

历代南通地方官员都十分重视疏浚濠河。浚濠一为民生所需——饮水、浇灌不可缺；二为通航运输。历史记载“通地忧旱不忧涝”。可能是长江泥沙年年从港河、运河流入濠河的缘故，河床不断增高，以至早年濠河见底，外面河床低，水流不进来，因此要时时疏浚。不仅疏通濠河，还要一同疏通运河。乾隆十二年（1747），“运盐河与串场河并浚，深丈五尺有余，自是无浅涸之患”。乾隆十九年（1754），在疏浚了市河后又疏浚濠河，“城北与东南三面阔凡十数丈。北接淮水，西沥江潮，东达诸场，转运、灌溉为利甚”。二十多年后，河床又积淤增高。乾隆四十三年（1778），天旱河涸，诗人说：“播谷田间供鸟雀”。乾隆五十年（1785），又大旱，“沟涂坼裂风扬尘，河底草枯踢马足”。“夜起四顾天无



云，但闻井上辘轳声。长纆短绠戴星月，汲向三更无一掬。”（清代钱文辉诗）嘉庆十二年（1807）、十九年（1814）也是旱灾。

“城濠半载干见底，居人用汲带愁斟。”老百姓造了风车，引江潮内灌。有诗人歌道：“大风来，鼓风轮。蒲帆日转千万巡，白波倒卷银河翻。”“始造风车挈江水，人事补天天心喜。”主要还是靠疏浚河道。如明朝沈明臣在《通州水利议》中就明确说：

“深浚运河，使各乡支河、沟汊与之相平。非惟潦年之水可泄，而早年之潮亦可引矣。”清代还特别重开了盐仓坝，为的是便于顺畅地引进江水。据范国祿《重开盐仓坝碑》记载：“顷岁，干封告困，河水立枯于时。”重开坝之后，“潮水斯来，汐水斯至，沟洫盈十余日。桔槔之声，郊郭相望。百姓遂欢然乐之”。清嘉庆年间，“壬戌夏秋癸亥正，融风吹得朝朝晴”，结果“河乾井亦乾”。只有疏浚了濠河才解决了根本问题。诗人孙炜文也有《浚河行》诗记述道：“崇川产稻仗水车，水趋闸口土流沙。”

“开荣洒泽久违期，眼看青萍脆枯鲜。”“当事体察明如镜，深浚濠河系民命。群谋僉同莅事勤，分任贤劳刻时竟。荷锄负畚走纷纷，鞭策无烦疾似云。东作需时趁未起，一夫努力众呼群。从兹沃壤灌输易，比屋家家歌地利。”“环濠四面如湖面，挂帆打桨任横斜。”“泽国灌溉资巨浸，甘霖洒洒秉潮汎。环抱濠河积贮功，支流港汊东西趁。燥旱无侵膏泽丰，全凭洼下穷九仞。”可见濠河浚深了，既能蓄水抗旱又能排水抗涝，实是起了一个水库的作用。



濠河疏浚图

古代志书上都说，盖自城成即有河。由此可见，通州城内，弹丸之地却是水网交横。古代的有识之士都明了，城中河犹如人身上的脉络。脉络畅通，人就精神。城市也一样，脉络畅通，城市的精神面貌就不一般。水多而畅通则有利于往来、宣湮郁、备火灾、消沮潦。古人还认为水脉畅塞与否密切关系到城市风气问题。明代人信奉道教，尤相信堪舆术。明百年来，通州城里虽不乏衣冠楚楚的官宦之家，但没有累世簪缨之家；民间贫者十九，富不千金；千金之家虽偶有，然不能累世相传。这都是河水不畅之罪。又说市河畅通，举子三年一试就有中榜的。市河不畅，举子往往落第，比较灵验。因而每三年，有考生的家庭，总要出来提议浚河。可是常浚常淤，这又为什么呢？原来市河“历世益久，民愈益繁。夹河而居者，渐实土侵河，又架木为桥屋其上。于是河日隘且淤”。

明代万历年间，通州来了一位新知州叫林云程，福建人。下车伊始，就听到父老乡亲对市河的一片怨声。他登城周览，循河而行，查勘河道故址，尔后说：“吾奉命来守兹土，而境内山川不治实病民。民其谓我何？”于是决心从长久作计，拆去河上违章建筑，彻底疏浚河道，还市河一个清白。他令“夹河而居者悉浚河。令下十日不浚河者，罪。浚河而深广不如约者，罪”。令下后，百姓不但无哗，反而很欢欣，都知道开河不为害也。林云程也时时登上城墙顾望，或时时循河点划，督责不遗余力。而“民用趋事恐后，悉如约浚河，深广数得故址”。历时五个月，臭河沟又变成活水河。“东西横可并两舟，纵而北者可大舟，其南可小舟也。”这就是说所有市河的主支流都畅通无阻了。“城中民擢楫运刍粮，转输百货，东西南北往来不绝如织。”

水清了，市容市貌也焕然一新。城中名贤顾养谦和州官特别约了一批诗人聚会于珠媚园，并命题赋诗“喜市河功



成”。林云程推主人先赋，主人推州官先赋。宾主皆欢然而乐。林云程诗曰：“百年此日见清濠，畚鍤经时念尔劳。碧水夜偷沧海月，虹桥秋借广陵涛。远通舟楫千门向，近映楼台百雉高。闻道鲸鲵波不动，鹏搏秋翻快翔翱。”

大家特别赞赏“碧水、虹桥”一联，说是水清如镜，明月倒映，江潮时涨，活水不断。一个“偷”字极工巧。

顾养谦诗曰：“相携试上最高台，水入春城莫浪猜。千里淮流源自接，万家江市到今开。青天倒映楼台出，紫陌平分星汉来。不有使君能决策，清时谁识济川才。”

诗人们又说顾公诗歌浑成，把政明、民乐都说到了。

清代也重视浚河。雍正四年（1726），州官白映棠主持浚市河，工程也较大，清淤拆阻，“一时科甲称胜，舟楫往来咸以为便”。乾隆十六年（1751），州官王继祖捐俸劝输、督率疏浚市河，影响也较大。次年他还报告上官，请疏濠河。据志书所载，从康熙到光绪年间，濠河与市河疏浚有十多次。范国祿有诗说：“江山城郭丽维扬，地肺中通景运昌。



濠河疏浚图

道在因时衡蓄泄，功先启闭裕农桑。”光绪年间，濠河“广二十九丈，深一丈二。市河阔六尺，深八尺”。历史上凡做了有利于民生好事的，史志上都记了一笔。

（贾涛根、张松林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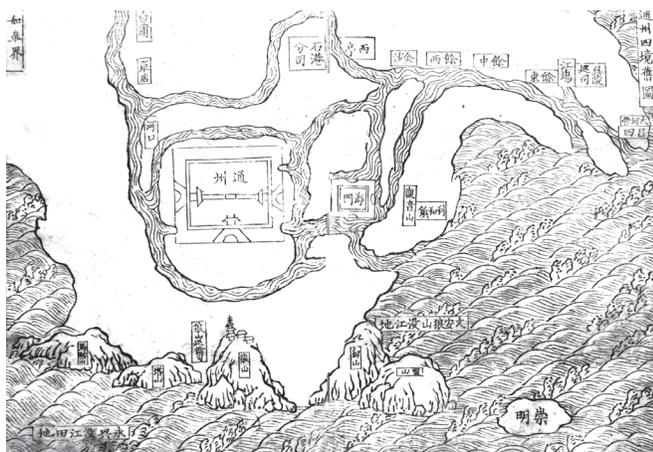
水乡泽国话船家

通州东北有海，海通辽海诸夷；西南有江，江通夷粤楚蜀；西北有运河，内运渠通齐鲁燕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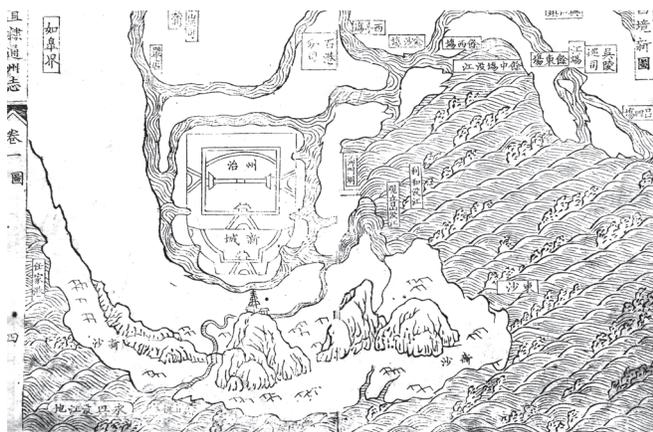
打开康熙《重修通州志》，第一句话便是“吾通一泽国也”。古代的南通，位居“扬郡而东，地势渐下，多斥卤，西南阻江，东北背海”，自然是“泽国”了。不仅城市被水包裹着，而且城里城外都有大大小小的河沟，把城镇土地、乡村田块切割成一片一片的，又连成了一个偌大的水网。交通靠船，四通八达。

元代的“将军”、“州守”既看到通州地理位置在军事上的重要，也看到其交通位置上的优势。他们曾分析说：“盖通之为州，枕江挟海。宋高宗南渡，其臣吕祉以为通州与平江昆山县福山（今常熟市境内——引者）对岸，赶顺风不半日可至。须预为之防。于是宋置水军起许浦以至顾泾。由此言之，则通州实平江襟喉，今之要害抗扼之地。而其城筑视他处尤所当先者也。”同时他们也看到通州是海运物资的集散地，漕船常常从州治南由市河经通济闸入长江。因此他们在通州设立了提举司负责造船，在通州三城门前筑吊桥，以利舟行，还在濠河上开辟三座水关。平常濠河与外

河及市河相通，舟楫可进出，货物可运输，市河水也常流常新。



通州四境旧图（原载《乾隆通州志》）



通州四境新图（原载《乾隆通州志》）

濠河向外有许多河沟港汊与运河、长江、黄海相通。特别是州西南，离长江远者十里，近者二三里。又多港口，江船出入最为方便。



宋代州治西北七十里地石港为海滨，有卖鱼湾为港口，有海船停泊，可以直去黄海。通州大船海上来来去可走南边也可走北边。北宋时，后来当了丞相的夏竦在年轻时曾随其父来通州官利丰监。利丰监在城南四里，当属狼山镇（明代有利丰坊在端平桥河西，其土地庙题额即书利丰坊），夏竦登狼山诗中有句云：“残阳西倚维扬树，远水南回建业船。”可见当年通州之南有海上通道，金陵的海船南下浙东、福建，需要从狼山脚下经过。南宋丞相文天祥经南通渡海南下，为了避开元兵视线，走的又是另一条海道。知州杨师亮为他备了海船，送他从州治东南边观音山的盐运河出发，由金沙场到石港卖鱼湾出黄海，沿海岸回到长江口（苏州洋），再向南行。他一路经过通州诸盐场，留下多首诗歌。其中《卖鱼湾》一首云：“风起千层浪，潮生万顷沙。春红堆蟹子，晚白结盐花。故国何时讯，扁舟到处家。狼山青几点，极目是天涯。”又清代人有诗说“任家港上渡姑胥”。这是指当年任港口子是通往苏州胥门的要道。又说“鸂首画艘装万斛……迤邐到天津”。这是指元初通州就有向北去的海道。江南产的大米，用画着鸂首的沙船从刘家港出发，经过通州海门港口，越万里长滩，抵淮安路盐城，再历海宁府东海县，经密州、胶州界，放灵山洋东北，行旬月始抵成山，成山即天津，“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

通州自成陆起即为盐场。汉代吴王濞为了盐运，特别从扬州茱萸湾起，东到泰州、如皋开凿了盐运河（古为邗沟支道）。唐末盐运河东延至白蒲镇，与镇南古横江相通。唐之前胡逗洲形成，已为流人煮盐的地方。盐场与盐场之间，靠水上运输为主，也有用牛马拉的车子。后周自静海向北开挖盐运河四十里至古横江南岸，过江即到白蒲。这就是后来的通扬运河。从通州西门到扬州，全程四百三十九里。唐开成三年（838），日本圆仁和尚随遣唐使乘船来中国，遇风飘到掘港附近（今如东县）。他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写道：

“承和五年（838）七月二十一日，申终。到延海乡延海村停宿。半夜发行。盐官船积盐成三四船、或四五舟，双结续编，不绝数十里相随而行。乍见难记，甚为大奇。”天明后，他所见还有盐民用牛牵引盐船航行的情景。

胡逗洲成陆后，盐运河主渠道就接到通州了。以后又由通州接到吕四渔港，这是明代自成化年间至嘉靖年间陆续挖成的。通吕运河自通州南门到吕四港，全程一百七十里。到宋初，通州下辖西亭、金沙、石港、利和、金庆、永兴和吕四七个盐场。设利丰监管盐务。到了康熙年间，两淮共三十个盐场，而通州占其三分之一。十个盐场，十万灶民。场与场之间互有串场河相通，河网密集而畅通。康熙《通州志》上是这样记载的：“从郡城（按，指扬州）之茱萸湾东南走四百里（为）州治（按，指通州）。绕城四匝为隍。东西贯城，中支南北为市河。西南者入江。东北者入海。过海门及诸盐场。城东走西亭场者为西亭河。东走金沙场为金沙河。西北二十里许家环走石港七十里者为石港河，又为新河。新河东七里为仇家河。皆与海通。而金沙场之瞿灶港、唐灶港、潘灶港，亦皆与海通。而南通江者为天生港、为任家港、为狼山港，皆在狼山乡。其在永兴乡者为灰港、为施家港。而韩家港在文安乡。烂泥港、赵港在清干乡。诸港与漕河、江、海通。”

看看蛛网一般的河渠，内联濠河、市河，外通运河、江海。交通工具就是船。“三十六场盐户多，盐船朝夕傍盐河。”20世纪农村兴修水利，在南通境内曾有两处挖到古船。60年代先后在如东的汤园和曹埠各挖出一只古盐运船。70年代又在蒲西乡马桥村掘到一艘大型木船。船在距地面七八米深处。船身长17.32米，宽2.58米，舱深1.6米，船内有“开元通宝”古币及陶瓷器具。这是一艘沉没的唐船。沉没处恰是当年的一条横江。

过去，不仅盐河里船多，濠河里、市河里船也多。古代



诗人亦有云：“一路城河接市河，西关门外泊船多。”西水关那边不仅水宽，而且直通盐运河与长江相接，自然船多。

河上不仅船多，而且船的种类也多。20世纪50年代以前，濠河里停泊、航行的船大致有如下几类。

一类是渔船。

南通地区滨江临海，河网密布。长江里有鲥鱼、刀鱼、鲈鱼等多种，海里有黄鱼、鳓鱼、带鱼、鲳边等多种。内河里有鳊鱼、青鱼、鲫鱼、银鱼，等等。渔船大的很大，能漂洋过海；小的很小，堪称舢舨。

有海船，一般都泊在靠江畔、海边的港口里，捕渔时则下江下海。濠河周边的运河上也有时看到，或运货而来或停在内河岸边修理。海船多为尖头，两边画着醒目的太极图，像两只眼睛。船体大小也不等。大的有三根桅杆，中间一根为大桅，最高，称“大将军”，另外两根分别为头桅和艄桅，称“二将军”、“三将军”。船家有言：“大将军八面威风，二将军开路先锋，三将军一路顺风。”小一点的也有只用一根桅的。大船出远海，小船走近海。还有再小一点的，每艘长两丈左右，每次出海都是成双协作，称“对子船”。大的海船上还备有小划子，平时一般都吊在船上面，大概是为应急备着的。通州的海船不同于建船和苍船，福建与浙江的海滨多为石头，因此海船是尖底的。通州的海船也有尖底的，宜远海行，但多为平底的，适宜近海海底有沙滩的情况。潮来时靠岸，潮退时就搁在沙滩上。卸了货，装了料，等潮水来了再出航。南宋文天祥在通州出海时，也说过“海船与江船不同”的话，主要在船头和船底的区别。通州的江船也作近海航行，百姓称做沙船。海船和江船也用做运输。

海船上的渔民以老大为首。船老大是有经验的人。从造船开始，船老大是一言九鼎的。一只海船刚造好，择日烧香放炮敬海神，同时由船老大为新船取名号。这时老大脑子里

出现什么念头，信口一句就是那条船的名号，不好更改的。船老大往往不识字，因此过去的船号是千奇百怪的。笔者曾听如东渔民说过一条船起名号的真实故事。那天刚好老大听说有一混子调戏自己的妻子，一怒，拿起船上一根木棍直奔渔村里去，要找那男人算账。旁边人问他船起什么号？他没好气地大吼一声：“敲佬儿！”这船以后就叫“敲佬儿”了。船老大一般都是正气、沉着，为大家信服的人。笔者有位吕四渔港的朋友，是船老大的儿子。那年他父亲初次带他出海，打了一船鱼返航时，夜里海上起了风浪，船的舵又被海上飘来的渔网缠住了。这时需要一个人马上带斧头下去，砍断缠网。老大一点也没有犹豫，当即就命令自己的儿子下去，完成了这件有很大危险的事。

在内河里出没的渔船大多是小型的，即使在长江里捕鱼的船也有比较小的。正如范仲淹《江上渔者》里所写：“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有丝网船，五尺长，渔人一边轻点竹篙，小船缓缓滑行于濠河水面，一边将银丝一般的细网布下水去，像布下了迷魂阵一样。过了几个时辰，渔人再来起网，脚下有踏板，船舷敲得咚咚响，鱼儿吓得乱穿，就钻进网眼里不得逃脱了。当年濠河里有水关，有坝头，坝头下有涵洞，都是活水。活水处就产银鱼。清人姜长卿就咏唱过：“白小鱼儿二寸多，银条拨刺起春波。扣舷处处声相和，都泊城东宝塔河。”

有遥网船，船大小与丝网船差不多。渔人用一支细竹竿在水里东戳戳西捣捣，就能发现哪里有鱼。然后抓起一把鱼网向空中一甩，网像罩子一样撒开，扣下去，随即又拉起来，就把鱼儿收进去了。清人《崇川竹枝词》里云：“谷雨开洋遥网市，鳊鱼打得满船装。”这里说明长江里打鱼也有用遥网的。渔人捕鳊鱼还有一个民间传说。明初通州渔人顾原六打了一百尾鳊鱼，特地送给朱元璋。朱问此鱼何味？顾原六



对以不敢先尝。以后每进贡，太祖必赐一尾让渔人先尝。

有鸦船，也是小舟，船上横着几根木棍子，棍子上站着几只或十几只全身羽毛乌黑的鱼鹰。百姓称做老鸦。渔人把船撑到河心，一边把鱼鹰赶下水，一边脚踏船板，造成响声，既像赶鱼又像为鱼鹰助阵。这时鱼鹰是很勇猛的，一头扎下水里，叼了鱼就会冒出水面，头抬得高高的。有时发现了大鱼，它们会协同围捕，叼头的、叼鳍的、叼尾的，渔人发现了会发一声呼号，马上拿一根长柄的网兜将鱼兜住。接着会给得胜的鱼鹰喂一块坨粉。有的鱼鹰叼了许多小鱼，都聚在长长的脖子里。渔人用一竹篙向水里一挑，就把鹰挑上船来，从鹰嘴里倒出所有的鱼，再喂一块坨粉。鱼鹰为什么不把鱼吞下去呢？不是它们不想吃鱼，而是嗓子管儿上被渔人扣了一个箍儿，只能吃廉价的豆腐一样的食物，不能吞鱼。当年夏衍先生写报告文学《包身工》，就将“拿摩温”与包身工的关系比作渔人与鱼鹰，是再生动形象不过的了。这小舟与其他船还有一点不同，即船底的一端是装有小轮子的。渔人可以随意将船拉上岸，或把小船当车子一样推到别的小河里去，或推回家。



捕鱼人



船民生活

有下河船，多从里下河来，因此称下河船。里下河一带水网区，家家会弄船。从前里下河常闹水灾。农闲时，或是荒年，那里的百姓往往合家撑一条小船到南通来，泊在濠河周边，靠捞鱼摸虾或做点小生意度日。这种小船有篷子，都是芦苇编的。吃住睡都在上面。里下河人很苦也很勤劳坚强。春寒时节就拿着长柄的耢网，站在水里耢螺儿；或是一手拿着像笼子一样的闸网，一手拿着三角形的小棒在水里驱赶小鱼、麻虾儿进网；或是结伴拉丝网、拖老网。更为辛苦的是直接下河摸蚌什么的，连简单的工具都没有。里下河人很聪明能干。他们有的从家乡带了土特产如藕、荸荠、老菱、茨菰来卖。有的还有一套手艺，会做饴糖，挑着担子走乡串巷换人家的破布旧鞋、废铜烂铁。有的会制作泥人、泥狗，春节时摆了一地，让人来套藤圈儿。有的会吹糖人儿，吹个老鼠偷油瓶儿；或是会捏面人儿，捏个刘关张、捏个白蛇传人物，都能吸引住城里的大人小孩。有的还会制作纸龙、竹蛇，活灵活现的，有的会用河里的蒲叶、茭白叶编出



纺织娘等草虫儿，活像真的一般。还有的用竹子做成“机关枪”，小孩子摇起来发出咔咔咔咔的声音。有的会制作笛子、二胡，背在身上，串街走巷，边拉边走边卖。清代《崇川竹枝词》里有一首云：“白舫乌篷载酒过，绿槐阴里水初波。停船借问来何处？莫是依家鸭子河。”这说明清乾隆时期，泰州一带水乡百姓常常来到通州谋生。这首词里写的是老乡在濠河里相遇的情景。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有许多里下河人都在这里定居了下来。

一类是货船。

有走江赶海运送货物的，也有内河运送粮草百货日用品的。大的有驳子船。两头方，船头有的用白色涂成鹭鸟形，称“鸕首”。舱深体大，有高高的船桅，船帮两边有宽板道，供船工撑船时走动。船后有篷有生活舱。有的一家人都生活在上面，小孩子用固定的绳子系在腰里，背上还背一个大红葫芦，偶尔也见到船上还养着狗。船一靠岸，大人从跳板上走上去，狗也摇头摆尾地跟着走上去。这样的船运粮、运棉花、运布帛、运石灰石、运煤炭等，在江上行用帆，在运河里可撑行，可背纤前行。清代词人说：“通州好，水上集帆樯。桃浪划开篙历乱，柳风吹起统飘扬。十里棹歌长。”文人看到的是经济繁荣一面，而忽略了船工辛苦的一面。六十多年前还能看到船工背纤的情景。十几人背一条装满货的大船，一个跟着一个，弓着背，弯着腰，纤板压在肩上、胸前，汗从额头往下滴，从背上往下滴。每条船的纤工都有个领头的，他带头喊背纤号子。有时能看到一只船跟另一只船，纤工在岸上排了十来里路长，那号子此起彼伏，浑厚有力，但不免有些苍凉，让人想起俄国一幅油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后来有了拖轮，这些船工就可以免于撑篙背纤之苦了。而且往往十几艘以至二三十艘排成长队，由一艘机器拖轮拖着航行。过去通州起凤桥、盐仓坝、大码头一带停满了这样

的船只。特别在春节期间，船上贴满红绿招财。船上也贴春联。船头写的是：“九曲三弯随舵转，五湖四海任舟行。”后艄写的是：“船头无浪多进宝，舵后生风广招财。”一支支桅杆上挂着红灯笼，一艘艘驳船停靠的岸边烧着高高的宝塔香。

有农家小木船，无篷，农家用来运柴草、蔬菜进城，再从城里带回日用百货等物。船上也可以带人。可以撑篙行，也可以背纤行。背纤的时候，在船上插一根竹竿做桩，上面系纤绳，一人在岸上背，一人在船上掌舵。遇到过小桥时，就把竹竿放倒，收起纤绳，等过了桥再恢复原状，继续航行。农民有时也撑着这样的小船到濠河里鬻河泥，鬻了满满一船再背着纤绳回去。

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农民用起了水泥船，常到城内来运化肥、运粪肥。这种船比小木船要大些，也无篷。航行的办法与小木船一样，可用篙撑，可用纤绳背。不同的只是后舱上面做了一个圆洞，人可以钻进洞到舱里休息，但舱内无



和平桥下农家小木船



窗。遇到下雨时，只要在圆洞口上顶风放块挡雨板就行。

一类是客船。

有班船，班船客货两用。古代班船有大小之别，有长途短途之分。譬如过去从任港口到常熟，有民船，“任家港在福山前，中有吴娘六柱船”。六柱船专门往来载客运货。后来从天生港到对江十一圩，才有了机班船，定时开。内河里也有班船，如近的去唐闸，远一点的去石港、如东、海安及扬州等地。班船上时有江湖艺人跟班，唱小曲儿的、相命打卦的、唱道情的、变戏法儿的，他们在船上表演，让乘客解闷，也赚几个小钱糊口。古人乘舟远行称“买舟”，也有顺便搭乘货船或专门租用一只船的。

有渡船，濠河上、运河里渡口多，渡船亦多。平底长方形，船帮有低栏杆，船行很平稳。只要乘客在渡口一喊“渡河！”船主就会把船撑过来。如今日“少年之家”当年是四面环水的小汀，上有魁星楼、花圃。清代诗人说：“水心楼阁水连天，一带垂杨欲化烟。最是夕阳人问渡，临溪争唤卖花船。”

有轮船，近代张謇引进了这种先进交通工具。1900年大生纱厂租用上海广生公司一艘“济安”号小轮船，专门在上海南通之间运送布匹棉纱等货物。当年秋成立大生轮船公司，买回“济安”，改名“大生”。1905年张謇在天生港和上海创办“大达轮步公司”，先后购进“大德”、“大和”等数十艘江轮投入营运，1904年在天生港筹建码头。东码头有60米长、宽18米的栈桥，上有棚顶，两边有挡板，可避风防雨。趸船是用旧炮艇“威海”号改造的。中码头也有栈桥，宽8米，趸船是用木帆船改造成的。这两个码头都可以停靠千吨江轮。西码头是备用码头。从此客货上下不再用木划子从江心过驳了。岸上建有海关、货栈、钟楼。当年天生港码头为主的有五艘江轮，有的从天生港向长江上游航行，有的向天生港下游航行。每天旅客上千。从此南货、北货充盈市场。

当年沿江码头除天生港之外，还有任港、姚港、芦泾港和海门青龙港、启东泰安港等，都有江轮停靠，用划子船接送客货。

1903年，张謇创办了“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初有“达海”小轮通航于南通吕四之间。翌年又购置“达湖”、“达淮”两轮，开辟了南通到扬州的航线。1912年，已拥有10艘内河小轮船和8艘拖船，并且在天生港江边建造了大型船坞，由张謇创办的资生铁厂生产内河机动小驳轮，从而一改沿江只有木船或近海渔船的状况。张謇说“天生港由江口至内河道仅十余里，其东至海门，西至靖江、如皋、泰兴、泰州，北至东台、兴化、盐城，凡八州县，一水可通”。（引自《张謇全集》）

发展到现代，南通已成为海港城市。轮渡、气垫船、快艇、江轮、海轮，等等，皆习见为常了。

另外，还有各种专用船。

有放鸭船，这也是水乡的特色之一。放鸭船有篷，有锅灶。放鸭人带着三四百只鸭子沿着小河出来觅活食，有的一出来就是好多天。放鸭人吃住都在野外。到傍晚，放鸭人嘴里一吹唢哨，鸭子就聚拢来了。放鸭人举目环顾，在鸭子游动的情况下能数清鸭子的只数。如有个别贪玩的鸭子未归，会继续呼叫。这时，往往船、鸭、人就在一个静谧的河边过夜。

有戏班船。过去民间戏班很多，跑码头、赶场子、走乡串村，多以木船为交通工具。演戏的自己坐船，自己撑船，自己背纤。船上不仅带有道具，而且装有可拆卸的戏台木柱、木板之类什物。船一到哪个台口，赶紧搭台。演完了再赶紧拆台，赶下一个台口。下一个台口通常是班主先行“打路”，预先约好的。如清初李渔有家庭戏班，备有船只，唱昆剧于大江南北。后来活跃在南通的戏班主要有里河京徽班。还有一种从如皋、海安、如东民间来的木偶戏船。演员不多，仅几个人。木偶多，木偶被分放在一个个大木箱子里。据说



放偶人也有规矩，红脸的与黑脸的就不能放在一起，等等。船上还装着搭戏台的材料。演木偶的戏台像方城，周围用布围住。前有戏楼，一个个木偶衣冠锦袍挂在两边。下面是一条条木板凳。出了钱就可以进去看戏。农闲时常常进城。春节里演武戏，什么“三国”、“杨家将”，儿童爱看。端午节演“白蛇传”，妇幼喜欢。若是上门唱还愿戏，开场必演“跳加官”。什么愿要穿什么颜色的官袍：青苗会穿红袍，行船事穿白袍，失火事穿绿袍，窑上事穿黑袍，发了财穿黄袍。

有歌船、艺舟。通州在宋以后属扬州，风气也仿维扬。宋《锦绣万花谷编》里说：“通州风土与扬州并盛，号小扬州。”明万历《通州志》上也说：“风土庞厚，民俗醇雅，甲诸维扬。”清代的《崇川竹枝词》里说：“无边水月郡城南，门外歌船泊两三。”这分明说濠河有如瘦西湖。长桥一带，灯船游弋，琵琶弦鸣，杜郎俊赏，玉人吹箫，十分热闹。这是歌船。还有一种艺舟，卖艺并不卖笑。通州的白在湄、白彘如、白璧双祖孙三代都是国中琵琶高手，就备有一舟，北上京师，南游江东，四处献艺。公卿大夫、社会名人如吴梅村、冒襄、陈维崧、王时敏等辈都曾争相一听为快。

还有游船。古代文人作濠河游，虽有诗文留下，却无专门关于游船的记载，如船娘撑篙或艄公摇橹的那种。而上面所说的歌船可能也属游船，但主要不在于游赏景观了。通州濠河里的游船可能从张謇造五公园开始有的。当年也只有三艘，一名淮阴艨，一名苏来舫，一名星河舫。今日的濠河上主要是游船，有双人脚踏而行的；有可容一二十人的龙凤彩舟，有椅有几，且还用上了空调。

(张松林撰)

水蕴春秋生傲骨

石头是坚硬的，水是柔软的。

南通有石头，露在外面的不多。狼山只有五个小山包凸在地面上，其实它还有偌大一片在地下。狼山是天目山的一支，绵延几千里。狼山脚下的濠河，要是挖下去，也是铮铮石头。在原通棉二厂那边，打房基就能挖到石头，到濠河这边，石头埋得更深了一些。

濠河水是柔柔的，可它有傲骨，骨硬如石。

千年濠河，千年沉淀！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濠河的傲骨吧。

盐民与曹顶

濠河的傲骨，首先要数盐民。曹顶就是一个代表。

自从波涛滚滚的海上长出胡逗洲之后，就有了盐民。



汉吴王濞为谋反积蓄财力，在海陵建太仓屯粮，在泰州煮海为盐。汉末至隋，北方长期战乱，中原百姓为避战祸纷纷南迁。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也有过江至晋郡界的。滞留在长江南北两岸的流人被当地收容，“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太平寰宇记》曰：胡逗洲“在县（海陵县）东南二百三十八里海中，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五里，上多流人，煮盐为业”。这大概就是早期的流民。唐武德年间胡逗洲设有盐亭场，其吕四场又称白水荡——公元684年徐敬业讨武曩失败，骆宾王携徐敬业家属逃到此处避难。北宋初将判处徒刑和流放的犯人发配到各盐场服役，称为“贱徒”。明清因之。明初，朱元璋将张士诚旧部大批将士强制迁徙到江北沿海服役煮盐。当时南通境内的灶户煎丁比起宋太平兴国年间猛增五倍。北宋年间通州设利丰监，监盐场产盐。元代南通境内有十二处盐场。明代置两淮盐运使司通州分司管辖通州十大盐场，年产十万石以上。清嘉庆十一年（1806）通州灶户有四万一千户，煎丁有十二万三千四百四十九人。

历代王朝皆以盐务为重要财政收入之一，极为重视，管理甚严。十灶一长。灶丁起火都有规定：先向灶长领取“起火牌”，由灶长登记在案。然后统一在子时（0点）点火，到亥时（22点）熄火，为一伏。由灶长查核后方可再煎。这是为了防漏火或私售。

盐民苦。这里有三首诗，可见盐民生活一斑。

一首是北宋王安石的《收盐》，写于其初为仕，官淮南签书判官厅公事，往来于通泰、淮沂之时。当时通州这边，尚有许多沙洲如南布洲（即后来的金沙）等还未与大陆联接，但都是盐场。王诗曰：

州家飞符来比栲，海中收盐今复密。
 穷囚破屋正嗟歎，吏兵操舟去复出。
 海中诸岛古不毛，岛夷为生今独劳。

不煎海水饿死耳，谁肯坐守无亡逃。
尔来贼盗往往有，劫杀贾客沉其艘。
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

海边新生沙洲，不毛之地。茅草破篷住着一批“穷囚”，煮盐为生。吏兵奉命收盐，进进出出催逼很紧。盐民被逼得不是逃亡就是为盗了。

一首是明初洪武年间诗人沈梦麟的《余中场》。他也是奉命来通州余中巡盐的。诗直写盐场事。

余中濒海门，望望斥卤地。居民多四散，共享牢盆利。
昔人生厉阶，于此置官吏。榷盐限程期，立策事鞭箠。
烟飞朱火腾，海立银涛沸。漉沙铅泪凝，椎臂琼英碎。
天高岁峥嵘，草白北风厉。玄云闲万灶，积雪照千里。
陆输车轧轧，水运舟尾尾。虽云国课集，民力已凋瘁。
蹇驴历亭场，揽辔察地里。大江绕长淮，杀气寒虬质。
增科苟不息，祸乱恐未已。吾将叩阊阖，悃悃诉微意。
狂言僥欺君，薄命有如水。

盐场卤地，北风凌厉。增科索盐，呵斥鞭箠。漉沙泪凝，民力凋瘁。这是一幅十分凄凉惨淡的景象。

再一首是清代嘉庆间通州诗人徐宗干的《煎丁歌》。徐曾道台台湾、巡抚福建，也是一位名臣。诗曰：

大风起兮海开口，波涛直达天地吼。堤上有人不能立，
堤下有马不能走。堤上人与堤下语，有语不闻但挥手。我曰驱
之登岸行，俯视岸下人如寸草马如狗。日没万里昏，马上看星
斗。星斗不见云雨来，揽辔倒行一步一回首。瞥见灯火明，隐
隐居荒舍。卤井在其左，草灰积其右。门前编以芦，檐则复以
瓦。吞鱼以为食，饮水以为酒。寒不能育儿，饥不能顾妇。盛
暑火不能离其身，严冬衣不能蔽其肘。破屋只容两三人，土壤
为墙无户牖。妻子围爨处，足涂且面垢。年年风潮来，吹卷忽
乌有；言有护身墩，日夜居培塿。呜呼！率土之滨何处不可谋



栖身，曷为乎荒凉不毛之区濒海煎盐为业子孙守？吾侪鬻与商人，譬诸农人受田亩。商人乐逸比王侯，煎丁无以保父母。千万生灵恃此堤，内外完固坚且厚。民到于今受其赐，范公之武功不朽。田变沧海海变田，恒产不立胡为久！

这首诗的首尾是写范堤，也是写海边不测的狂风大浪。中间一节是盐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泥屋无窗，饥寒难顾妻子，盛夏如在火盆，严冬衣不蔽体。加上年年海风大潮袭击，足涂面垢，自己生命尤难保，更无以保父母和妻子了。这是人间地狱的图画呀！《州乘一览》上记载得更为具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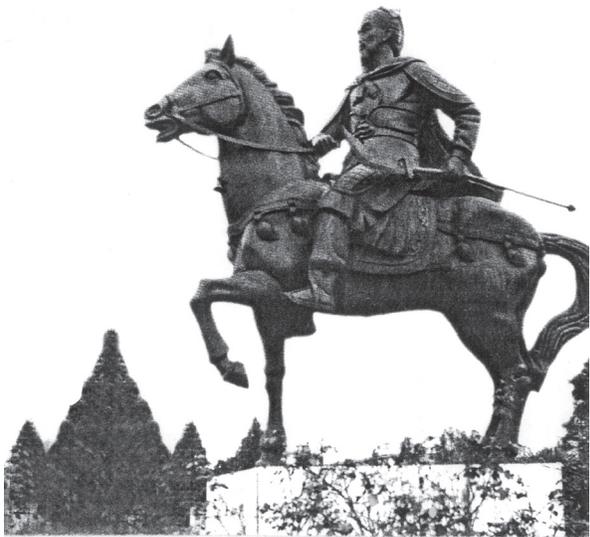
海滨灶丁厥苦万状：缚草堤坎数尺膝，寒风砭骨，烈日烁肤。藜藿粗粝，不得一饱。此居食之苦也。海沙渺漫，人畜窃践。欲守无人，不守无薪。此积薪之苦也。晓霜未晞，忍饥登场。刮泥吸海，伛偻为喙。此淋卤之苦也。暑日流金，海水百沸。煎煮烧额，鞭挞随之。此征盐之苦也。春贷秋偿，盐不抵息，权及子母，束手忧悸。此赔盐之苦也。

盐民的骨头是最坚韧的。不到万不能忍的时刻不会暴动。元代统治实行种族歧视，汉人最下等，而灶民则更居等而下贱了。元末终于暴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淮东张士诚揭竿而起，灶民一呼百应。张士诚本人就是泰州白驹的灶民，贩盐出身。张士诚一路打到苏州，提倡耕战并作、怀仁养民。可惜他过早称王又无治吏匡国的才能。他的军师陈基渡江来通州，发现四野漠漠，惨淡藜藿，原隰不治，生事萧索，不禁感慨：“上官非不明，下吏或罔觉。每观理乱原，愧乏匡济略。”终于张士诚被小和尚出身的朱元璋钻了空子。但他仍是一条好汉，宁死不投降。清代同治年间，通州两余（余东、余西）也发生盐民暴动。盐民垦荡成田，种粮植棉，以求生存。而盐商与官府发现此中可牟大利，官商勾结，与民争地，遂激起灶民公愤，引发双方抗争。官府又向巡按李鸿章谎报灶民要围攻州城，从而派兵镇压。官逼民反。灶民聚集

几千人抵抗，被屠杀两千余人。

濠河里淌着的是无数盐民的血和泪。

明代，通州盐民中出了一位抗倭英雄。他叫曹顶。



曹顶塑像

公元14世纪到16世纪，我国东南沿海州县屡遭倭寇侵扰抢掠。嘉靖时，杂入一批我国南方的流贼、海盗，亦髡首跣足，短袖弯刀打扮，杀掠州郡，残害百姓。永乐二年（1404）二月，倭寇入侵崇明，通州告警。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犯浙江，陷黄岩。次年，倭攻松江、太仓，掳掠到通州江家场。明初实行海禁，渔民只有小舟在近海捕鱼。后来逐渐开禁，才有了大船。负责州郡军事的千户，拥有一千兵马，主要为陆战步兵。水兵很少。倭寇船来，官兵往往不敌。这就出现了盐场大户自发组织擅长水战的“义兵”，或



由官府招募组建水兵。这些水兵多为盐户。他们平时操舟运盐，骁勇有武。其中船老大，被称为“耆民”，往往是胆识过人、慷慨好义、身先船工、有威信的人。曹顶就是这样一位船老大。曹顶身世微寒，其父本是余西盐场灶民，贫困而为大户曹大宾家仆人。曹顶父老，子继为仆。曹顶父子可能都是为主家操舟弄船的人。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已四十岁的曹顶奋勇应募，参军抗倭。曹顶初次作战，杀敌勇猛，遂被指为头领，带水兵五百名，领战船三十艘，隶属通州千户长姜旦部，驻守狼山脚下。江海之交滩多沙浅，他们所用平底江船不受暗沙影响，举动轻捷，利于哨探，也便于水战。而倭船为尖底海船，往往搁浅，被动挨打。自从倭寇初次与曹顶交手大败后，听说曹顶船到了都会胆战心寒。随即，曹顶船队也随姜旦部被调集江南支援抗倭。因倭寇中有中国汉奸流贼，他们打探到姜旦和曹顶不在通州，就麇集了三千多寇，驾百十条海船，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四月初二驶近狼山，准备洗劫通州。倭寇冲上岸，一路烧杀，直逼州城，驻扎进南门外的西寺里。通州城内兵马不足，参将解明道只能带领兵民紧闭城门，固守城池，等待援兵。扬州、泰州闻警，立即驰援，结果遭到伏击，千户洪岱、文昌龄、王烈岱俱壮烈遇害。通州城内兵民奋力抗击。倭寇亦怕水上官兵断后，遂放火烧毁西寺和可供瞭望、报警的南望江楼，退到江滨，伺机再攻。曹顶闻讯，赶紧率五百健儿返回通州，于敌后进行扰战。由于一时敌众我寡，就采用灵活战术，敌疲我扰，敌攻我退，迫使倭贼不敢全力攻城。拖到二十八日，徐州、宿州、邳州援兵赶到，城内、城外、江上三路合击，一举击垮了倭寇。此战获胜后，曹顶又听调遣，转战驰援于江南江北之间，一人斩倭近百。他每获战功多让于“侪辈”，每遇授官皆辞不受，因此，威望很高。百姓都很拥戴他。



明朝战船

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的一天，倭寇乘刮风下雨的天气，从海上攻入掘港，一路杀掠到白蒲。闻警报，曹顶部紧跟海防副使马慎的兵马将倭贼围堵于陈家庄。倭寇突围向长江方向逃窜，曹顶部冒雨紧追其后。一路穷追，一路激战，绵延二十余里。倭寇退到离通州城仅三十里的单家店（今平潮），又结集人马回头反扑。曹顶又与之大战三个时辰，再将倭贼杀败。倭寇继续向狼山方向逃窜，曹顶一马当先冲在最前。不料战马被泥塘滑倒，瞬间，曹顶被乘机围上来的倭寇杀害，年仅四十四岁。

曹顶为乡邦捐躯，受到乡人的崇敬。乡人为之筑墓、盖祠堂、建碑亭。他的事迹历代为人所歌颂，现代还编了戏曲，搬上了舞台。人们赞颂他“匹夫知大义，一旅胜雄师”，



“御海为斯民”“荡决忘生死”，“富贵纷纷，总不如古来忠义最堪师”。明清有两首诗描绘较详。一首是明万历初诗人陈光所作《曹顶勇士赞》：

微矣仆人，盐徒奋迹。改行效忠，周处是式。
不忘丧元，百夫之持。倭奴三千，困迎城邑。
贼锋甚锐，攻计百出。城中老幼，人人失色。
顶曰无恐，挺身扰战。贼众狼驰，不敢逼临。
临阵安闲，屡战屡北。前后斩获，数百余级。
全师赖之，邑以宁戢。上功幕府，多让侪辈；
所得赏赉，归奉主室。仗义之风，古今罕及。
食禄贪生，宁不愧恻？

一首为清嘉庆诗人朱玮作《曹顶将军歌》：

南风吹海作雷吼，市民趋城竞奔走。
日本倭奴花作巾，短衣宝刀露两肘。
船底载石船尾歌，踏海笑骑生蛟鬣。
不据城池掠妇女，金帛回船弃石去。
是时将军出海驿，激义辞家破残贼。
盘马弯弓叱一声：尔至我至识我识！
倭军倒哭皆披靡，血作狼山海边水。
十骑穷追白日阴，身共倭奴一时死。
倭儿归拜海西坟，自是不望海上云。
宝刀零落鞘中泣，小儿知有曹将军。
将军歿今三百载，英气棱棱至今在。
祠上荒鸡夜半鸣，志士击剑观东海。

在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至三十八年（1559），在通州周围抗倭阵亡的军官，还有狼山巡检尹鼎，千户王良、吕雄，百户戚继爵、俞宪章等。他们的事迹都被后人刻石表旌。尤其盐户出身的曹顶和跟随曹顶一齐杀敌的朱寅等，格外受到后人的尊敬。然而历代评价并不公平。如上引陈光诗，虽

然是歌颂，但仍称曹顶为“盐徒”，这等于说是囚犯贱民，又说他是“周处是式”，显然是站在士大夫的立场上。近代张謇为曹公祠书一对联：“匹夫犹耻国非国，百世以为公公公。”这才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评论，还了匹夫以尊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能勇当此任者自然受人尊敬。“公公公”，这是多么响亮的宣告！等于反问：自古公侯将相宁有种乎！一位忠勇厚道的盐民，或许他连大字也不识，但他不知名利官位为何物，只知英勇杀敌，为乡邦安危不惜生命。这是何等的高尚！青山绿水当以曹顶这位匹夫的傲骨为荣！

骆宾王

唐代有一位诗人的傲骨也埋于通州濠河畔，他就是骆宾王。

骆宾王（约619—640）是初唐一位大才子。后人把他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并称为“初唐四杰”。四杰的共同点是文学创作上的创新精神和他们的出类拔萃的才华。

相传王勃当众落笔创作《滕王阁序》，写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阎都督与众宾皆赞为“真天才也”。连唐代大文豪韩愈也认为，自己的文章在滕王阁上排在王后而感到“有荣耀焉”。官场无缘而锐意诗文



骆宾王



革新的王勃，被推为四杰之首。杨炯的文学革新意识更为自觉。他不满“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竟为雕刻”的文气，而大胆以乐府旧题，质朴之风，一改六朝以降的绮靡风气。卢照邻更是“鼓舞其心，发泄其用。八纮驰骋于思绪，万代出没于毫端”。他的诗以歌行为最佳。《长安古意》对当时贵族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生活，作了形象刻画，并对“上官体”应制诗发起了冲击。

骆宾王又以其真情实感诉诸诗、文、赋，皆具刚健骨气。其七言歌行的鸿篇巨制，亦具有划时代意义。他的阅历特别丰富，曾从军西域，奉使巴蜀，到过幽燕、蜀中、西北、东南各地。尤其所作边塞诗，抒发豪情壮志，更是开了盛唐边塞诗的先声。他的《讨武曌檄》也是千古绝唱。骆宾王列为四杰之一，当之无愧。

骆宾王怎么会到古通州的呢？他是一位有志气的人，因而决定了他一生的传奇色彩。相传他孩童时聪颖过人，看见了白鹅，心里一欢喜，开口便吟出了一首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他读书博闻强记，成年后，装满了一肚子的古代志士豪杰的故事。他把古人作为自己的镜子和榜样，也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这在他的诗里随处可以看到。例如《咏怀古意上裴侍郎》里有云：

轻生长慷慨，效死独殷勤。徒歌易水客，空老渭川人。
一得视边塞，万里何苦辛。剑匣胡霜影，弓开汉月轮。
金刀动秋色，铁骑拍风尘。为国坚诚款，捐躯忘贱贫。
勒功思比宪，决策暗欺陈。若不犯霜雪，虚掷玉京春。

这里就提到慷慨前行刺秦的荆轲，辅佐西周灭商的姜尚，击败匈奴、燕然勒石的汉车骑将军窦宪和为刘邦定天下献策的陈平。他暗暗自效窦宪和陈平。他在给德州朋友高四的诗中，一边叙述友谊，一边也倾诉了自己的志向，又提到“言谢垂钓隐”的西周宰相姜尚和“来参负鼎职”的商代贤

臣伊尹。可是他的“为国坚诚款，捐躯忘贱贫”的志向，“临大节而不可夺，处至公而不可干”，“轻生长慷慨，效死独殷勤”的真气得不到赏识。一生不得志，几番沉沦。“三十二余罢”，“四十九仍入”，几进几出。朝廷只给他做了几任小官，还几次罢了他的职，以至诬他下过狱。他反复吟道：“天子不见知，群公讷相识。未展从东骏，空戢图南翼。时命欲何言，抚膺长叹息。”

纵使千里骏马，不被明君驱策，也只有沉沦岁月；纵使有南图的鲲鹏长翼，没有明主相识，也只有收敛等待老去。

“磨铅”为沽用，“弹铗”要人知。骆宾王是不甘寂寞的。他不甘自己像高山上的巨木，被大风刮到海里，“坐为波浪冲”。这样会遗恨终身的。然而他的性格是悲剧性的：既为怀才不遇而愤恨不平，又洁身自好不愿同流合群。自己既“不汲汲于荣名，不戚戚于卑位”，又看不惯“高谈王霸，炫才扬己”等一批以身徇利的小人。他必然要遭到排挤和冷落。

唐光宅元年（684）九月，“时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会眉州刺史英公李敬业及弟璩屋令敬猷、给事中唐之奇、长安主簿骆宾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敬业贬柳州司马，敬猷免官，之奇贬栝苍令，宾王贬临海丞，求仁贬黟令。求仁，正伦之侄也。璩屋尉魏思温尝为御史，复被黜。皆会于扬州，各自以失职怨望”，这些人一拍即合，造反之火便点燃了。骆宾王为记室，为之草《讨武曌檄》，传移州县。传到长安，“太后见檄，问曰：‘谁所为？’或对曰：‘骆宾王。’太后曰：‘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以上均引自《资治通鉴》）骆宾王就这样被卷进了唐王室的权力争斗之中了。

不管历来怎样评价武则天称帝的是是非非，也不管历来怎样评价骆宾王参加这次起事的功过，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之所以为后人传诵，也因为反映了知识分子心中



不平的激愤一鸣吧！文中的两句话“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流传至今，已成为历来进步人士反封建、反专制，乃至当今世界各国人民要民主、反霸道的习常套用语。后人已赋予它民主的内涵。

举事失败后，“敬业等轻骑走入江都，挈妻子奔润州，将入海奔高丽”。船到泰州蒜山一带，遇风阻，暂不得向前。《资治通鉴》上说随后宾王与敬业兄弟一齐被敬业手下叛将王那相杀害了。这是北宋司马光的说法。而与骆宾王同时代的郗云卿在《骆宾王文集序》中则说：“文明中，与嗣业于广陵共谋起义，兵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这是说宾王是逃亡了。郗云卿是受朝廷委派，搜集整理骆宾王文集的，他不能在序中说谎。那么骆宾王逃亡到哪里去了呢？一说逃到灵隐寺当了和尚，并言宋之问上山遇一老僧即骆宾王然不认识云云。这是民间传说。骆与宋曾有多次交往，并有诗赠宋。其诗也赫然在骆宾王集中。此说不可信。其较为可信的说法当是“败匿邗之白水窝，即今之吕四场也。捕者求之不获，遂客死海上”（光绪《通州直隶州志》）。白水窝就是白水荡。在今之吕四一带。清初闽人刘名芳在通著《五山全志》，载明末清初海门李于涛所披露的《李氏家乘》内容云：

涛，英公三十七世孙也。三十五世祖德基公讳敬业者，起义扬州，讨武氏不克，一时眷属逃窜几尽。三十四世祖尚庵公讳綱者，偕幕府骆宾王匿之白水荡。久之，宾王客死崇川。尚庵公具衣冠以敛黄泥一穴。表其墓曰：唐骆宾王之墓。载之家乘最详。

“先大人备兵宝婺，知义乌绣川溪亦有墓，特往礼之。其子孙述云，本墓实在崇川，后人追思莫措，故特为衣冠墓，以志不朽。”

康熙《通州志》海门条下有李綱一条曰：

“綱父敬业袭爵，会武氏篡逆，同李敬猷起义兵于扬州。不克，死之。綱偕幕府骆宾王隐名宵遁。宾王客死，綱葬之。中宗复位，征綱赴阙下，以言事忤当路，挂冠归隐……传至旭仍赐姓。世隶海门。”

上下对照起来看，事情是清晰的。骆宾王与敬业家属一条船，逃到了胡逗洲之东的白水荡。

明《州乘资》上有如下记载：

唐骆宾王与眉州刺史李敬业共起义兵于广陵，讨武曩。兵败亡命，流落海上。通近广（按指广陵）而僻。正德九年，城东黄泥口乡民曹某掘地得冢，题石“唐骆宾王之墓”。启棺见一人衣冠如新。曹驚訝，随封以土，取其石而归。人有欲觉，惧，乃碎其碑石。

黄泥口在今濠河东北角、新城隍庙一带。唐初，白水荡与黄泥口所在地静海镇，都是沙洲芦荡。只有少数流人在上煮盐。从海陵过来，绵延几百里芦荡，又值九月，江芦浓密似海，加上水上港汊交错，藏匿几条船是完全可以的。

乾隆十三年（1748），闽人刘名芳在郡东黄泥口“访得一抔残土，半寢水中，掘地得断石唐骆二字。唐字未损，骆字蚀其下半矣”。随后“请于太守董公，效前守彭士圣移金将军墓故事，移葬狼山。卜地于金将军墓右，盖求近要离意也”。从此各地诗人来通凭吊、题咏，历代不绝。清初郡人徐岭吟咏道：

千载来招义士魂，残碑忽现震乾坤。
半因隐姓名俱没，全欲扶唐字亦存。
白水荡边悲逆旅，黄泥口畔辨真墟。
从今移傍将军墓，俎豆年年共一尊。



文天祥与金应

南宋末，文天祥曾饮马濠河畔，跟随文天祥二十多年的江南西路兵马都监金应将军，病逝通州，起先也葬在西门雪窖边。

德祐元年（1275）正月，文天祥从作出以全部家产充军费，并以身“勤王”的决定起，已将个人安危完全置之度外了。他所作的义薄天表的《正气歌》和所高吟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几百年来，不知鼓舞了多少志士和忠烈！他那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坚贞民族气节；惊天地、泣鬼神，磅礴凛烈的浩然正气，足以让地维赖以立，让天柱赖以尊！

德祐二年（1275），元兵包围了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元人要南宋朝廷派“当国者”出城来相见。士大夫聚集于左丞相府，个个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并推诿说只有右相前去“可以纾祸”。文天祥毅然临危受命，辞去右丞相兼枢密使职，以资



文天祥

政殿学士出使元兵营。元人要挟宋使答应投降，文天祥既一改以往宋使奴颜婢膝之态，又以理相争，只承认双方罢兵议和。元戎伯颜大怒，以死威胁。文天祥凛然对道：“文某乃南朝状元、丞相，受命于危难之际，报国尽忠惟欠一死耳。又何惧乎刀锯鼎镬！”元人无不暗中称文天祥是一位真男子！嗣后，随文天祥一同出使的大臣贾余庆向敌献谄。元人拉拢威吓文天祥不行，只能把他扣留在元营。当年二月宋恭帝赵显降元，由贾余庆等人为祈请使，去元大都呈递降表。文天祥等不在名单中，但伯颜强迫同行北上。途经润州（今镇江），伺得机会，文天祥一行逃到江北真州（今仪征），与真州宋守将苗再成商量，准备以元兵虚实告知东西二阕，以图合击元人。不料驻在扬州的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听了谣传，以为文丞相已降元，通知真州赶走文天祥。文天祥星夜人马衔枚，三更赶至扬州城下。李庭芝不见，还从城上抛下石木加以驱逐。天欲曙，文天祥只好改名换姓，称是清江刘洙，一行乔装商人，奔高邮、泰州而去。一路上“诡踪迹，夜行露宿，日与北骑出没于长淮间。穷饿无聊，追购又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到了泰州改乘船。登舟候伴，“会通州六交自维扬回，有弓箭可仗，遂以孤舟，于二十一日早径发。十里惊传，马在塘湾。亟回。晚乃解缆”，直向通州。“二十一日夜宿白蒲下十里，忽五更……驰船而过，报吾舟云：马来来！于是速张帆远去”，出生入死，途经二十多天的慌迫奔波，终于在二月二十三日到达通州西门外。此时原有十一名随从仅剩六人。通州宋守将杨师亮（名思复）初得李庭芝信不敢开城门。忽有谍报者告知：镇江府走了文相公，许浦一路有快马追捕。杨师亮立即开城门迎进文天祥等，“乃馆于郡，为具海舟”。文天祥在通州十多日，得知宋王室吉王赵昱、信王赵昺已到温州，建立元帅府，指挥抗元。文天祥决定南下，杨师亮也约定等文天祥书信，联络泰州、泗州、盱眙等



地兵马一齐反击元军。自从元兵南下后，“从准入浙者，必由海而通，为孔道也”。海船与江船不同。不料文天祥在苦等海船的日子里，随从金应因长期劳顿过度，病倒了。延医用药均不见效，以至闰二月五日，已不能起床。金应，号路分，江西吉水人。初为文天祥书吏，相从患难二十年，忠心耿耿地赞同文天祥抗元复国的主张。文天祥见自己的这位十分信赖、十分得力的助手一病不起，心焦如焚，然而无回天之力。金应终因不治而殉职。文天祥悲痛地写下了《哭金路分》诗。其序言亦记载甚详：

金应以笔札往来吾门二十年，性烈而知义，不为下流。去年从予勤王，补两武资。今春时授承信郎、东南第六正将，赣州驻扎。及予使北，转三官，授江南西路兵马都监，赣州驻扎。予之北行也，人情莫不观望。僚从皆散，虽亲仆亦逃去，惟应上下相随。更历险难，奔波数千里，以为当然。盖委身以从，生死休戚，俱为一入者。至通州，住十余日矣。闰月五日，忽伏枕。命医三、四，热病增剧。至十一日气绝。予哭之痛！其殓也以随身衣服。其棺如常，翌日葬西门雪窖边。棺之上排七小钉，又以一小板片覆以七钉之上以为记。不敢求备者，边城无主，恐贻身后之祸。异时遇便，取其骨归葬庐陵，而后死者之目可闭也。伤哉！伤哉！为赋二诗，焚其墓前。

我为吾君役，尔从乃主行。险夷宁异趣，休戚与同情。
遇贼能无死，寻医刷不生。通州一丘土，相望泪如倾。
明朝吾渡海，汝魂在他乡。六七年华短，三千客路长。
招魂情黯黯，归骨事茫茫。有子应年长，平生不汝忘。

此后，恰好通州有“张少保一舟”从南边回来，“杨守遂以此舟送”文天祥一行。“十七日发城下。十八日宿石港。同行有曹大监镇两舟，徐新班广寿一舟。”共四舟相伴南下。文天祥是“星斗当空月照怀”，“只从海上寻归路”；“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他在一首《酹江月》的词中也写

道：“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南行万里，属扁舟齐发。”在避敌南奔途中，只有在通州得到片刻喘息。看来此词为通州饯别时所作的可能性较大。

文天祥离开通州后，还留下了他的坐骑。老死葬在观音山，今有“义马冢”。后人诗赞曰：“主人为国能致身，马报主人如主人。”（近代张謇诗句）金应墓上长起一棵大树，人称将军树。顺治十六年（1659），通州一场大水，墓被淹，树被大风拔起。树根上缠着两片白骨。恰值南昌旅通诗人王猷定来拜文丞相祠和金将军墓，当地有一老者讲了将军墓和大树的故事。诗人当即找了知州彭士圣，提出迁墓建议。十二月，知州用素帛裹着忠臣的傲骨，纳于石匣，葬于狼山东麓。而将军故墓处，后人盖起民居，称将军巷。改革开放后，那里拆平房，建楼房，改称将军园。当年，王猷定吟有长诗一首，结句云：“呜呼！将军树死，将军不死！后代谁为传青史？狼山之上青青天，狼山之下水悠悠。”

明万里

民间一直传说，清顺治二年（1645）通州有一位领头抗清的读书人，他叫明万里。清代志书语焉不详，几乎将他湮埋了，而他的壮烈事迹流传在百姓口头里，他的义勇当与江阴阎典史并存史册。当年地方降清富绅对他切齿仇视，骂他“乱魁”，他是怎样一位乱魁呢？

据说家住通州东门外明家巷的明万里，本是明末一位举人，是一位极富正义感与民族气节的读书人。他怜悯百姓疾苦，不满富绅贪官的贪黷虐民。明朝万历之末，天下连年大饥，阉党当权，加赋无已。崇祯伊始，民生日蹙，北边高迎



祥、张献忠、王嘉胤纷纷揭竿造反。明万里同情农民起义，认为民反是政治腐败造成的。而通州地方乡绅漠视天下动荡的大局，不顾百姓死活，“胡作非为，大不检束”，称霸作恶，一如既往。明万里对他们很不满，常和几个乡里穷秀才、读书人议论，大为忿懣。

崇祯三年（1630），建州农民起义军直逼京城，通州总兵调去三边，所需军饷又强加到百姓头上。加上少数富绅也乘机中饱私囊，这就更加激怒了市民。市民忍无可忍，纷纷要明万里站出来，带领他们和富绅理论。由于富绅长期骄矜惯了，根本不予理睬。终于激起公愤，由明铎、苏如轼、杨茂等人带动市民冲击扰掠了六家大户。事后富绅“上疏于朝”，请求“重典以靖”。本来是由少数有势力的富绅“修怨”于民而激起的事变，结果却有五六位领头的市民遭到镇压。明万里也遭到被削除功名的处罚。

顺治二年（1645），清兵铁蹄长驱中原。一面连续不断地制造了“扬州十日屠”、“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江阴之屠”以及昆山、嘉兴、海宁、济南、金华、厦门、潮州等地的屠杀惨案，一面又分遣降官致书各地绅士，替清军招降。四月，史可法兵败，扬州惨遭“十日屠”。各地官绅望风丧胆。通州的富绅闻讯，立马出头向市民摊派钱粮，派出代表西去扬州，拜会清军首领，输款慰劳，表示屈服。在通州的明万里这批人，听到清兵屠城的传闻个个都怒发冲冠，表示与其一死不如一拼。他们对富绅的屈膝媚敌十分鄙夷。不久，剃发令下，限定令下十日内必须执行。地方官变本加厉，改为三天期限，并布告“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有气节的人感到这是有辱祖宗的奇耻大辱，纷纷反抗。

这年闰六月十三日，清军派来了通州第一任知州李乔。他以为有通州富绅撑腰，遂严酷实行剃发令。通州百姓情

绪激昂，都知道限期一到，不是剃发就是杀头。与其被李乔杀，不如先杀李乔。民情暗中汹汹，就是没有领头人，因为城里富绅降的降了，当官的逃的逃了，隐的隐了（如崇祯中狼山镇副总兵张之斗就削发携子隐于军山为僧了）。这时候明万里决定一拼。他发现，当下江北清兵力量薄弱。在通州、海门一带江边，正停泊着明朝淮扬巡抚田仰所统领的战船和兵马。经过联络，田仰同意，一旦城内除掉李乔，他便提兵前来。明万里做好了准备，便联络了几个可靠的人，告诉大家，事态严峻，但君子宁可死节，不能束手甘为人奴。他把自己计划好的对策说出来和大家商量，大家都赞成。当即，十五年前被杀害的苏如轼的兄弟苏如辙也表示，愿跟明万里一同赴汤蹈火。三天期限到。果然如同明万里预计的一样，民众聚集到衙门前，群情激愤，秩序混乱。这时候明万里、苏如辙带领一批人冲进衙斋内，乘李乔不备将他杀了。一时人心大快。明万里站出来对大家说，眼下只有一条路，迎接淮扬巡按田仰所统领的官兵和战船，联合抗清。

淮扬巡按田仰是个滑头。他捞到一把后，便乘天黑把战船移到崇明方向去了。城内降了清的富绅们见州官被杀，更是既惊慌又仇视，惊慌的是清兵来了，自家脑袋、财产怕保不住了；仇视的是明万里这帮人领的头、烧的火。他们也密议，一边派人连夜快马飞报扬州清军，一边在城里散布杀掉州官要挨屠城的恐怖谣言，试图瓦解市民的抵抗意志。跟着明万里一齐起事的市民本来就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一听到这些谣言和“劝告”，一时也慌乱起来。有的服软了，有的逃了。有的人问明万里怎么办？明万里看到田仰逃跑，市民士气涣散，大势已去。他没有一躲了之，而是毅然站了出来，对大家说，杀李乔的事是我一人所为，与众人无涉。他愿自投清营，保全州民。他没有把市民鼓动起来，先和城内的投降派作一斗争，然后再与清军作一殊死决斗。他选择了古代士



子杀身成仁的途径，富绅们自然巴不得：明万里这样做，州里发生的事正好与他们富绅脱尽了干系。同时他们也没有放过苏如辙。苏如辙说，大丈夫何惧一死。在富绅们“护送”明万里等二人去清营的路上，百姓家家门前摆下了香案，生祭他俩……

自古并非天下读书人是一家，人与人差异是很大的。当百姓有难时，有挺身而出，为民请命的，有勇杀奸贼，慷慨赴死的，也有奴颜婢膝，为虎作伥的。像明万里这样的读书人，有读书人的傲骨。他们视荣华富贵如粪土，不与贪官滑胥为伍，当民族灾难到来时，又敢作敢为敢担当，千刀万剐在所不惜，真是人中的凤凰，是不应该让历史湮埋了的。

白雅雨

深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所敬佩的老师、辛亥革命烈士、滦州起义北方军总参谋长白雅雨，故居在老南大街白陆巷内，烈士牺牲后归葬在狼山振衣亭畔，松柏浓荫之下。

1868年出生的白雅雨，名毓昆，号铎玉，是我国开创地学救国的一代宗师，著名地理学者。他为什么要抛头颅于疆场、甘愿献身于革命呢？

白雅雨年轻时品学兼优，而且是位热血少年，有大志，以天下为己任。1886年被学官保荐到



白雅雨

当时很有名的江阴南菁书院深造。他看到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中国国土被列强瓜分，发愤深研舆地之学。他认为“舆地之学为吾国固有的精粹，尤能兴起学者爱重国土之观念”。同时，他广泛阅读西方民主思想的报纸书刊，涉猎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1898年戊戌政变，对他震动很大。他对清王室及其帮凶袁世凯误国祸民的丑恶行径无比愤慨，他为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和杨深秀六君子被害深感悲愤。谭嗣同在狱中沉着而愤慨题壁：

“我自横刀向天笑，留取肝胆两昆仑。”就义时，在刑场仰天口占铮铮十六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白雅雨得知后，默诵数遍，情绪激昂，不能自己。他把烈士诗句深深印在心里。他深深敬佩烈士的大义大节，更仰慕烈士视死如归的大丈夫气概。

1899年，他决定离开开首书斋十多年的南菁书院，去了开风气之先的上海。他在上海澄衷学堂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张相文。沙俄侵占我东北，1903年4月，上海人民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两人热心参与，并且加入了蔡元培发起的“抗俄同志会”，向社会公众揭露沙俄蚕食我神圣国土的野心。随后，蔡元培组建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并任会长。张相文和白雅雨是参加组织活动的积极分子，深为蔡元培信赖。1905年，光复会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黄兴领导的华兴会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蔡元培是上海分会负责人。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并派人回国呼吁，要求上前线抗战。因此许多志士多结集于北方。受同盟会派遣，1907年张相文举家去了天津，担任北洋高等女子师范学堂教务长。次年，白雅雨亦受同盟会派遣，携家眷北上天津，执教于北洋法政学堂和女子师范。从此，白雅雨和张相文在学校里密切配合，开展革命活动，结社、集会，向青年学子宣传爱国思想。他俩牵头组建地学会，创办我国第一个地理学期刊《地



学杂志》，公开号召“集思广益，共谋地学救国”。

当时袁世凯统领的新军里，下级官兵大多是从日本留学回来，倾向革命的热血青年。白雅雨多次深入驻守石家庄、滦州等地的新军营中，宣传革命，策动反清，得到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几位新军营长的坚决支持。

1907年，18岁的李大钊考入北洋政法学堂。次年白雅雨到来，师生便结下了深厚友谊。李大钊很爱听白雅雨老师上的地学救国的课。课后，他常向老师讨教关于立宪派与革命派的问题。李大钊把自己的宿舍小楼称作“筑声剑影楼”，常邀一二好友约请白老师做客，聚谈文学和人生。师生同吐心声，深为民族危亡之际，年华虚度，不能投身轰轰烈烈斗争而心怀隐忧。当时李大钊作有《登楼杂感》两首诗，就是在白雅雨指点下定稿的。其中一首云：“感慨韵华似水流，湖山对我不胜愁。惊闻北塞驰胡马，空著南冠泣楚囚。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几荒丘。海天寥落闲云去，泪洒西风独倚楼。”白雅雨对青年李大钊的人生走向起了很大作用。

辛亥革命后南方革命政府——湖北军政府建立。白雅雨和张相文商量决定，立即策应，发动北方起义。两人分工，张相文南下和革命政府联系，争取派水师北上接应；白雅雨留在北方加紧起义组织工作。白雅雨在社会上组织共和会，召集群众和青年学生进行演讲。政法学堂和女师的有的秘密参加了敢死队，有的接受了任务暗中运送武器、炸药。白雅雨决定将起义地点放在滦州，还派李大钊去毗邻滦州的乐亭发动乡民，宣传革命，以便一旦起义爆发能得到策应。

临近起义前夕，形势变幻无常。白雅雨毅然让妻子带孩子回南通老家，自己留了下来，决心与革命相始终。他约见共和会的青年和两校革命师生集会，告诉大家，袁世凯一面利用革命势力要挟清王朝，一面又恶狠狠地镇压革命；袁世

凯玩弄两面派的手段，是为了自己取清王朝而代之；现在只有破釜沉舟，英勇一战，成则乃国人所求，败则以身殉国，亦无愧于生平！他当众唱起悲壮的《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在场志士听了无不“涕泣相向”，为之动情。

1911年12月31日，白雅雨带领共和会敢死队，赶到滦州与新军王金铭、施从云部会合，于新年元月4日成立了北方革命军政府，推举王金铭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白雅雨为总参谋长。曾同意参加起义的新军三营长张某突然叛变（并且后来成为屠杀革命党人的刽子手）。起义军当机立断，决定火速攻打天津。大都督王金铭登车前向众官兵慷慨陈词：“吾辈革命原抱牺牲主义！时势至此，吾已决计登车西进，以与反革命决一死战。无论胜败，均于革命有利。胜固可喜，败亦足寒清廷之胆。纵牺牲亦不过吾辈数百人同死尔！人孰不死？为革命而死，为民族国家而死，虽死犹生！有革命意志，愿与吾同死者，请即登车！”当即全体参加起义者群情激奋，争先登车而去。车上，白雅雨穿梭于各个车厢，鼓舞士气，进行战前动员。子夜车到雷州，敌人挖断铁路，遭遇敌重兵堵击。顿时混战开始，敌兵围攻上来。义军以车厢为据点，英勇还击。时势危迫，有人请总司令换衣潜行。施从云愤然说：“见危授命，古训昭然！予自从军之日，即思以死报国，死得其所，幸也！毋复言！”随即向车上官兵振臂高呼：“今日光复祖国，以一当十，奋勇杀贼，痛饮黄龙！”施从云身先士卒，与战士并肩抗击。起义官兵备受感奋，人人同仇敌忾，个个奋勇杀敌。激战到天明时分，敌军不能前进一步。这时敌营改用“和谈”骗术。王金铭、施从云中计，带领护兵，大义凛然深入敌营，宣讲革命，清营官兵为之失色。敌首即令伏兵出击，王金铭、施从云与同去的义兵尽皆壮烈牺牲。起义军失去统领，恶战中全军覆没。轰轰烈烈的滦州起



义，仅仅经历了四五天，即遭到扼杀。然而壮士之志已酬，国人之心已奋。帝制已成朽梁，旋将轰然倒塌；民主共和已见曙光，旋将光耀中华。

白雅雨在雷州战场上由六名敢死队员舍命护卫，突出重围，撤到古冶一座破庙中暂避。饥寒交迫中白雅雨也许想到戊戌变法的谭嗣同，几千年沉积的封建制度，要想向前推动一步是多么的艰难，改良以至革命不作牺牲何以成功！他作诗明志：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革命当流血，成功总在天。
身同草木朽，魂随日月旋。

耿耿此心志，仰望白云间。悠悠我心忧，苍天不见怜！
希望后起者，同志气相连。此身虽死了，主义永流传！

这就是有名的白雅雨烈士绝命诗。白雅雨和六名敢死队员没有能逃出古冶，七日全被杀害在古冶西三十余里的开平。七位烈士个个坚强，视死如归，昂首屹立，决不下跪——这就是民主斗士的傲骨！白雅雨在刑场上高声疾呼：

“吾死不足惜。建国成仁，死得永生。惟诸君今日，为清朝奴隶，明日更为外人牛马，岂不痛心！”敌人斫断他的腿。他仍坐地高呼：“同胞们！共和大好！若男子，当为此！”

滦州起义失败一个月后，清王室也被迫退位。白雅雨等烈士用鲜血和生命，彰显了中华民族英勇不屈、永远追求自由的革命精神。

历代忠烈，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白雅雨谓“大丈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乃为民族、为国家而为，不惜牺牲“自我”生命。现代有些读书人为做标新立异文章自我出名，大诋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是“不识时务”，殊不知即使先烈们是弱声一呼、铅刀一割，也是无上光荣的。那些为个人邀名邀利，更或堂而皇之为叛徒、汉奸张目者，倒实在是可鄙的。

1919年，中国历史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1927年4月28日，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李大钊被军阀杀害时，他把刑场作战场，从容发表演讲：“不要以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傲骨和他的老师白雅雨多么相似！面对敌人屠刀，表现出刚烈无畏气概。

在南通濠河畔，也曾有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先烈留下过光辉足迹。真正共产党人的骨头是钢铁做的，是砸不烂、摧不垮的。1926年，江西人邱会培在南通纺织专科学校毕业后，在大生一厂当职员，受中共江西党组织创始人之一袁玉冰介绍，参加共产党并组建了南通第一个特立党支部，任书记。他和工人打成一片，利用夜校宣传革命道理。稍后，恽代英发展通师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通师党支部，他们深入大生副厂组织工人夜校，教识字、唱革命歌、积极准备武装斗争。之后王若飞来到南通，指导工人、农民运动。抗战爆发，党在南通建立了中共江北特委，领导工人斗争并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地下党员马世和深入到敌伪心脏，战斗在濠河畔。1946年3月18日，党领导了城里进步青年开展反内战、要民主的革命运动。面对敌人的暗杀，革命青年没有被吓倒。中共南通工委领导着工人、学生和劳动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一直战斗到南通解放。在新中国的曙光到来前夕，不知有多少舍生忘死的烈士为革命英勇牺牲了。南通濠河铭记着他们的英名。

回首历史，代有志士。烈士傲骨，民族脊梁！

（张松林撰）



雅风俗韵流千年

南通古濠河，风情万般，流韵千年。虽然少了点秦淮河的脂粉，但流畅；虽然缺了些西湖的笙歌，但广阔。它流畅，“民擢楫运”，“往来不绝如织”；它广阔，“望之汪洋，足称巨观”。南通濠河的天成之质、自然之美，百姓喜欢，文人雅士也喜欢。

濠河水阔，是河似湖，烟波浩淼，景色苍茫。夹岸烟柳桃花，树密荫多，鸟语花香。正如明代诗人凌坦描写的：“林花满树发，啼鸟无时歇。薄暮度前溪，声声弄春月。”在古代的文学作品里，濠河四面皆风光。譬如南濠，被称为“无边水月”，“月常浮水出”，“波光连云汉”。譬如北濠，被誉为“烟浔难忘”，“菰蒲影带五塘路”，“水木空如太古情”。又如东濠，被视为“三元锁澜”，“人歇绿阴春放马，风来三面听渔歌”。再如西濠，被赞为“绿波淼淼”，“渔矶扶卧柳”，“浣女晚风过”。一年四时，晨昏晴晦，气象万千。如若风和日丽，波澜不惊。此时若要是放舟濠河，“白舫鸟篷载酒过，绿槐阴里水初波”，该有多少安适！而或月光下临，碧水空明。“秋水浮烟阔，扁舟弄月明。波光连远汉，海气带孤城。霜冷蒹葭白，天空鸿雁清。”（明汤有光诗）又何等幽远。如遇风雨

骤至，水面生烟，洪波涌起，凭窗听涛，又多么超然。再有大雪初霁，河上河下，一片皆白，河心没有封冻处，忽然腾起白鸥一群，如雪精灵一般在水面上飞舞，那又是如何的烂漫！

濠河首先属于民间，属于百姓。在淳朴的民风里，它如一组纯真的歌谣。它不仅提供了百姓的生活用水，而且还给百姓带来许多的欢愉。

水多，会带来花木之盛。濠河人爱在河畔、水中沙汀上蒔花。濠西人家在四面环水的汀洲上培植了栀子花、茉莉花。每到花季，“渡唤夕阳买花朵，茉莉栀子夜来香”（清姜长卿《竹枝词》）。夕阳问渡，临溪唤船，此呼彼应，热闹非常。城外西濠畔还有桃花坞。明代诗人宋汝雍的《重过桃花坞》说：“郭外桃源一径斜，重来问酒到谁家？绿云满地空流水，白昼无人乱落花。”濠南人家爱种菊。“城南丛菊种为田，篱落家常带暮烟。”（清李琪《竹枝词》）因而西寺、东寺一带菊圃遍地，胡长龄在京城做官，也时常思念家乡菊花。他说：“燕台菊不异吴中，欲种曾无地半弓。却忆城南烟水阔，秋来到处一丛丛。”濠东人家爱长柿。《崇川咫闻录》说，通州盛产柿子，有“小而圆者名树头红，长而光者名牛奶柿，大而方者名方柿。其蒂下别一层如盘倒覆者名盖柿”。可见当时品种之多。城北还有梅林、菊园。如李方膺因酷爱梅、喜画梅，就曾在他的梅花楼前后栽了三十多棵梅花树，蔚成大观。

水盛，亦带来人口之繁。古代住在城外濠河边上的大多为棚户、船户。他们一批批从里下河漂泊而来，吃住行处处离不开水。他们住在小船上，水里来水里去，生计全靠在濠河里捞鱼摸虾来维持。然而来的人多了，异乡隔船闻乡音，俚语互答，小鱼换酒，也是很温馨的。船破了，回不去了，也无钱修，就拉上岸，船就成了房子……“下河水患尽逃荒，沿门利市声声好，舞罢苍龙跳灶王。”这是清代人描写春节前



后，青黄不接，濠河里来了里下河逃荒的小船，船上人拿着纸龙、布龙作苍龙舞，沿门边舞蹈边说着吉利话，从而获得一些馒头干之类的报答。

濠河水与百姓的情缘还体现在民俗的节气里。立夏日，小孩子会得到父母的同意或被大人带着下河游泳，俗称洗澡。民俗说，这天下河可以去瘴气，保证一夏不生病。端午节一到，可以到河边采芦叶包粽子，采折香蒲、艾叶插在门边，驱虫辟邪。午后，濠河上还有龙舟比赛。赛龙舟是吴楚遗风。当年这样的娱乐活动大都在城南濠河中，即今天城市博物馆前的东西一片水域中。清初，北岸有西园、水月阁、一壶庵等，南岸一片是兵营教场。那边水面开阔，风生水起，似“万马涛奔”。龙舟多由驻防兵丁分队操驾，比赛前，各队早把自己的船只画成龙首彩鹢，打扮得五彩缤纷。一时彩旗猎猎，岸上歌吹，船上击鼓，水手竞夺锦标，观者欢声雷动，十分热闹。清代诗词里描述说：“龙舟彩鹢相夸竞”，“水月庵前看多时”。一壶庵主人杨世伦的《重濠竞渡》描写更生动：“龙舟劈浪擢河滨，捷急鸣桡若有神。挝鼓雷惊湘水沸，悬标虹晕绛霞屯。”晚上濠畔还有戏班搭台上演《白蛇传》，一直到“灯火船移弦歌去”，人们才依依离开。农历七月中旬，人们向神灵祈求平安，纷纷到濠河里飘放河灯。河灯有用彩纸扎绢糊的，有用西瓜、南瓜镂空做的，好事者还“仿古尊彝，青碧丹朱，宛然宣和博古”（胡长龄语）。河灯又称水灯，放在小木板上，待夜幕降临，点上蜡烛，向濠河放去。千百盏河灯随风向河心飘游，火光明灭，随波逐流，神秘而清丽。人们飘放河灯意犹未尽，还编出舞蹈，临水载歌载舞。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荷花盘子舞》，就是根据明末清初流传在南通一带的民间歌舞经挖掘改编而成的。舞蹈描绘一群手捧荷花灯的妙龄村姑，来到荷塘旁边翩翩起舞，表达她们对荷花的倾慕之情。挚情感动了荷花仙子。

蓦然，仙子从舞台正中那朵徐徐舒开的硕大莲花中走了出来，和村姑们一起欢快舞蹈起来。舞姿质朴优美，意境清远，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

盛夏之晚，百姓还有买舟乘凉，歌吹消暑的习惯，俗称“泛水”。“城河歌吹夜乘凉，不载篷船载小船。水调更番角胜，昆腔小曲间滩簧。”（姜长卿《竹枝词》）南通人自古爱“尚新声”。那时江南昆腔经魏良辅、梁辰鱼等改革、推介，大江南北一派吴腔。通州也出了一批昆剧作家，如陈完、张濯士、冒襄、凌录、李渔等。从通州如皋出去的李渔，甚至以“李十郎”自号，以姬妾充当戏班演员，组成昆剧班子。游燕适楚，之秦之晋之闽，泛江之左右、浙之东西。冒襄更与善讴昆腔的名姬董小宛结合，隐逸水绘园……一时“江城都唱女郎词”（清顾履厚诗）。“城西瞽者旧家儿，新学吴腔唱竹枝。”

（清丁有煜诗）不仅卖艺的争学吴歌，甚至通州的僧人也纷纷学唱昆腔，用来诵佛念经。里巷“竞效吴腔”成为时尚，濠河上下处处吴歌小调。当时的文人也以创作歌词为乐，如被称为“红豆词人”的陈世祥，以濠河人家为题材写的歌词唱道：

“春风大堤上，花花草草看，欢摘花草回，与侬为新妆。”“侬睡前溪凉，郎愁就依枕。溪里双鸳鸯，是侬与郎影”。濠河有前溪后溪之称，大堤即今城山路北端一段。

濠河也是文人的所爱。文人风雅，喜欢引用圣人的话：“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于是濠河便是骚人墨客的一卷锦词丽诗。

文人之乐水，乐在观涛。或登高望，或临水观。其登高俯视，如陈完《登新城楼》云：“云树千门合，溪流四望迴。”又如朱汝玉《登城西戍楼》云：“独上高楼俯郭西，绿波淼淼漫青溪。”这是取濠水的宽广气象以抒其襟怀。再如金丹《和唐陶山先生登通州城楼》云：“长桥穿竹坞，古刹隐松关。柳市黄金带，渔潭碧玉环。”这里把濠河比作“碧玉



环”，又说两岸的柳树被秋风一吹，像一条“黄金带”，这是多么贴切而美丽的比喻！其临流望水，如李堂《借水园感旧》曰：“迢迢惟绿水，倚槛尚流连。”如杨世伦曰：“新成小槛从潜跃，为谢蒙庄说近夸。”又如张謇曰：“槛外鸥鳧招便得，倘能相与亦吾群。”这里或是为怀友而临流伤逝，或为闲适而慕鱼鸟之乐。

文人之乐水，乐在泛舟清流，或水上邀月，或曲塘探荷，或柳阴垂钓。濠河处处堪泛舟，明清诗人诗歌甚多。如袁缙《立春日泛舟城西》曰：“相邀着意觅新春，春渡江南信已真。瞥见村童担社酒，遥听田父说芒神。梅开古驿犹沾雪，鸥脱寒冰喜傍人。归棹城西明月上，湖光一洗绝纤尘。”如李堂《秋夜同范十丈、王买山、戴鲁云泛月》云：“日沈秋寂寞，天净水空明。佳兴同人发，扁舟出郭行。吟蛩凄两岸，远漏出孤城。野寺苍茫现，溪桥曲折横。流云过树影，落叶散秋声。白鹭环洲宿，青峰拨雾迎。齐看明月上，恰好晚风轻。静夜生凉气，虚光俨昼晴。一篙随荡漾，四宇廓澄清……”又如胡澄曰：“乘兴闲垂钓”，“借以洗尘埃”。文人游濠皆在托兴寄怀，抒写性情。濠河中有两处更是文人泛舟最乐意去的地方。一是西南濠中，有一二汀址，即今南公园与少年之家处，古代四边环水，上有魁星楼。文人喜欢乘舴艋小舟，披蒙茸、践确犂而来宴游。清人有《饮湖心亭》诗曰：“放擢时来此，携樽到上头。高峰阴接目，空水淡涵秋。”1903年王国维也有《游通州湖心亭》诗：“扁舟出西郭，言访湖中寺。野鸟困樊笼，愤然思展翅。入门缘亭坳，尘劳始一憩。方愁亭午热，清风飒然至。新荷三两翻，葭菼去无际……”又有一佳处是城东三元桥畔。据说，通州自北宋以来文运不昌。只有如皋词人王观的侄儿王俊义和通州张日用婿江西人郑獬中过状元。那时迷信，以为这与主宰一州文化兴衰的东南方（巽方）地势低洼有关。州人就修了文峰

塔，造了三元桥。由于南通文人的勤奋，巧合的是此后通州文气大盛，相继出了状元胡长龄、张謇，榜眼王广荫，探花马宏琦，还出了钱鏊、李玉铨、徐宗干等名臣。历代文人也喜盘桓塔下。清代诗人陈世祥《三元桥泛月》诗中云：“城南水一泓”，“天空月不流”，“稻花香猎猎，无数上轻舟”。保大章《夜泊文峰塔寺前》云：“三元桥畔是知津，小住渔床作比邻。塔影倒映明月中，扁舟一叶一诗人。”



南濠河文峰塔影

文人之乐水，以至临水造屋，有的还干脆把房子筑到城外濠河边。明清时期，包壮行既造石圃于城南市河支流旁，又盖听雨楼于北濠边。凌兰造云深馆于“红雨湿疏林、烟浥通短艇”的北濠黄泥口。还有如保希贤的“爱日园中花似



锦”，张清辉的“涵澜阁下水连天”，又如“卜筑近南郊，临河柳树栽”的借水园，“云水湛空灵”的爱静园，“闲坐听沧浪”的奎光阁，等等。还有两位风流刺史，既爱人才又喜水。一个是通州知府唐陶山，筑西园于南濠水月阁之西（早期韬奋印刷厂留有原址）；一个是从廉州知府任上致仕回乡的杨世伦，筑一壶庵于水月阁之东，尽日招饮文人吟诗作赋。杨世伦说：“水声堪听催停桨”，“时来村郭坐春风”，“客如欲共壶庵语，但到西园又向东”。语多风趣，一个好客老人的心迹跃然纸上。他九十四岁时，还自绘一壶庵十二景，景系以诗，索同人题咏。第一景称《江城如画》，曰“控引长江有此州”，“空明秋水镜中楼”。其他亦多为濠上景色，如《观鱼听涛》：“知鱼乐意濠梁阔，坐我闲观茂树遮。往往龙门腾骇浪，年年春水泛桃花。”又如《烟雨春帆》：“帆带朝霞掩映红，轻烟细雨濠空濛。”再如《月高渔唱》是描绘濠上闻渔歌的，《重濠竞渡》是描绘端午观龙舟的。

文人墨客诗酒兴会，往往假座于水清木秀的名园。明代“山楼水榭甲一城”的珠媚园，便是诗人常聚的地方。珠媚园位近于东北水关，即今通师二附和实验中学一片。因园中有市河一支潴留成泊，因而取陆机《文赋》所云“石韞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之意，取园名为珠媚园。园中亭台楼阁森列，高树布荫，庭花朴地。“一泓碧波明，藕花清露泻。”“岿然峙孤亭”，“长桥九折跨”。（清陈鹏《珠媚园》诗）主人顾养谦，字益卿，号冲庵，儒雅懿范，周围聚集了一批文朋诗友。那时通州出了两位儒风英伟的“兵部侍郎”，一位是陈大科，字思进，号如冈，总督两广，平定安南，建有边功。而顾养谦则镇守蓟辽，极有胆识与谋略。当时倭寇与满蒙骑兵时时犯境。顾总督蓟辽，与辽帅李成梁配合，屡战屡胜。事后又将战功归于李帅。某次顾养谦视察小凌河，忽然成万倭贼奔来。顾镇定若山，命人打开城门。倭贼首领

见顾端坐城楼，与众将士谈笑风生，不敢近前，稍后遂引兵而退。当时有随军诗人作诗，记载顾养谦战功：“金银百万赏格悬，人争向敌敌自偃。万倭曾无一倭返，咋指相戒唐有人。从此东夷不复至，海上承平四十年。”又据《万历野获编》记载，满蒙骑兵殊凶，有次顾捉到数十倭寇，皆免其死而充于军中。一日满蒙虏骑至。两军酣战之际，顾忽命倭人“执刀跳跃齐出”。敌虏惊异未定时，倭刀已劈向马蹄，虏皆仆地就戮。这样一位戍边奇才，因谋划与朝中公卿不合，终被弃而不用。顾养谦慨叹道：“战胜在一时，险塞万年计。嗟哉功未成，十二金牌至。”（《悼往事》）与他同时代的大思想家李贽闻之，深为之扼腕不平。李贽认为顾养谦是“负大有为之气”的“盖世人杰”，“才足以有为，而志亦欲有为者”（《续焚书》）。清代修明史，李成梁上了史书而顾养谦则上不了正史，仅作附录。为什么？有人谓顾无能。其实这是短见。顾在蓟辽抗击的“敌虏”，就是后来的“大清”铁骑。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明史主撰是媚骨贰臣。二、李成梁是主抚派，顾养谦是主战派。贰臣岂敢为顾养谦树碑立传！其有难言之隐也，亦非疏漏也。其时，凡记载明朝将领在蓟辽抗击“奴酋”的书籍都被列为禁书，如《五朝注略》便是一例。清代修明史者岂敢不要脑袋！顾养谦退居家乡，拒见旧部，不言边功，只在城东北盖起珠媚园，成日与文人饮酒论诗。值陈大科也致仕返乡，戏剧家屠隆、公安诗人蕴藉等，都先后来通聚会。蕴藉还带来了李贽和公安袁氏三兄弟的问候和诗作。袁中道一首饮酒诗，后来还被刻在了狼山嵌石山房。屠隆也有诗，称两位司马为“上将鹰扬天北极，大人龙卧海东湾。消磨不尽英雄气，好向安期觅九环”。顾养谦也有《止戈楼》一诗，言“出塞归来结胜游”，但心里仍然想着边塞的“溟海”和“医无山”，不过借诗酒浇心中块垒罢了。



明末清初，范凤翼、范国祿父子在濠北依山（北土山）傍水的河上丈人垞，结“山茨吟社”，专为“觴咏之所”。一时间，大江南北名流如王士禛、陈散木、屈大均、曹贞吉、龚半千、陈维崧、李渔、邵潜等，都曾先后汇聚濠上。“日日持觴醉碧罗，兴来移棹入深波。”或泛舟观荷：“长日泛轻舸，山溪十里荷。香花浑一片，花叶不分波。”或驾艇乘月：“山从绿树阴中看，船向青波漾处开。”“清歌临水发，长啸隔汀闻。”或倾吐“老我宾朋对尊酒，百年天地净尘埃”的心境。陈维崧与其弟寓居如皋车马湖八年，不仅与通州文人多有交游，而且与画师、药师、棋手、琴师亦多有交往。雍正十年（1732），出身于如皋的李渔回乡，通州“文艺界”也热闹了一阵子。那时，李渔已有了私家昆剧戏班。自己又写小说又编戏，又出版又卖书。他的到来，一会儿是陈世祥呼朋陪游北濠河，一会儿是范国祿约二三诗友买舟芙蓉池，时值荷花盛开，正冷香飞上诗句。诗人们珍惜这次聚会，纷纷解下佩玉，互相赠送，以志纪念。“美人笑解江皋佩，醉客吟登泽畔台。”这成了濠河历史上一段佳话。

书画家结社更喜烟柳水云交汇的借水园。借水园主人李黄、李堂父子，与陈菊村、陈揖石、吴西庐、保褻庵、凌镜庵等，结“五山画社”，雅集联吟，贮兴作画，活动达三十四年（1689—1742）之久，李堂回忆曰：“雅集南园日，联吟四十年。”其时，范国祿与陈菊裳、童鲁人、杨麓等老辈文人于西园结“西林社”，也“常宿借水园，日夕唱和”。“扬州八怪”之一、兴化的李复堂来通，李玉镛乐道“老梅似识故人至”，李堂犹喜称是“昭阳兄弟来天外”，与他“酒酣歌起”，作画赋诗终日不辍。通州画事之胜，至明清之际，书画家有四五百名之多，且代有名家高手。如清初有“三张一范”，即张经、张雨森及张尚祖孙三代和范箴，皆擅于山水。张雨森被招为宫廷画师。接着有“三李”，李岫、李山、李堂，长于

花卉。稍后又有“三钱”，钱球、钱莹、钱恕，亦以山水为擅长。同时姜渭的指墨，汤密、周拔的墨竹，当时都是名噪大江南北的。而这期间，还有两位画坛“狂生”，更是三百年来享誉日盛。他们就是李方膺与丁有煜。

李方膺以梅为知己兰为友。年轻时在住宅周围植梅三十株，名小楼曰梅花楼。以后多半岁月寓居在外，所作画仍题“作于梅花楼”。他说：“故园好种梅三十”，“别后年年入梦长”。他画梅兰竹菊，画风松、钟馗，多有寄托。譬如他画撑着破伞的钟馗，腰里挂一串青钱。题款道：“节近端阳大雨风，登场二麦卧泥中。钟馗尚有闲钱用，到底人穷鬼不穷。”他的画不落传统俗套。他为官清正，为民做主，不肯媚上，以至入狱也不肯弯腰。他借梅花表白说：“最爱冰枝长



墨梅图

畫者漫檢玉骨廉馮光室
 未名掛卷之問地生畫靈
 根更只在羅浮第一峰
 乾隆三年寓於居下碧梧居
 李柳園



且直，不知曲屈向春风。”他小丁有煜十五岁，但两人友情甚笃，趣味相投。李方膺说：“逢人道我是狂夫，成得狂夫便是吾。”而丁有煜也有一股狂劲。他在给瘦瓢山人黄慎的诗中亦自称“狂夫”。丁有煜晚年患足疾，未能远游。其人虽未被后人列入“扬州八怪”阵容，但诗画品位不在“八怪”诸家之下。丁氏不但诗画两绝，而且曾为通州骚坛领袖四十多年，登门造访的诗人、画家络绎不绝。黄慎、李复堂、郑板桥、罗聘来通，专门与之交流画艺。“雨雪开双扉，谈深暮忘归。”（刘名芳句）黄慎、罗聘还先后为他画过肖像。他的诗曾遭遇查禁，他是一肚皮不快：“颠连运会践涂泥”，“白发从今学闭口”。他死后，袁枚说从此江北无名士。可见他是怎样一位性情中人。

以李方膺等人为代表的这个时期，可以说是通州画坛一个高峰期。三百年来又一个高峰期，当是以陈师曾、李禎、仇森之、王个簃、刘子美、尤无曲、范曾、袁运甫、袁运生、顾乐夫等群星耀辉于海内外画坛的现代。



王个簃篆刻



陈衡恪篆刻



顾惠芳篆刻



李禎篆刻



丁有煜篆刻

三百年前，通州濠河里还漂泊着一条国中“琵琶第一手”的艺舟。当时，白在湄、白彘如、白璧双祖孙三代都是名噪一时的琵琶高手。白彘如至开封、京师，王公巨卿争于交往。朝代鼎替后，他浪迹江南。雍正三年（1725），大诗人吴梅村在画家王时敏南园，听他“朗弹一曲”，曲中抒发了十七年前，清兵入关，铁蹄中原，明王朝“瑟瑟抛残尽”的感情，不禁为之倾倒，并作长诗称其乐曲为“铁笛哀歌”。白彘如继子白璧双，排行三，人称“白三郎”，身怀祖传绝技，一叶扁舟，漂泊江淮。冒襄、陈维崧、邓汉仪、陈百祥等遗民诗人多与之往来。他或献艺于水绘园，或演奏于通州张园。一曲“陈隋”数弄，借古说今，引得无数诗人感慨唏嘘，纷纷赋诗相赠。邓汉仪曰：“白狼山下白三郎，酒后偏能说战场”，“北极诸陵黯落晖，南朝流水照青衣。都来写入霓裳里，弹向空园雪乱飞”。陈百祥曰：“璧双起解琵琶囊，掩抑幽怨声无方。闻者不言神黯伤，酒情万斛都消亡。”陈维崧曰：“是谁家，本师绝艺，檀槽掐得如许。半弯迢迢无情物，惹我伤今吊古。”冒襄曰：“白生”犹有“千军宛转缠胸臆”，“万马迸落到大纛”。“戛铜声闭假龙吟，拉木风号真虎啸。忽然玉碎与珠抛，缓散播逸不自料”，“顿挫浏漓得至性，幽抑怨断传深情。我辈飘零悲本地，流连倾倒盈心目”。

与白璧双同时期，通州先后还有两位大艺术家。

一位是被后世说书艺人奉为祖师的柳敬亭，一位是补孔子之后《乐经》之阙的王坦。

柳敬亭出生在通州余西一个姓曹的人家，年少犯事，逃逸在外，后至松江，从莫后光学艺。“辨性情，考方俗，形容万类”，做到“目之所视，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艺精后，游于吴越苏杭。及到崇祯初，改名换姓回到家乡，在通州城内柳家巷中的城隍庙里说书。以后又依王佐故事，说书于左良玉军中。比他晚一辈的范国祿，在



南京尝遇柳的徒弟居辅臣，居索诗，范在诗中忆及居辅臣师傅柳敬亭曰：“南国已无芝麓客，故乡曾有敬亭翁”，“直到烈皇初御极，五狼发迹名始扬”，“我尝掩泪望余西，柳家巷口夕阳低”。诗中的“五狼”是通州的代称，“余西”是柳敬亭的出生地，“柳家巷”是他献艺成名的地方，即今南通寺街内。

王坦承家学，精音律。尝听父辈言，始皇焚书，《乐经》遭毁。琴家立调，命名多与谬，琴律失传久矣。王坦发愤研究，精思阐发，探赜源流，而著《琴旨》四卷，被当时大儒焦循称为绝学，直造精微，足补《乐经》之缺。书入中府，即入三十二经之列。

三百年后，通州又出一名琵琶大师沈肇洲，原籍海门，初任通师教习，时通师琴房面对濠河。沈肇洲后任东南大学及河海大学国乐教师，著有《瀛洲古调》和《音乐初津》等书。孙中山在南京时，曾慕其名特邀为之献艺。又有一位古琴大师徐立孙，从沈肇洲学琵琶，更从山东诸城王燕卿学古琴，学艺精深，编著《梅庵琴谱》、《梅庵琵琶谱》。1929年与邵大苏在通创建梅庵琴社，1953年献艺于京城，被誉为中国四大古琴家之一。

濠河，既有浣纱村姑的淳朴素淡之美，又有苏门学士的文华流彩之美！

（张松林撰）

明清园林寻踪迹

明清时期，通州城内的园林也可称彬彬之盛，有其特色。

据史籍记载，通州明清时代大大小小的园林有数十座之多，延至今日，绝大多数实物已湮没于历史长河，仅留其名目了。此处依据志书和古代诗文留下的信息作一搜索，虽为浪花朵朵，仍可略窥一斑。

通州明代最早的园林是溪山书屋，据载，位于濠河之南。这是诗人邵棠的读书处，也是当时文人聚会赋诗论艺的“活动中心”。

明代中叶，通州凌相、凌楷兄弟俱中进士，曾任京官。而其通州老家则有不少小型园林。《崇川书香录》载，凌氏兄弟除了在狼山西麓筑有“龟田书屋”之外，在濠河之旁也筑有“梦鹤轩”。由于主人钟爱吕四丹顶鹤，后来家鹤飞去不归，主人思之神伤。一日梦中见鹤归来，醒来大喜，而筑亭志之。时诗人张金作《梦鹤轩为西坡凌先生赋》云：“放鹤亭前鹤尚飞，杖藜人去不曾归。似闲回首瞻云香，并觉伤心入梦微。鸟岛有情何日断，白头能养此生违。划然挂起山窗月，月冷霜残泪满衣。”凌相不但自己饲鹤，而且还送鹤于同好者。王阳明曾得其相赠一对吕四鹤，并作有谢诗一首。



青阳馆，又名禅栖别业，位于城北，约在今通中校舍东侧，明代陈大震筑。时人卢纯学有诗云：“青阳馆高白云边，鹭岭初晴塔影悬。石上藤萝晨带雨，窗中梧竹暮生烟。孤琴问谁长廊下，浊酒淹留落日前。握手几回怜聚散，月明相对倍凄然。”新中国成立前，旧园曾为科学家冯翰飞所居。当时还能见到数百年前故旧园林的假山石根，残留的池塘及一棵依旧枝繁叶茂的古树。和青阳馆同时期的还有云深馆，遗址在今医学院内，原为四明沈嘉则所筑，万历年间为凌兰购得并加扩建，增有万井台等景观。园中饲鹤一对，因取唐人诗句“云深不知处”中两字命园名。小主人凌录入清不仕，以布衣终老。他一生读书、著书于园中，当时与范国祿、杨麓并誉，有里中“三祿”之称。他又工于昆腔，和李渔交往，酬唱颇多。他和陈纯、陈完都是昆曲在通州流行的推手。其时，云深馆亦成了文人咏觞之佳境。陈纯、葛增、凌飞阁等地方文人常聚于此。屠隆在《云深馆》诗序中大为赞赏曰：“主人归而筑云深馆，怡情花木，观志图史，客来飞觞，客去晏坐，风之翛远，真堪与桑翁把臂入林。”此馆与东寺相邻，又与宝塔河相近，濠波淼淼，梵音声声，时见南山，时闻玉笛，如世内方外，雅景无限。诗人陈纯《过云深馆诗》云：“别业邻萧寺，行云度梵音。高僧来说偈，幽鸟下鸣琴。世路风波远，山林岁月深。闲居堪自适，樽酒一长吟。”凌飞阁有《云深馆避暑泛仓河作》云：

“日日持觞醉碧萝，兴来移棹入深波。孤城鼓角风前断，万井楼台月里过。旧事留传河朔饮，新声翻艳弋阳歌。谁家玉笛吹杨柳，秋声俄惊此夜多。”凌录亦有佳句云：“月出夜寥廓，香空定众心。碧落墙外影，白界石角阴。疎酌怜荷小，清言向竹深。忽看双鹤起，移坐露华侵。”

州西有包壮行所筑石圃。包壮行为明进士，官工部主事，其人多才艺，入清不仕，以筑园、制彩灯为乐。其制灯彩，有花卉树木，有狮凤鸟兽，有老少人物，有亭台楼阁。其

材，有用纸，用绢，用角，用蛇蜕蝉翼。时人称：“绾金翦彩艳朝霞，绝胜徐熙没骨花。”当时闻名江左。至清代，仍在扬州人口碑中。如仪征诗人咏扬州土俗时还说：“扬州灯市，辕门桥极盛，缕彩为人，穷神尽态。明季有包壮行者善制灯，故至今犹称灯包云。”其制假山，精心构思，以求高雅自然。其取材不用太湖石，而取家山五狼紫色石。包说：“洞庭之滨，灵璧之下，石多奇巧……江南豪右之家倾材至于争斗。吾好朴，将以训子孙。故亡国富家之所好不存焉。江岸五山石，类有道者。端峭矩厉，俗人例不观，皆以朴故。其石取诸狼，从所好也。”其筑假山，配以草木，疏密隐露极有境界。尤其所搭假山洞多呈拱形，且有变化，大江南北多仿之。至今常州园林尤有记载，称“壮行山洞”。

明代后期，通州园林尤以号称“淮东第一园”的珠媚园最为精美。其园故址位于今建设路北片。主人顾养谦，字益卿，号冲庵，嘉靖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右佥御史，巡按辽东任薊辽总督。守边尽力，治边有方。由于备受挤压，五十多岁告退还家。当时李贽读了他的辞职“疏”而为之不平，曰：“文经武略一时雄，万里封侯运未通。肉食从来多肉眼，任君击碎唾壶铜。”就连后来降清的钱谦益也不得不承认，在明万历中，“海内缙绅倜傥雄骏者”当以顾养谦为“首”。可后人修明史却没有将其列入正传，是为当今许多学者所不满的。

然据史料记载，珠媚园十分可观。园中极尽池馆花木之胜，楼台亭榭典雅，山石溪桥幽美。园内正中为“花对堂”，堂前有两株高大紫薇树，树干若虬，老根盘曲，奇拙古老。中间立有一巨大太湖石，亭亭玉立，若翩翩佳丽，主人名之“美人石”。此石曾遭清末通州总兵弃于福山江干，历尽劫波后被张謇发现，安置于今博物苑内。花对堂后有荷池，水泱泱而清冽。环池植柳，间以桃树。灼灼桃花盛开之时，岸上犹如红云驻园，池中万荷开时又妖娆万分。临晚，华月初上，池



中水獭泼水，更显幽绝。园中还有奉舆堂、蕉石山房、兰密室、掬月轩等花厅池馆，均以曲折长廊迂回连接。园中筑有土山，土山上植以梅树、桂树和修竹，复引池水绕之。梅花开时，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清风过时，篔簹簌簌，琅琅有韵。或中秋置酒桂下，邀诗友赏月，竹影婆娑，桂子飘香。或小阁临流，可仰首白天，可俯视清波。园内还蓄养梅花鹿两头，吕四丹顶鹤一对，鹿鸣呦呦，鹤唳于九皋而鱼潜于渊，如去市廛之浊而得山林之清。其实园主并不想屏迹山林，留恋诗酒。当时边庭多事，他文武兼备，仍企盼复出有济于世。然而终未被用，只能愤慨郁勃，以烟霞之趣聊解心中块垒。



美人石

到清代，珠媚园几易主人，然水木清华，风采犹存。道光年间，钱咏来通游珠媚园，有诗云：“一湾春水曲通池，池上桃花红几枝。”“探幽莫讶淮东少，如此名园自不群”，“朱廓寥落暮云多，满径苍苔伴薜萝。置酒恣恣人欲去，紫薇花发再来过”。他著《履园丛话》一书，为天下名园作记，更没有忘记珠媚园。

珠媚园历经三百年后，已是园破景衰。张謇看了之后感

叹道：“珠去川难媚，碑残字仅存。奉輿堂前事，怆绝不堪论。”宣统二年（1940），他接受了破园，将它改造成“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后来又改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清代通州的名门望族也多有园林。

渔素园在州南，钱岳著书处。懒云窝在城东，顾国琬父子吟啸处。逋园在城西，保时所筑。异梅轩在州之五步桥，轩内有一棵老梅，花期早、时间长、花朵繁，主人万德象深感奇异，心甚爱之，而名轩名“异梅”。

苍翠园在城北，即今四步井的东南角一片，原为包壮行别业，董其昌曾为题额曰“苍烟翠雨”。园内有一座十分雅致的小楼在青绿丛中，因称“苍翠听雨楼”。延至清代乾隆后期，通州出了一位状元胡长龄，买下此园。胡长龄于嘉庆初回乡服阙，乘机将旧园加以修缮扩建。假山稍作整理，老树配以窠石，池塘四周环植芍药。一条小溪绕墙而行，溪水径通石桥，直向园外朝西而去。园中曲槛迴廊，溪水潺潺。原有听雨楼改修为听雨堂，增筑小亭与读书堂。读书堂周边种修篁千竿，琅玕摇绿，书声琅琅。楼台亭榭整齐，林木花卉扶疏。因改园名为“绿荫园”。园近有光孝塔，铃声磬声悠悠而来，鸟喧雀跃时时相闻，倍增园中之清幽。胡长龄在乾隆朝为礼部尚书，不与和珅为伍，清廉自守。胡长龄在家服孝期满，回京复职，此后很少回乡，但思乡之情仍时时流露于诗文之中。在他的《三馀堂存稿》中，有《四时词》描述故乡风土；有《霁峰园杂咏》写遍园中十二景。《家园杂忆六首》更对绿荫园一往情深，其诗云：“我家小筑城之北，细水春流直绕墙。行过石桥西畔去，丛篁深覆读书堂”，“老树映山覆为门，窠石丛丛贴树根。自别草堂人日后，关山细雨入梦魂”，“池南池北芍药田，每到花时锦障连。此景年来纷入梦，丰台日费买花钱”，“湘帘不动水沉薰，翠湿衣襟半是云。惭愧当年曝腹客，风檐日晒喝香芸”，“秋来灯光夜青荧，独宿空



堂听雨声。不觉林间黄叶满，晴窗先受夕阳明”。

通州代有诗人出的范氏也是大户，并非张謇所说“十代诗人九代穷”，当时也是缙绅。明末，范凤翼筑退园，并有隐杨别墅，山茨社在城北，近北五山处。其子范国祿又在园中筑十山楼、奈何斋等。范氏父子结“山茨诗社”也极盛一时，南北诗人多有聚会。特别李渔回乡，诗社中人物多有泛荷联吟之雅。后来国祿子范遇又筑了旷寄轩、片石可语堂等。园中古木参天浓荫满院。园外有水田荷塘。范凤翼《山茨社》诗云：“海鸟与人近，山云去屋低。雨晴相放犍，村静午闻鸡。契道群真集，桑逢士圣迷。夜来筒金篆，光怪似燃藜。”又有《初夏山茨》诗云：“白鸥亲散客，黄鸟学歌声。不识春余几，满篱花弄晴”，“剩有残花在，能堪载酒迟。网鱼分鹤俸，麦饼倩僧炊。窗树层层碧，居然画里诗”。

清乾嘉时，通州还有冠芳园，在城西，马宏璿筑。爱日园亦在城西，其前身原为江一鱼故居。诗人屠隆曾为之题额“鸿宝堂”。后为凌东京购得，时园中有古桧一株，树身大可合抱，枝叶垂荫满院，为宋代物。凌氏遂增筑一亭曰“枕桧山房”。之后园又归保赓所有，又增筑浣云阁、清湘舫。其孙保希贤又将揖翠楼迁建于园中，遂改园名曰“爱日”，并缀十二景，延人绘图题咏。园中古桧，至20世纪早期犹在，诗人周君琦尝云：“城西有古桧，老态踈且憨。”其园旧物，如当时州官唐陶山所书“爱日春长”横幅，诗人周绮春、白懋初、徐湘浦等人的联吟诗歌手迹，如今尚存。到民国初，还有文人如张峡亭在此旧园设“大镛诗社”。

通州保姓一支保培基兄弟，多才多艺，所筑艺园，迴廊曲径，峭石壁立。郑板桥书有“无数青山拜草庐”一横匾，置于堂屋。城西又有双薇园，故址在今健康路球场处，时以园中有两古老紫薇而得名。主人丁有煜，号个道人，诗书画均有精深造诣，与李方膺、金冬心、李复堂、高凤翰、罗聘等

均有交往。同时还有李方膺的梅花楼，建于雍乾时期。其楼周围植梅三十株，在通州城内堪称大观。李方膺是“扬州八怪”之一，平生爱梅画梅，有题画诗曰：“铁干盘根碧玉枝，天机浩荡是吾师。画家门户终须立，不学元章与补之。”李方膺画梅的灵感，不能说与故园梅花无关。三十年前梅花楼犹在，木结构，后被拆。

清代后期还有鸥波舫，位于州西南，在前州官王藻的奎光阁原址上拓建而成。园内有养云轩，以九曲迴廊为幽趣。

明清时期，除了前面提到的之外，还有如东园、西园、醒园、近园、石园、素园、皆春园、绿竹园、宜适园、芳润园、霞蔚园、丛桂园、方壶逸园、淡旨园、秋香园，等等。另有轩、馆、舫、山庄、书屋，如双莲阁、渔素阁、古翠轩、万绿山庄、渔山书屋、两泉书屋，等等。规模大小不一，景物也各个不同。

民国之前，所有园林都是私人的。1908年，张謇到日本考察实业、教育的同时，也留意到图书、博物以及公园等事业。他回国后不久，就创办了一座开放的公众之园——南通公园。公园在濠河边，以五座各有特色、各具功能的小园组成，实际是围绕在濠河一端的五个微型风景区，又像五朵鲜花装点南通城西南片。不过，这已不属明清时期范畴，而是近代的事了。

明清时期，通州的园林虽说逊于苏州、扬州等地，但也有自成面目、自具特色的地方。曾有人评述南通园林：“到处楼台观山景，自然花木补春秋。”其园林设计，往往打破园林本身地盘区限，而充分借用外界山河树木以及日月星空为补充，将内景与外景巧妙地对接融和成一体。这种由一园之景向外拓展和延伸的创意，更具空灵之美。

遗憾的是，这些园林几乎都废圮无存了，人们只有在文字中回味历史了。

（凌君钰撰）



情有独钟乃啬公

近代伟大的教育家、实业家张謇先生对南通的濠河情有独钟，精心打造，提升价值，为今天富有魅力的濠河风景旅游景区奠定了基础。

赞 美

张謇（1853—1926），号啬公，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政治家、慈善家，又是治水专家和中国近代城市建设第一人。他以幽美的文字对南通的濠河极力赞美，称南通“方七千三百余里之县，二里之城，而濠广与城等加赢，川回渎注，喻嘘江淮，冲灑潭沲，泓演而浩博，盱衡数十旁县，惟南通最”。张謇说，南通濠河的面积与城区相等还有余，它逶迤曲折，深处如龙潭，狭处似水湾，宽阔处泓演浩荡，犹如汪洋一般，形同湖泊。环顾数十县的护城河，唯有南通的濠河为最独特而幽美。

张謇还进一步对濠河不同时节的景色，进行了详细的

描述。春秋季节，濠河“时乎和春霁秋，烟朝月夕，微风动波，映树明瑟，凫鸥翔泳，若在镜中”。濠河光风霁月，朝阳薄雾，贴着水面，袅袅徘徊；月夜河水，清波荡漾，微风拂拂，吹皱了千顷碧水，波光粼粼，引人入胜；艳阳朗日，河水映照得天光云影，并有河畔的绿树青茵，在宽广的河面上空，不时有成群江鸥盘旋于此；朝夕之时，迷人景色，尽收眼底，如若明镜。隆冬时令，“时乎霸风夜号，朔雪晨缟，澜波撞塘，声澈岸屋，山林塔宇，夸堞参差，迤迳平原，寒光莹汉：综四时而不同，亦东南之胜会也”。张謇笔下濠河的冬天，在我们的眼前展现着一幅北风呼啸，大地上初冬瑞雪，洁白绵绵，犹如丝绸一般；汹涌的波澜，冲击着河岸，伴随着风声响彻四周，加上山川树林、古代塔宇、参差城墙，是迤迳在江海平原上的美景。总之，濠河景色，四季而各异，是我国东南地方的胜景。对濠河的一番赞美和描绘，反映出张謇对故乡南通怀有的深情厚意。他也因为这种情意进而珍爱濠河，妆点濠河。

呵 护

张謇由赞美濠河而珍爱濠河，呵护濠河。1894年状元及第的张謇，从翰林院辞官回籍，走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在创办实业实践中，张謇将工厂办在远离濠河6公里以外的唐家闸农村，在客观上也保护了濠河不受工业的污染。他所创办的我国第一个民营企业集团——大生集团，没有一座工业生产的企业设在濠河之畔。他在南通实践工业化的同时，保持了濠河的宁静、整洁、清流的良好生态环境。当年的濠河曲水回环，绕城而流，仍担负着防御、排涝、运输



和饮用的重任，仍有提供市民生活用水的功能。

1911年春天，南通遇到百年未有的江水泛滥，一直淹没到西门，是年由张謇筹建了保坍会，在进行护岸抗灾，筑榵保坍的同时也保护了濠河，还疏浚了城山河，重修了通济闸，确保了濠河与长江的畅通，以利于保持濠河水质的清澈，水生资源的繁衍，环境生态的平衡。可惜的是当年的城山河现已断流。

1915年，张謇主持的南通县清丈局进行全县测绘时，对濠河进行了全面测量，从此以后的濠河有了完全科学和确切的数据，首次以精确的面貌反映在图录之中，载入史册，让人们在地图上欣赏这一神秘东方少女头颈上的翡翠项链。

妆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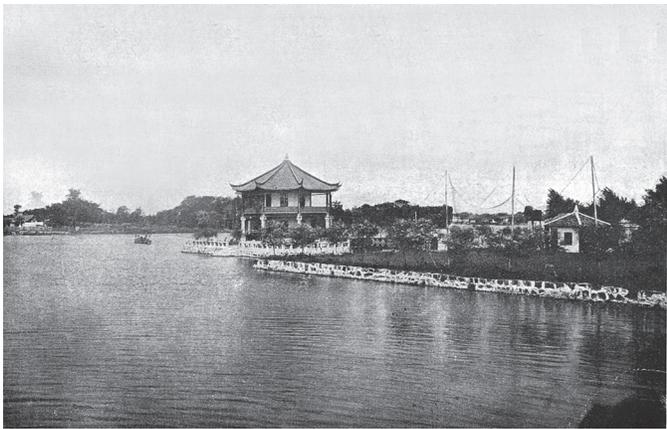
张謇对濠河的情怀，反映在他利用西南濠河天然优越的地理条件，对濠河进行着重妆点打扮，创建东南西北中五个公园。他认为：“公园者，人情之囿，实业之华，而教育之圭表也。”其意是说公园是人们联络和交流情感的地方，是衡量实业是否繁华，教育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志。他又说：“实业教育，劳苦事也，公园则逸而乐。”所以利用“濠惟富水耳”建公园，以达到“偿劳以逸，偿苦以乐者，人之情。得逸以劳，得乐以苦者，人之理。以少少人之劳苦，以多多人之逸乐，不私而公，人之天。因多多人之逸乐，奋多多人之劳苦，以成无量数人之逸且乐，进小公而大公者，天之人”。张謇建公园是从民生观念出发，创造一个宜居的良好环境。在工人集中的地方唐家闸建了公园以后，在城内首先建造北公园。

北公园位于西南濠河的北岸。1917年，张謇在原有绿

地的基础上新建北公园。门北向，入大门后，进左为大弹子房、汽枪室及量力镜；进右七八亩草坪，旁植松桧、杨柳，坪西建有公园一桥，通行一亭，名为观万流亭，八角形，分上下两层，因为此亭建在一个水汊上，四面临水，围种垂柳数枝。

《二十年来之南通》一书的作者陈翰珍将她比作杭州的湖心亭。亭内有张謇的一联云：

百年于人亦何有
一水之会新筑亭



观万流亭

该亭与公园有桥相通，此桥谓公园一桥。亭外常泊有一游舫，因购自苏州，张謇即命它为“苏来舫”。他有闲暇时，邀集或者文人雅士，或者知己好友，一面畅游濠河，欣赏濠河的自然风光，一面吟诗作词，互相和唱。张謇的题联云：

合遣桓伊三弄笛
谁费笠泽一床书
又云：
诗合江湖集
人疑书画船



1919年，张謇得知金沧江为国难忧虑，心情不好，以中秋节之夜，由三兄张簪和其子孝若等人陪同，邀约金沧江乘坐“苏来舫”泛舟濠河，“用东坡看潮五绝句韵”，赋诗五首，其中有云：“画船觞客快清游，白发当风映黑头。酒畔不须惊世事，沧江东去汉西流。”诗意谓掌握了自然规律，就不会被世事的变化而有所惊恐和悲伤。张謇就是利用公园的自然风光作为与友人交流、联谊和休闲的地方。1923年七夕节，张謇邀客乘舟夜游濠河，并写诗二首留在游舫上：

漩渊淮水日趋东，浮著孤州玉镜中。
应笑画船新月底，贪看星汉白头翁。
箫鼓中流伫桂桡，长空灵鹊自成桥。
而今始信神仙拙，不借天船趁晚潮。

那艘“苏来舫”就是张謇开创濠河旅游的最早游船了。“苏来舫”成为今日在濠河上各种游船的始祖爷，南通现在的各种游船是第二代的游舫了。可惜的是1938年日本侵占南通后，“苏来舫”就消失了。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初建南通文化宫时，观万流亭被拆毁。它们仅仅保留在历史的照片之中。当年的北公园美景，有歌描述：

公园好，第一北公园，浅草平铺沙粒粒，青松夹道影圆圆，笑语水边喧，凝眼望，林屋一时添，弹子房深蕉叶暝，网球场广柏篱宽，更上水西轩。

当年的北公园于1950年建成“南通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由陈毅元帅题写宫名。

东公园位于西南濠河的东侧，北公园往南步行数十步，通过公园二桥，即现在的文化宫桥，现有婵娟窈窕犹如嫦娥降世的一对仙女石雕像，即至东公园的大门，门西向，她们高高婷立在公园大门两侧，恭候人们入园。园内设有滑步台、秋千、走梯、球场等儿童玩耍设施，是儿童与妇女的游览之处，故也称儿童公园。东公园的西与北面紧临濠河畔，

植有垂柳桃李，绿树成荫。20多亩的公园成为市民纳凉、聚会的重要空间。张謇创办的中国影戏制造公司的摄影棚也在公园之内。东公园当年的盛况，有东公园歌得到反映：

公园好，第二数东园，才过画桥数十步，一双仙子立云端，两两斗婵娟，风暖日丽草芊芊，一水烟香飞蛱蝶，半园树西隐秋千，争惜艳阳天。



东公园

20世纪30年代初，此处设有教育馆，并建大楼一座，由于那时国民政府强调建筑的民族特色，所以此楼采用中国传统的“大屋顶”，成为南通30年代典型建筑。可惜此楼在二十多年前的濠南路改造工程中被拆除。现在因历史的变迁，东公园已面目全非。目前是南通市总工会、中国人民银行南通分行办公地和一部分绿地。唯有上了年纪的人知道这里曾经是东公园的旧址。

南公园位于西南濠河的南端，从东公园西南往西数十步，穿过公园三桥，即现在的南公园桥，一个绿洲出现在眼前。它四面环水，有东西两条长堤为通道，后来西通道开挖



闭路，只剩东路可进出。小洲之北，两路之间有一荷花塘，每年6月，满塘荷叶，高低参差不一，绿叶间盛开荷花，娇嫩鲜艳，花蕾亭亭玉立，含苞待放，迎面清香扑鼻，行人无不止足观赏。园内建有与众堂，对面紧临荷塘，南端原为一座名为“巢翠溪堂”的平房，张謇于1920年为其三兄张督七十大寿改建成二层楼房，取名为千龄。楼有张謇一联：

南园此会，七十不稀，合坐相看诸叟健

东坡故事，重九可作，明朝况有小春来

旁另有跋说明缘由。“东坡在岭南，因其气候不常，谓有菊即重阳，十月初吉菊开，乃与客作重九。南通重阳亦未必有菊也，退翁今年七十，以九月三十日诞，然今九月乃只二十九日，为集六十以至八九十岁乡里知旧二十八人会饮以为公乐。主客都千五百有余岁。适南公园楼成，遂以‘千龄’名观，盖居高视远，观之之义至尔。”

关于张謇建造千龄观的目的说得很清楚：“仆一以敬兄，一以增公园景物。敬兄，弟道也；增公园景物，公益也。尽我私而公寓焉，私暂而公久焉，此仆意也。”千龄观后来成为南通敬老的重要场所，在此有为百岁老人贺寿的事例。平时供游人品茗，夏季乘凉，是市民的好去处。

千龄观后有荷花塘，前有与众堂。堂内有张謇集句联：

有底忙不来，白日青春，花开水满

且应醒复醉，倾壶倚杖，燕外鸥边

堂中悬有不少褒奖匾额，两旁悬有中外人士捐助南通教育慈善事业的名单，堂前植有各种花木，堂后为钓鱼台，下临南濠，濠水澄清，游鱼可数，台上架有实木栏杆，其间植有垂柳，远可望五山胜景，近可观平静似镜的湖光之色。钱嘯秋老人将它比作西湖之平湖秋月。南公园歌所描绘的景色：

公园好，渺飘望南园，一片风漪何浩浩，南山飞翠落樽前，天水荡无边，留茗坐，应记晚凉天，水满花开吟好句，酒

醒月出亦茫然，欲去总留连。

1924年，张謇在千龄观为百岁老农陆兆华贺寿，希望以此培养人们的敬老意识，此事曾轰动一时。

1926年张謇去世，但公园仍正常对外开放。

1928年，南通民众教育馆成立，以东公园为民教一馆，南公园为民教二馆，后者亦称“美术馆”，业务偏重美术教育事业，经常利用主体建筑举办书画展览。

1938年，南通沦陷，南公园被侵华日军侵占，民教馆业务被迫中断。

1946年1月15日，驻通日军投降，南公园由国民党受降部队占用。2月16日，民教馆馆长具呈南通县政府，请求发还南公园整体。当月26日，驻军将南公园退还民教馆设立复馆筹备处。

据当时《东南日报》报道，此前该馆馆长已开始各项工作：“（一）交涉收回馆舍，（二）收集散失馆具，（三）查报战时馆内财产损失，（四）调查殉职员工身世及家属状况，俾便报请政府褒恤，（五）调查本县社会状况。”至此，则更“招工测绘图样，估计修缮装修及添置施教设备价值，编造复馆预算及施教计划等”。这说明其时馆舍基本完整，并无房产的毁亡。

南通解放初，为组建南通市总工会，市委将南公园和东公园划拨给总工会使用。南公园在南通解放初到1958年改为南通地委招待所之前，一直是总工会宿舍和一些部门办公的地方。

1958年3月，为改作“南公园上宾招待所”的需要，由南通市建公司104工段承担“修建南公园原有大楼和全部卫生设备安装”的任务，并且“原计划打算仅在原有建筑物上修建和增加卫生设备，但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原有建筑物地搁栅有腐烂现象，可能会影响质量；另一方面，增加了卫生设备后，



减少了原有房屋使用面积，因此由修建改为拆建，并增加了平房、传达室、大门堂、石驳、水塔、厨房和暖气设备”。工程原计划“4月30日全部完工，但实际完工时间延至58年12月底”。南通地委有关部门为此形成《南公园修建检查报告》。

南公园作为南通地委招待所先后接待了刘少奇、叶剑英、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南通老百姓中留下了难以忘却的政治记忆。这更加重了南公园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

2012年2月12日，南公园改造工程开始打桩，再过一年时间，一个崭新的南公园将出现在风景区，通过改造恢复南公园当年的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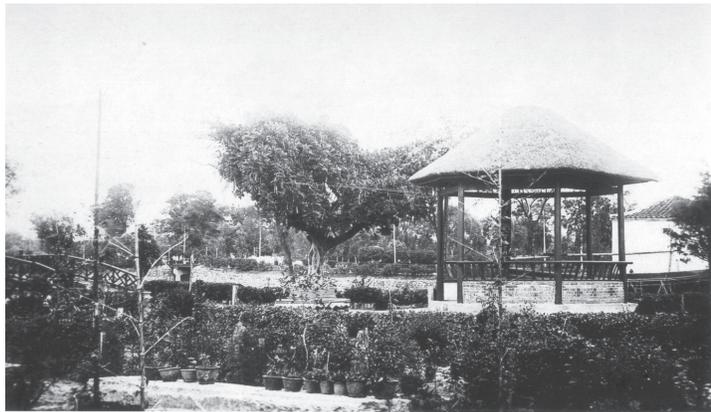
南公园

西公园位于西南濠河的西畔。从公园三桥沿着南公园路往西走，在桃坞路东首的一片绿地，原是西公园旧址，当年围以空花矮墙，立石牌坊，上有张謇所书“西公园”三个字，下有铁栅栏门，铁门上有隶书“公园”两字。园门两侧各建有平房二间，为管理人员所住，入园直通中公园木桥。张謇在西公

园广植花木，布置曲折通幽，尤其濠河之畔多植垂柳，排列有序，幽雅有趣。当春夏之交，柳树成荫，百花齐放，别有洞天。内有一茅亭，谓白西亭，亭后有古老紫荆藤，弯曲有趣，绿叶红花，格外迷人。亭北为宽广之游泳场，夏天戏水如鱼跃，为市民创造活动空间。西公园北侧原有俱乐部宾馆，坐落在濠河之滨，中西合璧，造型端庄，雄伟气魄，与五公园交相辉映，是濠河上的又一个亮丽的风景。1922年，中国科学社的年会在这里举行，与会的许多著名科学家就下榻于此。昔日公园歌这般吟唱：

公园好，最好是西园，游泳何妨非广汉，浴身何必定温泉，池水碧微鲜，池子外有个两宜船，倘要烟波思鼓楫，不妨便当竞漕看，夕照满河千。

因历史的变迁这种美景已经不复存在，目前仅是一片公共绿地而已。



西公园

中公园是建在西南濠河中的一个小岛上，四面环水，周边以石驳岸，筑有楼台亭阁，假山回廊，外侧绿柳成荫；内侧梧桐庭院，曲栏花坛，四季有花。从西公园东侧有一桥相



通，该桥为公园四桥。进入中公园沿南河边林荫道向东河沿一路花草不绝，山石为路牙。公园大门南向，门外有一小广场，河边为水码头，供游客划船之用。一进公园大门，就可见“中公园”三个大字。进门后先见有一个假山，面山而立者原为奎光阁之故基，俗称奎星楼。张謇慨其廊庑圯败，屋舍卑仄，乃别建重堂高阁。楼下为戒旦堂，三个字为张謇所书，侧有跋云：

日见地上为旦，明也。堂东向，承旦之明独先，故西域称葱河以东曰震旦。鸡鸣之诗士女昧旦，即相戒以事，不负此旦矣，嗟我士女，徒游乎哉，名是堂以晓之。

堂内陈设各种棋具并可进行乒乓球等娱乐活动。楼上三开间，中间祀有魁星泥塑像，持笔踏鳌，栩栩如生。左室曰奎南，右室曰奎北，均陈列古碑字帖及佛经，奎北之右为南楼，集褚遂良书，内悬张謇楹联：

远山长江，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大观备矣
良辰美景，赏心乐飞，友朋二三，共尽此娱

南楼之下为宛在堂，张謇的题联有：

陂塘莲叶田田，鱼戏莲叶南莲叶北
晴雨画桥处处，人在画桥东画桥西

堂内有安乐旋车及活动马，供儿童嬉戏。南楼之前为水西亭，之后为适然亭，亭匾上有跋语，大意是说张謇考取进士，州人欣贺，将亭取名为果然。他思此事，适偶然耳，故改名为适然亭。亭匾旁有张謇一联：

世间科举与风汉，
楹外云山是故人。

亭为二层，楼上四壁悬挂名人像，内置有各种乐器，供人演奏；楼下凿坏室，张謇也有联语：

造化既以我为坏
智者所恶为其凿

室内陈列慈善公益事业的照片。室前砌有假山，山侧为养云轩，轩前也有假山。它由太湖石和宣石砌成，山上刻有张謇建园记，记载山石的来历为盐垦公司所捐，此外均为张謇、张謇弟兄所捐。这个假山还有部分遗存，虽已非当年盛况，但建园记和一部分山石尚保留至今，以此见证当年的公园创建。它们已成为五公园唯一的遗存了。轩楼之上曰“回碧楼”，张謇也有联：

拟掇好山分坐住
更添画客倚栏看

顺楼左折而向前为石林阁，阁之左侧为嘉会堂，是南通自治会会议室，门楣上有张謇语：

子桓南皮尽宾宴欢，丝竹并奏，觞酌流行，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

逸少东郡序修禊事，仰观宇宙，俯察品类，后之览者亦将有感斯文

嘉会堂楼上即清远楼，集王羲之书法，内悬挂各个盐垦公司和各个工厂的照片。张謇也有一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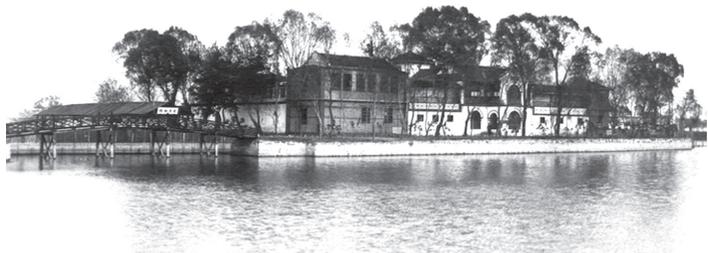
奇伟秀绝，乃在下州小邑之僻
天高气迥，尤与中秋观月为宜

中公园的花木之佳，假山之好，位置之良，尤为突出，正如中公园之歌所述：

公园好，最好是中央，漠漠四围云水里，参差几处露红墙，隔岸遥望，齐拍手，今日喜非常，嘉会堂中宾客满，古魁楼上国旗扬，军乐听洋洋。

中公园已非当年场景，虽然仍是四周环河，可公园四桥已不复存在，改为南端筑堤通行，以上老建筑均已成为历史，但仍保持着公共空间的功能，有少儿培训中心，更可贵的是还保存着张謇建园记遗存。

张謇在西南濠河上所建的五公园，营造了一个充满高雅



中公园

之文化气息的环境，努力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五个公园是濠河畔的花朵，最重要的人文和自然景观，赋予濠河新的生命，新的内涵，提升了濠河的价值。这是濠河成为精品景点的最重要因素。

五公园的建造，张謇甚为得意，写了《南通公园歌》：

南通胜哉江淮皋，公园秩秩城之濠，自北自东自南自西中央包，北何有，球场枪垛可以豪。东何有，小儿可以嬉且遨。南可棋饮，西可池泳舟可漕。楼台亭树中央高，林阴水色上下交。鱼游兮纵横，鸟鸣兮调调。我父我兄与我子弟于此之逸，于此其犹思而劳，南通胜哉超乎超。

张謇的描绘，在我们眼前展现一幅幅当年濠河周边的美景和生机勃勃的祥和生活场景。

利 用

张謇除了在濠河上建公园以外，还利用濠河优美的自然生态和幽静的良好环境，在城南濠河之畔建立文化教育区域。张謇为了适应建设的需要，进行了填土、筑堤、造桥

的工程。在西南濠河上建公园时，从北公园至东公园原无路可通。张謇筑堤建桥，该堤南北方向为纵堤，该桥为公园二桥。张謇在《南通公园记》一文中说：由是跨濠为纵堤，而梁其上，通之为东公园。东公园与南公园之间，原来也无路可通，也是张謇建公园时，在濠河中筑堤架桥，那个堤东西方向称横堤，那个桥称公园三桥，在堤岸边广种柳树进行绿化。无怪乎陈翰珍将一纵一横两堤比作为杭州西湖的苏堤和白堤，可见环境之幽美。

东南濠河一向广阔。在古代更是汪洋一片，无路无桥，靠渡船通行。早在1902年，张謇要在千佛寺旧址上废庙兴学，而千佛寺原址建在东南濠河中的一个岛上，四面环水，唯有南面有一道狭长的堤岸通向三元桥西堍。张謇要建通州师范学校，必须加大通道，由此进行筑堤，从三元桥西与如今的南通大学启秀校区之间筑成一道堤，此堤称为南堤，堤上架桥，此桥称启秀桥，从此打通了与西侧的通道。千佛寺旧址地方有限，建师范学校，缺少学生的活动场地，张謇又在千佛寺旧址南端担土填河，以13000立方的填土工程变水域为陆地，成为学生活动的一个操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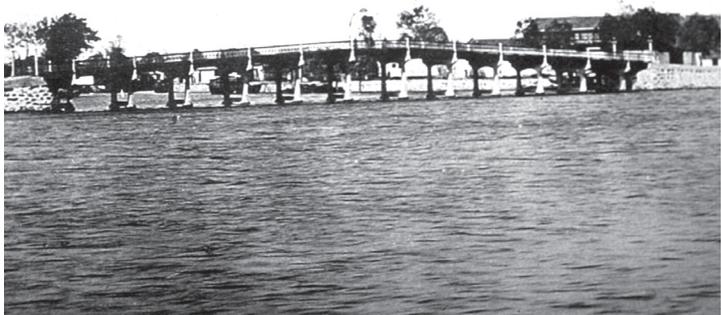


南通师范学校远眺

南通在民国初年，城区交通大为改观，然而城河带水，迴护湾环，苟使行人临流阻足，望洋兴叹，犹未便也。虽城



之西偏，旧有起凤桥，衔接城南，可取道穹远，至城南者往往绕城而行，举足越越，市民无不盼望能建一桥以免绕行之苦。1920年，张謇趁其三兄70岁生日，号召南通商会筹集资金，张謇亦以寿仪资助1万元，共耗资1.8万元，历时4个多月，建成长约26丈，宽亦4丈有余，共13个环洞之桥，跨于濠河之上，从此濠河天险变通道。（据包谦六的记载，桥北正对原江西会馆的大门。故老有传说，张謇兄弟的母亲金太夫人当年因投亲不着，在此投河自尽，幸而被江西会馆看门的老人发现救起，帮她找到亲人。以后张氏兄弟对这位老人的儿子特别照顾。建造这座大桥既是便利行人，也寓有纪念母氏劬劳的意思。）因它与西侧起凤桥遥遥相对，故张謇取名“跃龙桥”。该桥不仅便民，使交通便捷，是淮南最长的桥之一，将城南紧紧联在一起，成为濠河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跃龙桥

1905年，张謇还在南濠河畔的植物园基础上，新建中华第一馆——南通博物苑。他是把博物苑视作教育机构来办的。在南馆二楼门厅就有一联：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
多识鸟兽草木之名

该联十分清楚地表明其博物馆的性质，所以长期以来南通博物苑隶属于学校，用今天的话来说，作为学生的第二课堂。博物苑要与通师相通，原来没有路，张謇在这之间又筑堤架桥。这道堤被称为北堤，这座桥即现在的怡桥位置。后来，向北通向东南城脚筑路造桥，该桥就是如今人民公园桥的前身。张謇在城南一带陆续建了图书馆、通师一附、医院、医学专门学校、农校、伶工学社等文化教育机构，成为南通的文化教育区域，为濠河周边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元素，增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成为今天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近代历史街区。

南通向来有“穷东门，富西门，讨饭子南门”，张謇利用濠河的自然环境，在南门外的南濠河一带进行加工和建设，改变了有史以来称“讨饭子南门”那种贫穷、荒凉、落后的面貌，建成了幽静雅致的文化教育区，由琅琅读书声代替了荒野恐怖的鬼哭狼嚎。张謇在近代开始对濠河建设、加工、妆扮，使它变得美丽，增加了濠河的一个新的功能，成为风景旅游的景区，吸引人们在濠河上畅游，在濠河畔休闲。

对南通濠河的美景，赵丹在《地狱之门》一书中说南通濠河的河堤是仿了西湖的；曹从坡在《前世纪的张謇》一文中也认同赵丹的说法，并以当年所种的垂杨柳作证，说它们也是从西湖引进的，所以枝条很细，轻风中也会摇曳。陈翰珍《二十年来之南通》也认为南通“河渠曲折湖泊尤多，真海内难观之地，亦不亚于西湖，故凡身履其地者，莫不目为天下桃源，乐而忘返也”。张謇与南通的濠河，为城市创造宜居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两院院士吴良镛的评论：“张謇先生经营南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濠河是因为有了清末状元、爱国实业家、教育家而更加美丽动人。

（张廷柄撰）



莺歌燕舞唱生态

千百年来，十里濠河不仅曾经是南通这座古城人民的安全护卫、生活起居之河，也是这座城市的生态文明、风景名胜之河。

在她的灌溉和滋润下，沿河流域的花草树木、鱼虾贝类、野生动物得以繁衍生长，形成了独特而美丽的生态文明景观。

南通成陆初期的胡逗洲，是江口海域一块长满芦苇、人迹罕至的沙洲，曾是野生动物、特别是野生鸟类的天堂。

浅水地带的芦苇丛中，“千百为群”的麋鹿、出入茅草的獐子、昼伏夜出的水獭、活泼灵巧的野兔，还有许多种类的爬行动物……曾是这块新生土地的主人。野生的鸟类更是品种繁多、不计其数，温湿的气候、丰富的饵料、隐蔽的草丛，吸引了鹤、鹳、鹭、天鹅、大雁、野鸭、鹈鸟、海鸥等众多品类的游禽、涉禽，有的来这儿栖息、繁衍，有的把这儿作为迁徙途中理想的歇脚之地。因此，滩涂上空时有遮天蔽日的鸟群应是荒岛特有的景象。以猎食鱼虾、鸟类为生的鸮、海雕、鸢、苍鹰、鸞鸟、隼等猛禽也从远处飞来觅食，芦苇荡里的小型鸣禽莺鸟、鸦雀、文鸟、攀雀等，成群结队地

边歌边舞、到处游荡；还有忙碌在水塘里、河沟旁的鸕鹚、秧鸡、麦鸡、雉等，或是在苇草中营窠，或是带着初生的小宝宝练习游泳。野生鸟类的活动，使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呈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



鸟的天空

但是，当移民纷纷来到胡逗洲，众多的流人开始从事海盐的烧制，大量的芦苇被砍伐当做柴火，许多滩涂被围垦造田，野生动物的家园就渐渐地被摧毁了。在长江北支渐渐淤塞，古扬泰高地向东南延伸的前沿如皋白蒲，与胡逗洲相连接以后，黄海渐渐远去，这里的许多滨海性野生动物、野生鸟类必然离乡背井，远走他乡。如丹顶鹤，它的越冬地就向东迁移到更加人迹罕至的吕四一带，那儿就有了“鹤城”的称谓。

不过，大体形的游禽、涉禽虽然渐渐少了，但逐渐繁荣起来的城镇、农村，大片的农田庄园，又会吸引大量食用草籽、粮食、昆虫的野鸟，如麻雀、家燕、乌鸫、白头鸭等鸟类的到来。通州建城时开挖的濠河和联通的河网水系，也形成了具有水乡特点的一个湿地地带，丰富的小鱼小虾也使鸥、鹭、鸕



鹈、野鸭、翠鸟等水鸟成为这一带河道里的常客。城市人家的庭院、农户的家前屋后的树木也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寺庙道观里的古老高大的银杏树，都成了喜鹊、鸦类、老鹰、各种鹭鸟等营窠、育雏的理想场所；还有五山一带的鸟类，特别是善于远程飞行的猛禽，也不时地光顾濠河的上空。因此，古代通州的濠河地带，应是野生鸟类较多的地域。

本地学者曹文麟先生曾在一篇名为《记鹰》的文章中，叙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南通三元桥西长堤之所见。一只鸢鹰突然从高空掠向南濠水面，群凫（野鸭）扑浪四散，鹰猎取其中一只于喙间腾空而起，刹那间飞得无影无踪，令其惊讶不已。这段记载生动地描述了老鹰攫食的本领，也记录了当时南通较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从野鸭的生活习性分析，如果没有芦苇、蒲草等茂密的水生植物，野鸭是不可能栖息在那里的。那时的东南濠河和西北濠河的北部，是比较僻静的地带，河岸长满了芦苇茅草，宽阔的河面上水草丰盛，水鸟喜爱的鱼虾也比较多，因而那些水域的游禽、涉禽也很多。长脚鹭鹭耐心地守候在水边，等待鱼虾游到身边；捕鱼人的小船划进芦苇，常常惊起一群野鸭；入夜，苦恶鸟的啼鸣能盖过蛙鸣，那哀怨的叫声，会传进濠滨幽深的小巷，陪伴人们进入梦乡。

鹰隼必须有可口的食物猎捕，才会在那一带上空盘旋。20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南通城的天空比较明净，如果天气晴朗，蔚蓝色的天幕上经常可以看到在长空飞翔的鸢鹰。鸢鹰是一种体长七八十厘米、翼展近两米的猛禽，可以飞得很高，一般三四百米，有时可达六七百米。它们的视力极好，从高空发现目标就会疾速下降捕获到猎物。当时濠河上空所以常有此类猛禽，是因为有适合它们存活的生态环境，城区的范围很小，距离农村很近，房屋破旧而低矮，街道十分脏乱，巷子里甚至有老鼠乱窜，不少居民的院子里还饲养着鸡

鸭，近郊的树木草丛中也有蛇兔飞禽，这些都是老鹰追逐猎捕的美味。因此，濠河上空常有猛禽的身影，遇上蓝天白云的好天气，吃饱喝足的鹰隼会驾着长风，在南通城的上空参与聚会，那就会看到十数只雄鹰在天顶云端盘旋追逐的壮观景象。

在南通的高大银杏树上，夏秋时节还有一种白色的大鸟在上面营窠生息，南通人叫这种鸟“洼子”，其实它的学名叫鹭，南通常见的有池鹭和白鹭，也偶见牛背鹭。这几种鹭鸟白天在长江边的浅水里、村野的池塘边，或是农家的水田中，寻觅鱼虾、螺蚬、昆虫果腹。那时夏秋的早晚，人们经常能看到鹭鸟从空中飞过，它们有尖利的嘴、弯曲的颈、细长的腿、宽阔的翅膀。白鹭的羽毛是纯白的，池鹭则是白色、赭色搭配的，外观十分美丽。同时，无论是在空中飞行，还是停息在树梢，它们的姿态都非常安详优美。平时鹭鸟的群体不大，三五只、六七只在空中依次飞行，从不像鸦雀之众，争先恐后，喧哗不已。只有台风肆虐之时，曾见数百之众的鹭鸟结成群体，抗击狂风，快速向濠滨的大树上转移。一时间，西门外善应庵、东门文庙大成殿前的大白果树上，骤然间变成了白色一片。

那时，在南通城栖息或经常光顾的鸟类还有很多，最常见的有小巧玲珑的麻雀，喳喳叫喊的喜鹊，低声咕咕的斑鸠，飞到院子里找食物的八哥，还有家燕。春天的清晨，当杜鹃鸟（布谷鸟）一声声“快快布谷”、“割麦插秧”的清脆呼喊，由远及近，越过头顶又由近及远，直至消失的时候，燕子已经从南国归来，开始在濠滨人家堂屋前的横梁上营窠了。它们不辞辛苦地一次次从河滩衔来泥巴，用唾液搅和堆积成坚固的碗形窝窠，不久就在里面生儿育女。雏鸟出壳以后，可忙坏了亲鸟，它们从早到晚张开嘴巴，轻盈穿梭在濠河水面，捕捉昆虫回窠喂养新的生命。呢喃细语声中，雏鸟



渐渐成长为能够自立门户的成鸟。秋风骤起之时，燕子一家会弃窠在悄悄中不辞而别，飞向温暖的南方。杜甫诗云：“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濠河人家把这种候鸟来到自家，看成是吉祥平安的征兆，年复一年热情地接待着它们。

然而，就是这样一条承载着南通历史和希望的母亲河，在20世纪中后期，曾面临过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用水灌溉，70年代鱼虾断代，80年代成为公害。”这是市民对濠河遭侵蚀和污染的形象描写。

那是一个以“数烟囱”而“论英雄”的年代。伴随着一座又一座工厂在河边安营扎寨，濠河工业污染成灾，水质黑臭严重。每天，濠河承受着5万吨工业污水和近万吨生活污水的注入。濠河两岸垃圾成山，违章建筑遍布。很多单位侵占水面，填河建房，致使河面缩小了20公顷。长时间没有治理，河床裸露，淤积物达100多万立方米。昔日的母亲河，难以承受日益加剧的种种折磨，变成了一条“龙须沟”。

改革开放以来，从让水变清、让岸变绿、让城变美，到“城在水中坐，人在画中游”，濠河整治成了历届政府的“接力棒工程”，锲而不舍坚持了三十余年。经过大规模的水质治理和绿化建设，濠河风景区的古树名木更加郁郁葱葱、苍翠遒劲，湿地水生植物争奇斗艳、美不胜收，清澈的河水里常年鱼游虾戏、水族滋生，两岸茂密的林子里则是莺歌燕舞、雀跃鹭飞，人与自然呈现出一派相互包容的和谐景象。尤其是近年来，南通濠河景区的建设者从整体维护城市生态系统功能的高度规划和构建城市的绿色空间，使濠河的生态环境发生了质的飞跃。如今在濠河周边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树木、绿地、花圃、竹林、湿地植物等组成的环河绿色生态走廊，为野生动物、水族生物提供了迁移和活动的绿色通道，实现了濠河生态圈的逐步优化。仅从大量野生

鸟类的回归和繁衍一个侧面，濠河生态文明恢复和建设的成果就可见一斑。

如果以东南濠河的主体公园——文峰公园为起点，可以清晰地了解环濠河绿色生态走廊的总体轮廓和基本形态。

文峰公园是濠河风景名胜区东南片的主要景区，占地150亩，三面临水，园内还有50余亩水面，呈“水绕园、园包水”的格局。该园的最大特点是高大茂密的树木众多，河畔水生植物密集，是多种野生鸟类栖息繁衍的好场所。文峰公园西侧河道过马路是南濠河。

从文峰公园向西北，过启秀桥就到了南通博物苑（原人民公园），这里更是佳木葱郁、鸟语花香之地。过博物苑经高树参天的怡园，便到了濠滨最大、最长的绿地公园——濠东绿苑。此生态绿地分南北两片，沿河而建，绵延千余米，占地超过十一公顷。该绿地处于大片成林的绿树环抱之中，园中又分布了玉兰林、桂花林、樟树林、棕榈林、松柏林、桔林、杜鹃林、竹林等区域性植物群，绿色生态十分浓郁，加之近年来河畔的水上绿化工程初见成效，大面积水生植物生长良好，这里已经成为濠东地带生态走廊的主干道。

从濠东生态绿地最北首的新城隍庙向西，就到了北濠河，这里是濠河水面最为宽阔的河段。经过十多年的精心建设，北濠河两岸一带已是绿树成荫、绿篱成片、花开四季的滨河湿地花园，也是鸟类等野生动物常年光顾的地方。尤其是西北濠滨的金鳌坊、审计博物馆、珠算博物馆一带的亲河现代园林区，更加具有生态特色。经过园林专家的规划，充分利用了沿濠的自然形态，建起了岸上乔木、灌木、花卉、绿草等，错落有致；水上芦苇、茅草、水葱、睡莲等水草丰盛的生态园林地带，成为濠河上野生鸟类，特别是多种水禽常年出现的地域。

与珠算博物馆隔水相望，就是濠河风景名胜区的主大



门——濠西书苑。这里是西濠河生态走廊的起始，从红庙子桥畔茂密的小树林，过观鲤的五亭、双喜亭、友爱桥，到古典园林风格的盆景园，再到西北河梢街头公园，所有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都掩映在一片绿色之中，以垂柳、榆树、杨树、榉树、槐树、红枫等乡土树种组成的绿化带，蜿蜒在西濠河畔，与对岸的滨水林带遥相呼应，为野生鸟类等提供了自由飞翔的空间。

过了和平桥，以环西文化广场和跃龙路东侧河畔林带为过渡，就到了南通市少年宫（中公园）、南公园和西公园、东公园绿地，那一带是濠河生态走廊的一个关键点，直接向东可以从濠南路行道树和水路抵达南通博物苑，从而回到文峰公园；如果继续向南，经过南通大学附属医院西侧及对河濠滨绿地，连上树木葱茏的南通奥林匹克广场、青年园湿地公园，越过新城桥，就进入了东南濠河，南通大学医学院校园和河岸连绵的树林、灌木林，为野生鸟类从城南回归文峰公园提供了宽敞的通道。

濠河之滨众多的特别是近年建成的广场、绿地、公园，终于构成了濠河的生态走廊，近百个植物品种、总面积达60万平方米的生态绿地组合的濠河环形绿色地带，既为市民本身，也为野生动物和水族生物，营造了舒适良好的生存空间。曾有观鸟爱好者进行过跟踪观察，一对雌雄鹊鸂，早上从南通博物苑的南角杂树林出发，经过文峰塔院到怡园，飞到濠东生态绿地，此后又沿北濠河滨绿地到达濠西书苑、盆景园，再经西公园、少年宫、东公园绿地，就这样一路飞飞停停、追追逐逐，在树丛里觅食，到河边饮水，中午时分又回到了博物苑杂树林。有了濠滨的这一圈的绿色生态走廊，小鹊鸂一类的野生鸟类该是多么的逍遥自在啊！

近年来，生活在濠河周边的人们，惊喜地发现野鸟的踪影在不经意中渐渐增多了，许多珍稀鸟类也纷纷光临，这是

濠河生态环境日益改善的一个明证。

最早回到濠河的水鸟是小鸕鹚，20世纪90年代濠河的水质开始有所好转，就有市民欣喜地发现北濠小树林附近水面有野鸭出入，经过有关人士辨认，这种羽色深褐、比野鸭要小、身材胖圆、不擅飞行但善游泳和潜水的水鸟，学名叫小鸕鹚，南通人叫它油葫芦儿，是江苏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此鸟能长时间潜于水下，泅游很远后浮出水面。在受到惊吓时，能在河面上激起水花快速飞行至远处。通常单独或集小群活动，以鱼虾为食。古代的濠河上，曾有过很多的小鸕鹚，清代南通方志《海曲拾遗》中记述：“鸕鹚一名水鹭，一名油鸭，喜集野沟荡水间。州濠河内每十百为群，状似鳧而小，足连尾，不能陆行……”这些年，濠河里的小鸕鹚有逐渐增多之势。东南濠河启秀桥下的荷花池、北濠河的金鳌坊一带，一年四季都有小鸕鹚游弋，有时集群成十数只，浮游在碧波中。

近年来，濠河里虽然没有了海鸥的翩翩飞舞，却来了许多形态、大小和鸥鸟相似的鹭鸟，于濠滨的高树上营窠栖息，在濠河的水域里捕捉鱼虾。大诗人杜甫曾有“一行白鹭上青天”的优美诗句，描述了羽色似雪，气度飘逸的白鹭飞翔的景象。的确，鹭的羽色、飞姿和海鸥确实有几分相似，难怪有人误以为海鸥又回到了濠河。

这两年濠河的鹭鸟，主要的品种是夜鹭，也有少许的池鹭、绿鹭、牛背鹭、白鹭。夜鹭体形比池鹭、绿鹭为大，体长超过60厘米。头顶、背部羽色蓝灰，略带金属光泽，下体白色，双翼暗灰色。眼虹膜血红色，喙黑色，足黄色。飞翔时扑翼缓慢、姿态优雅，常在水面上空滑翔，发现目标后会高速腾至水面攫取和吞食鱼虾。有时站立于水边突出物上，耐心等待鱼虾靠近捕捉。夜鹭的视力超群，能在夜间黑暗中觅食。但濠河上从早到晚都可见到此鸟的身影。它们的幼鸟，



体形与父母亲不相上下，但色彩迥异，呈灰黄褐色，翅上有白色斑点，下体密布褐色纵纹。濠上可经常看到幼鸟随亲鸟结对飞行，有人以为是雌雄双鸟，其实是误解了。

最令人惊喜的是美丽的野生鸳鸯也来到了濠河，前几年冬天在南濠河里偶见一两只鸳鸯。而2011年年初，《南通日报》头版刊登了一则报道：近日，四只野生鸳鸯飞来了北濠河，栖息在金鳌坊水域。鸳鸯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全球性濒危和受保护的珍贵鸟类。它们出现在南通市区的河泊中，充分说明我们这座城市有着比较优越的生态环境。报道还说：据观察，这四只野生鸳鸯是一家子，父母亲鸟和两只未成年鸟。专家认为，它们是在从北方向南迁徙过程中，发现了北濠这块清净的水域，就在这儿歇脚和栖息。报道刊出了四张图片，记录了这鸳鸯一家子降临濠河，清晨在冰上享受冬阳和进入草丛休息的情况。本来观鸟者以为这鸳鸯一家子在濠河休息几天，就会飞向南方，但这几只鸳鸯似乎喜欢上了这块水域，它们躲藏在树木成林、芦苇丛生的小岛上，自然十分安逸；周围水域里的鱼虾、水草也足以填饱肚子，竟然住下来不走了。很多市民听到讯息，纷纷来金鳌坊探访，虽然一时打破了那儿的宁静，但鸳鸯一家子腾上天空，绕着北濠河转上几圈又降落到小岛上。就这样它们在濠滨住了几个月，才于5月初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那里。

光临或是以濠为家的水鸟，还有不少。秧鸡科的水鸟，除了常住的黑水鸡、白胸苦恶鸟，罕见的、体型较大的白骨顶也在冬天来到了濠河；鹭科的水禽，除了常见的白鹭、夜鹭、池鹭、绿鹭、牛背鹭，有人在南濠河的荷塘里看到也拍摄到了黄斑苇鹈的图片；羽色艳丽、小巧玲珑的普通翠鸟，在濠滨经常可以看到，这两年有人在西濠发现了体型比它大得多、也更漂亮的蓝翡翠；“鹬蚌相争”中的鹬科鸟，也有白腰草鹬等出现在濠河；鸬科的金眶鸬、环颈鸬不时在濠河水岸

觅食……最叫人意外的是海鸥没来濠河，而燕鸥科的须浮鸥却造访了濠河。2011年5月的一天早晨，一群约四五十只须浮鸥出现在北濠河，它们轻盈地在水上翱翔了十多分钟，向西濠方向飞去。这在濠河历史上可能是第一次。

这些年，许多水禽陆续来到了濠河，与水质的优化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濠河近年在周边水上绿化工程取得了进展。据了解，濠河景区近年加紧建设亲水性生态景观，每年在濠河周边建成近两千米的水上绿化带。如今，南濠河体育公园附近、南公园桥北侧河道、西北濠河的濠河景区主入口、北濠河两岸、文化宫桥东西两侧、城隍庙附近的濠河水域等处，人工浮岛和石驳边上都种植了多种水生植物，包括西伯利亚鸢尾、黄菖蒲、梭鱼草、水葱、花叶美人蕉、花叶芦竹、玉蝉花，等等。这些植物生命力强、叶子常绿，而且花期不同，以保证每个季节都有花可赏。同时，在景区次入口及五公园等水域，种植了数万平方米的荷花，每逢夏秋季节，硕大的荷叶衬托着盛开的荷花，清香阵阵，美不胜收。这些水生植物不仅可以起到美观效果，还能起到净化濠河水质的功效，更能为鱼虾水族提供隐藏、繁殖的场所。鱼虾的大量繁殖，为水禽鸟类带来了丰盛的饵料，这是濠河水鸟不断增加的主要因素。

濠河周边的园林绿地，居民小区里的绿化带上，各种常见的野生鸟类也渐渐地多了起来。近年来濠滨四季最为常见的野鸟，主要有麻雀、白头鹎、乌鸫、珠颈斑鸠、戴胜、喜鹊、八哥、棕背伯劳、白鹡鸰、黑尾蜡嘴雀、大山雀、棕头鸦雀、白腰文鸟、柳莺等十多种。

麻雀，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能见到这种机灵的小鸟，其体长只有14厘米左右，顶冠、颈背和上体的羽毛呈褐色。麻雀十分活跃，平时总是叽叽喳喳地跳来跳去、飞上飞下。它的繁殖能力很强，通常在屋檐下、墙洞里或树洞中营窠。麻



雀以农作物和杂草的种子为食，也喜食昆虫。但在城市的小区里，麻雀除了吃草木里的小虫，主要在地面上寻找人们残弃的食物。该鸟有集群性，东濠河友谊桥东堍的行道树和东北河梢的大树上，一度时期每天傍晚聚集的麻雀总数过万，声势浩大、嘈杂之极，入夜才能安宁。第二天蒙蒙亮，它们鸣叫着又一群群地飞往各处，成为濠滨清晨一景。

白头鹎，南通人叫它“白头哥儿”，体型较麻雀为大，有19厘米左右。此鸟有金绿色的羽翼、米黄色的腹绒、深灰色的脚爪和喙，最具特征的则是额头和脸部呈黑色，而头顶上却有一块洁白的羽毛，难怪人们又叫它“白头翁”，这个称呼确实十分形象。过去这种鸟在农村里常常可以见到，成群结队地在枝头鸣唱，这些年在城市的公园里和绿化带上渐渐多了起来，如今又出现在人口密集的居民社区里，在楼宇和树丛里追逐鸣叫，发出一种急促连珠似的“唧！唧！唧！”声，躲在树丛里则会有音调变化悠扬而能迅速打住的啼啭，十分清脆悦耳。无疑，这是生态环境有了改善，小鸟也愿意与人们亲近了。按鸟类学分类，白头鹎属雀形目、鹎科，在濠滨的鹎科鸟，还有领雀嘴鹎，是一种比白头鹎略大，头部黑色、体羽大部橄榄绿色，粗厚的嘴呈象牙色，与鹦哥的嘴巴相似，故也有“绿鹦嘴鹎”的名称。

乌鸫，这种俗称百舌、百喜的野鸟，已经成为濠滨一带最常见的一种留鸟了。它的体型比白头鹎又要大点，体长达29厘米，羽毛黑褐，尖喙橙黄，叫声洪亮而尖锐，飞起来会发出“嘀、嘀、嘀”的鸣叫声。唐代大诗人王维有一首《听百舌》的诗云：“入春解作千般语，拂曙能先百鸟啼。”可见这是一种很活跃也很喧闹的鸟。不过，繁殖期间的乌鸫能模仿其他鸣鸟的叫声，在林子里啭鸣出十分嘹亮动听的歌声来，比起笼养的画眉、八哥来毫不逊色，难怪古人有诗赞许：“笙簧百啭音韵多，黄鹂吞声燕无语。”破晓时分，人们还

在沉睡中，百舌的大嗓门便和麻雀的细高腔开始了二重奏。它们一般营巢在高树枝杈里，但如今小区人家的偏僻阳台、空调外机的支架，都成了这种聪明小鸟理想的筑巢育雏之处。在鸟类学分类里，乌鸫属雀形目、鸫科，濠河周边还有灰背鸫、虎斑地鸫、斑鸫等鸫科野鸟出没，以及鸫科中的红胁蓝尾鸫、北红尾鸫、鹊鸫等。

珠颈斑鸫，体型比家鸽要苗条些的一种野鸽，体长约30厘米，上体黄褐而下体微红，后颈有十分明显的黑白珠状斑羽，脚是紫红色的。这是在农村郊野常常可以见到的一种野鸟，也许是在庄稼成熟时啄食谷物的胃口挺大，本地人称其为“禾鸽子”，其实这种野鸟平时大量捕食各类害虫，理应排在“庄稼卫士”的行列里。如今珠颈斑鸫住进濠滨的新村小区以后，主要靠捕食绿化带上的昆虫、寻觅人们残落在路上的食物谋生，因此它们理所当然地成了小区的绿化卫士和清道夫。在高楼的屋脊上，人们可以看到一对斑鸫亲昵的身影，它们常常在无人出入的屋顶角落筑窠，繁育下一代。

戴胜，一种羽色鲜艳、头顶有美丽花冠的野鸟，体长约30厘米。头上耸立的丝状冠羽呈粉棕色，末端为黑色，头、上背、肩及下体粉棕色，两翼和尾具黑白相间的条纹，尾羽黑色，中有白色横纹。受到惊吓时，冠羽会扇状张开，以示警觉，起飞后则垂平。戴胜的喙较长，下弯而尖，用来寻找和啄食土中的昆虫，所以是一种益鸟。过去，这种鸟在濠滨罕见，这几年迅速增多，它们在小区楼房的墙洞里营窠，孵化出的雏鸟食量很大，亲鸟会飞到濠滨的绿地去寻觅虫卵，从早到晚，来回穿梭，不辞辛苦地喂养孩子，繁衍自己的家族。

喜鹊，过去常见于郊县农村一带，城市街区里难见踪影，而如今在濠河一带的早晨，常能听到公园绿地里喜鹊的喳喳叫声，也可见到这种羽毛黑白相间的大鸟，成双结队地飞翔在上空。喜鹊属于中型鸦类，体长达45厘米，头、颈、胸



和上体呈黑色，腹部白色，翅膀上有一大块白斑，有黑色的长尾。此鸟的适应性很强，食性很杂，经常在草丛、地面觅食。喜鹊善于在高大的树木上筑巢，但近年在濠河周围的高压电线杆上，也出现了硕大的鹊巢。在鸟类学分类里，喜鹊属雀形目、鸦科，濠河周边一带的鸦科野鸟，还有灰喜鹊。我们本地人称其为“洋鸦雀”，此鸟体型比喜鹊要小，约35厘米左右，额部黑色，背青灰色，翅、尾青蓝色，尾较长，飞翔时飘逸。喜鹊常集群活动，喜叫嚷吵闹和追逐，一般出现在博物苑、长春园等树高林密、绿茵丰盛的较大较老的公园里。

八哥，通体黑色，外形和乌鸦十分相似，但略小，约26厘米。不过，八哥翅膀上的白斑、额前的黑色冠羽、嘴呈粉红色而不是乌鸦嘴的黄色，可以让人们很容易地将它们识别开来。该鸟有集群性，一般结小群活动，濠河周边经常可以见到，有时在草地上觅食，有时飞上高树，也喜欢追逐打斗，是一种十分活泼的野鸟。八哥驯化可作笼养鸟，经过调教和训练，能模仿人言以及其他鸟类的鸣声。在鸟类学的分类里，八哥属雀形目、椋鸟科。濠河地带的椋鸟科野鸟还有好几种，比较常见的有灰椋鸟，体长24厘米，头顶至后颈黑色，额和头顶杂有白色，上体灰褐色，下体白色，嘴橙红色，尖端黑色，脚橙黄色。雌雄鸟大体相似，雌鸟羽色略浅。有群栖性，晚间来自各处的灰椋鸟，会汇聚栖息在一处树林、竹林里，数量成千上万。在濠滨树林未发现大批灰椋鸟栖息的情况，但白天常有小群的活动，在绿地草丛觅食。此外在濠滨还发现有丝光椋鸟、黑领椋鸟，过去南通地区的鸟类调查记录里，有丝光椋鸟，但没有黑领椋鸟。这与地方气候的趋暖有一定关系，过去黑领椋鸟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近年有北移的现象。

棕背伯劳，体长约25厘米，头侧有宽阔的黑色贯眼纹，

喙尖呈钩状，上体大都棕褐和灰色，翅和尾羽多为黑色，腹部为棕白色，两性相似。鸣叫声响亮刺耳，还能仿效山雀、黄鹂、红嘴相思鸟等鸟类叫声。在濠河周边地一带，棕背伯劳是一年四季常见的留鸟。此鸟体型不大但很凶猛，除捕食昆虫外，还捕食小鸟、蛙类等。它常常停息在树梢或电线上四处张望，一旦发现目标立即扑过去掠捕。这种性情暴烈的野鸟，喜将猎物挂在树枝的桠杈上，撕开肚膛后啄食内脏，显得十分残忍。在鸟类学的分类里，棕背伯劳属雀形目、伯劳科。濠河周边一带发现到的伯劳科野鸟，有虎纹伯劳、牛头伯劳、红尾伯劳等多种，但棕背伯劳在本地区是留鸟，一年四季都可见到。而虎纹伯劳、牛头伯劳、红尾伯劳属于候鸟，只有在冬春或秋天以及在繁殖期，才能见到它们。这三种伯劳体型较之棕背伯劳，都要小些，均在19厘米左右。虎纹伯劳的羽色特点是背、两翼、尾部呈浓栗色，并具有黑色横斑；牛头伯劳的羽色以褐色为多，下体偏白而略具黑色横斑，两胁沾棕色；红尾伯劳上体棕褐或灰褐色，两翼黑褐色，头顶灰色，尾上覆羽为红棕色。它们都喜欢单独站立在高处，主要以昆虫等动物性食物果腹。

白鹡鸰，在河滨的公园、绿地、小道上，一种经常可以看到的小鸟，上体黑色、下体纯白有黑斑，两翼及尾黑白相间，身材瘦长，体长约20厘米。它们不太惧怕行人，常常在快速跑动中觅食，停下时尾巴上下摆动不已；飞行时呈波浪状，还“吉利、吉利……”叫个不停，这是一种吃虫为主的益鸟。按照鸟类学的分类，白鹡鸰属雀形目、鹡鸰科。在濠河周边水面和河岸草地上，还可见到鹡鸰科的黄鹡鸰、灰鹡鸰、田鸲、树鸲等野鸟，它们的体形都比较苗条，十分机灵。黄鹡鸰的羽色多为褐色或橄榄色，尾较短，繁殖期羽色发黄。偶在濠滨草地活动，边飞边叫，叫声为尖锐的单音“唧”，比较少见。灰鹡鸰在冬春常见，头部和上体灰色，眉纹白色，腰黄绿



色，下体鲜黄色，喜在濠河水边活动，寻找食物。树鸚是冬春季在濠滨常见的鹊鸂科野鸟，在树林附近草地快速行走中觅食，尾巴会不停上下摆动，因羽色呈橄榄色，不易为人们所察觉，有时往往就在脚旁也未发现，如遇到危险会急速飞翔至高树上。

黑尾蜡嘴雀，一种体型比较肥胖的野鸟，体长约17厘米，黄色的嘴巴阔大而端黑，鸣声为一连串的哨音。羽多呈灰色，雄鸟头部和颊黑色，两翼黑色，臀部黄褐色，尾开叉。雌鸟体型与雄鸟相近，但头部无黑色，容易区分。冬春时节，常见该鸟结小群活动，在濠河周边公园绿地的高树上啄食树果，偶尔下到地面寻找昆虫和草种。还有和黑尾蜡嘴雀十分相似的黑头蜡嘴雀，主要的区别是宽阔的黄嘴上没有黑色。这两种野鸟都属雀形目、燕雀科。在濠河地带的燕雀科野鸟，还有边飞边叫、活泼好动的小黄雀，在地面和树上不声不响出没的燕雀，以及翅膀上具有亮黄色羽斑的金翅雀等。近年来，濠河周边这些小鸟有显著增加的趋势。

柳莺，春天里的晴朗天气，从濠滨公园、绿地的树下走过，往往会听到一些时隐时现、时长时短的“吱、吱……”叫声，如果不停下脚步仔细观察，那是无法看到这些在枝间跳来跳去的小家伙的，这些只有人们拇指大小的精灵，叫柳莺。它们小群在枝叶间快速移动，啄食小虫，令人目不暇接，一刹那就转移到另一株树上去了，它们的存活依靠机灵的活动方式。柳莺有好多种，因大小体征相似，非专家难以识别。莺鸟多在濠滨的柳树、杨树、樟树、桃树、松树等树上，最常见的是黄腰柳莺，这是我们南通地区最小的野鸟之一，身长仅9厘米，背部绿色，腰部柠檬黄色，双翼有浅色斑，下体灰白，有浅黄色眉纹，其细微的叫声，往往让人们循声发现了它们的踪影。此外，体长约11厘米的黄眉柳莺，冬春季在濠滨林子里也常有出现。

大山雀，属雀形目、山雀科，圆滚滚的身材，约14厘米体长。此鸟在濠滨一带是留鸟，因十分活跃，又喜欢鸣叫，多成对或小群活动，人们常年可见。大山雀的羽色基本为黑白两色，头部和喉部为有金属光辉的黑色，脸侧有大块白斑，翼上有一道醒目的白条纹，胸部中央有一道黑带，有人称它为戴黑色领带的小鸟，颇为形象。另外，此小鸟的叫声，是一种吵嚷的哨音，所以要发现和识别大山雀比较容易。濠河一带还可见到另一种山雀——银喉长尾山雀，它虽属雀形目，但不是山雀科，而是长尾山雀科。这是一种外形美丽、小巧玲珑的野鸟，羽色图纹主要是褐色和黑色，下体粉色，尾巴甚长，多在针叶林、混交林中结小群活动，以昆虫和草籽为食。此外濠滨曾有人偶见黄腹山雀和红头长尾山雀。

棕头鸦雀，一种濠滨的留鸟，一年到头在灌木丛和芦苇中都有这种小鸟的身影。此鸟属雀形目、鸦雀科，体型纤小，仅12厘米左右。头顶到上背部羽色棕红，嘴小而扭曲，灰褐色，擅于啄剥芦苇、枯枝中的昆虫幼虫为食。习性活泼，通常结群穿行在低矮树丛和苇草中，发出噪杂的“吱吱”声。

白腰文鸟，留鸟，属雀形目、梅花雀科，体长仅12厘米，比麻雀略小，俗称十姐妹、算命鸟。此鸟上体自头顶至背暗褐色，有白色羽纹，腰前部白色，后段棕褐色，尾深黑色，尾羽末端呈楔形，嘴阔厚，呈黑褐色。近年来，在濠河周边竹林、芦苇和树丛中常可见到。因一般十多只成群活动，几乎是形影不离，故称之为“十姐妹”。又因过去有人捕获并训练白腰文鸟衔牌为人算命，故又称为“算命鸟”。此鸟的飞行呈波纹状，叫声短促而有颤音。

在濠滨地区，还发现过不少雀形目的野鸟，如画眉科的画眉、红嘴相思鸟，黄鹂科的黑枕黄鹂，太平鸟科的太平鸟、小太平鸟，燕科的家燕、金腰燕，鹁鹑科的乌鹁、北灰鹁、灰纹鹁、白眉鹁、白腹蓝姬鹁，鸫科的灰头鸫、田鸫、黄喉鸫，



攀雀科的中华攀雀，绣眼科的暗绿绣眼鸟，等等。除了雀形目野鸟，近年在濠滨还多次飞来隼形目鹰科、隼科的猛禽普通鸢、雀鹰、赤腹鹰、红隼、游隼；夜间在濠滨的古树高枝里，有鸮（猫头鹰）的活动；在西濠东侧河滨绿地，曾发现隐藏在树干上的夜鹰目夜鹰科的普通夜鹰；鸮形目的大斑啄木鸟也在一些树林里活动，它们用尖利的喙在树干上敲击，根据响声判断，寻找里面的蛀虫，被人们称之为病树的医生……

总的说来，经过多年的环境治理和园林建设，南通濠河周边已经成为自然生态良好的地带，是名副其实的“野生鸟类天堂”。观察记录表明，我国鸟类的六大生态类群：游禽、涉禽、陆禽、猛禽、攀禽、鸣禽，在濠河周边地带都有栖息和发现。据不完全统计，濠河旅游风景区的野生鸟类有鸛形目、鸛形目、雁形目、隼形目、鹤形目、鸽形目、鸽形目、鸮形目、夜鹰目、佛法僧目、戴胜目、鸮形目、雀形目等13目36科的野生鸟类约110多种，在这样一个范围不大的区域，发现如此之多的野生鸟类，足以说明自然生态环境的优越。



暗绿绣眼鸟



白腰文鸟



棕头鸦雀



莺鸟



白头鹎



小鸕鷀



鸳鸯



恶苦鸟



白鹭



黑水鸡



喜鹊



麻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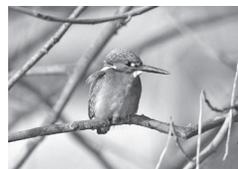
戴胜



家燕



乌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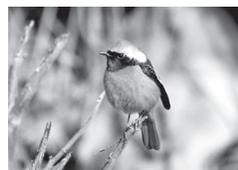
翠鸟



夜鹭



八哥



北红尾鹀



棕背伯劳

(贾涛根撰)



博物馆群如串珠

南通乃博物馆之乡。1905年张謇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在濠河之畔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博物苑——南通博物苑，使南通成为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端地，开始了中国现代博物馆事业的新纪元。

如果把南通这座城市比作少女的话，濠河宛若少女脖子上美丽的项链。从20世纪初南通博物苑的一枝独秀，到今天环濠河雨后春笋般兴建起的许多富有特色的博物馆，环濠河博物馆群又好比为美丽的项链镶嵌上的一串串璀璨的珍珠，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为濠河增添了更深厚的文化底蕴。

中国珠算博物馆

2004年12月开馆的中国珠算博物馆，位于北濠河之畔，是世界上最大的珠算专题博物馆，占地2公顷，建筑面

积6000平方米，馆藏算具文物2000多件，史料典籍4000余册。博物馆内设有序厅、中国珠算史厅、算盘精品厅、互动厅和紫檀算盘厅。

序厅中陈列着石雕算盘，古朴凝重，石雕算盘后面是南通风景浮雕，充满生机活力，浮雕墙上刻有原国家领导人薄一波关于珠算的题词。

中国珠算史厅，通过实物图片、场景模拟等手段展示了绵延千年的中国珠算史，分“珠算的萌芽”、“珠算的形成”、“珠算的发展”、“珠算的成熟”、“珠算的普及”等部分。展厅内陈列有南通海安青墩遗址出土的4000多年前用以计数的麋鹿骨；殷商甲骨文记载着以十进数记法及陕西岐山出土的西周用以记数的工具陶丸；有汉代圆形象牙算筹图片及13种古代算具的模型。这些展品使观众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雄浑精深。

厅内展示了《清明上河图》画卷（仿品），图中已出现了算盘；还有北京巨鹿算珠图片以及第一次出现算盘图的明代书本《对相四字杂字》等。

厅内介绍了宋元时期以杨辉、朱世杰为代表的数学家及明代以吴敬、王文素、程大位等数学家、珠算家。厅内有程大位的一尊半身铜像，并陈列了他的著作《算法纂要》。厅内还介绍了珠算在天文、农田水利、社会经济生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厅内另有一尊当代中国公认的“珠算泰斗”华印椿（1896—1990）的半身塑像。他出版了10部珠算专著，完成了《中国珠算史稿》，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展厅内陈列了其手稿。

厅内介绍了珠算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明代即传入朝鲜、日本及东南亚等国，20世纪80年代末，珠算式心算技术被20多个国家引入并发展。

厅内展出了周总理、邓小平、陈云、江泽民等原国家领



领导人关心珠算的照片及陈云、江泽民当年用过的算盘。

算盘精品厅，荟萃了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算盘，多姿多彩，令人目不暇接。展品中最长的算盘为“药铺算盘”，长4米，160栏。最小的“迷你算盘”是一把长0.6厘米，宽0.3厘米的微型骨质算盘。展厅内陈列金、银、铜、铁、铝、玉石、珍珠、玛瑙、水晶、象牙、红木等各种质地的工艺算盘，有塔形的算盘、多层算盘、八卦算盘、如意算盘、手镯算盘、耳环算盘、帽饰算盘、发髻算盘，等等。其工艺绝妙，堪称巧夺天工的艺术品。

厅内还展出了清代周懋琦制的“子玉算盘”。这种梁框上刻有各级计量单位、进位关系、计算方法的算盘，极为罕见。

此外，展厅内陈列着一组新中国成立后，研制的各种改革算盘，如“计算机算盘”、“盲人算盘”等。

展厅中还展出了一组外国算盘。其中日本的“扇形算盘”、“桥形算盘”、“算盘笔筒”等，引人注目。

在互动厅里，展出了珠算博物馆自行开发研制的15把智能算盘，将算盘与电子计算机相结合，可以让观众动手操作。

在博物馆内有一“紫檀算盘厅”，其中除陈列了多把小紫檀算盘之外，大厅里展出一把世界上最大的紫檀算盘，高约3米，宽近10米，25栏，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捐赠，南通永琦紫檀艺术珍品有限公司精心制作。

中国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

越过怡桥，在濠河的东北岸边有一座中国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

为了传承和颂扬中国蓝印花布印染技艺，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吴元新于1996年创建集收藏、研究、展示、传承为一体的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

该馆现珍藏大量明清以来的蓝印花布制品及图片资料，开发的蓝印花布服饰、工艺品系列享誉海内外，现已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等院校教学实习基地。开馆以来，该馆相继被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40多家媒体作出专题报道。

该馆共分五个展厅：一、南通蓝印花布的起源与发展；二、古旧蓝印花布精品；三、蓝印花布工艺流程；四、蓝印花布艺术的外向开拓；五、蓝印花布创新与发展。

第一展厅，介绍了我国古代的民间蓝印花布，陈列了北朝的蓝印花布及唐代棕色地白花绢出土残片的照片，显示了我国蓝印花布工艺源远流长。展厅中还展出了旧时的纺纱车及木制织布机实物，同时还介绍了染色原料蓼蓝，有山蓝和松蓝的实物图片。厅中介绍了南通“程家染坊”与“吴氏家纺”自18世纪以来对南通蓝印花布发展的贡献的过程。馆主吴元新乃“吴氏家纺”第五代传人。

第二展厅中陈列了不少用蓝印花布制作的服装、被面、包袱、头巾、帐沿、床单、门帘等各种日用及装饰品，图案精美，艺术性强，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在第二展厅与第三展厅间隔有一水池，桥廊上陈列了韩兰林、袁运甫、张仃、冯骥才、席慕蓉等艺术家、文学家的题词，对蓝印花布工艺，极备赞赏。

第三展厅，介绍了蓝印花布制作的工艺流程。该馆生产的“蓝艺”牌蓝印花布传承手工制版、手工刮浆、手工染色、手工刮白、手工晾晒，保持了淳朴、粗犷、明快的风格，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展品中有雕花木版、刮浆用品等实物。

展厅中悬挂着染印的古人作品“百子图”及现代画家丰



子恺的作品，都十分精彩，令人流连。

此厅中还陈列了温家宝、顾秀莲、回良玉等领导前来该馆参观的照片。

第四展厅，用图片与文字介绍了该馆的蓝印花布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等地参展的盛况；该馆邀在美国、法国、德国、日本、台湾等国家或地区举办蓝印花布展示活动，受到中外宾客一致好评。

第五展厅，展出了大量新开发的蓝印花布产品，台布壁挂系列、服饰系列、工艺品系列、鞋帽系列，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新的产品显示出传统的蓝印花布工艺具有无尽的生命力。

沈寿艺术馆

在文化宫旁、濠河北岸，有一座古色古香的两层青砖小楼，这里就是沈寿艺术馆。1914年，张謇在此创建我国最早的女工传习所，并聘来刺绣大师沈寿任所长。现在面对濠河的八角形大门上，镌有“绣园”二字。进门后进入小院，院中竹翠兰幽，东厢影壁镶嵌的大理石上有艺术大师刘海粟写的“神针”二字，笔法苍劲有力。西厢影壁有南通文化名人曹从坡作的铭文，记叙了沈寿的不朽业绩。大门上方的馆名匾额，为原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亲笔题写。邹副总理还题字：“继承研究沈寿艺术，弘扬发展民族文化。”

拾级而上，宽敞的展厅内有沈寿先生的简介和珍藏的“沈绣”作品。沈寿（1874—1921），原名云芝，字雪君，号天香阁主，晚号雪宦，祖籍浙江吴兴，后定居江苏吴县。因慈禧太后七十寿辰赏识其进贡的《八仙上寿》、《无量寿佛》

等八幅绣品，乃赐以手写的“寿”字，沈云芝乃改名为“沈寿”。后来她又奉谕出访日本，回国后独创“仿真绣”，使中国传统刺绣技艺得以升华。她刺绣的《意大利女皇爱丽娜像》、《耶稣像》等不朽作品，在世界艺坛上连获金奖。1914年沈寿来通传艺，后因积劳成疾，病中仍总结口述其刺绣经验，由张謇记录，历时数月，编纂成《雪宦绣谱》一书，并译成英文版《中国刺绣术》流传世界。

艺术馆二楼展厅，陈列了沈寿及其弟子的优秀作品外，还有当代中青年优秀刺绣艺人的杰作。展厅中央是沈寿刺绣的《白马图》，令人拍手叫绝。此外还有沈寿早期的作品《秋声》《济公》等绣品，精美绝伦，乃传世之作。展品中有一幅沈粹缜女士（沈寿之侄女、邹家华之母、当年女工传习所教师）所绣的张謇手迹唐诗：“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漓半无墨。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书法精微之处是用头发绣刺，堪称传世精品。

展品中有古今名画的绣品，为韩熙载的《夜宴图》、张萱的《宴乐图》及《荷香鸭图》等，古朴典雅，生机盎然，几可乱真。

沈寿艺术馆于1992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绣园”而今仍展新姿，2000年在南京第六届全国艺术节上，沈寿当年刺绣的一幅《马头》，仍然荣获金奖。邹家华副总理所题写的“瑰宝”二字，正是对这些刺绣作品的最贴切的评价。

南通纺织博物馆

在文峰公园东面，与文峰塔隔河相望，有一座极富民族特色的建筑，这就是我国第一座纺织专业博物馆——南通



纺织博物馆。此馆占地面积2公顷，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于1985年正式开馆。

主馆为歇山顶建筑，用平顶廊相连。园林簇拥着楼馆，庄重而秀丽。

纺织博物馆的陈列内容有：“经纬春秋”、“南通纺织史”、“南通土布”、“南通现代纺织精品”、“农舍田园”、“通州一条街”、“近代纺织车间”、“南通大学纺织科院史”以及“扎染学习室”等。进入展厅，仿佛捧读一部宏大的中国纺织史。

在展厅的橱窗里，陈列着一些简单的纺织工具，如骨锥、骨针、纺坠、原始腰机等，让人遐想联翩。从古老的出土文物麻线编结物以及民间的土布，可以看到纺纱织布的进展。从不断进步的手工织机上，可以看到我国丝绸的发展史。《诗经》上记载周代“抱布贸丝”，这已是栽桑养蚕发展到相当普遍的地步了。

在展厅里可以看到我国传统手工纺织品的各种精品，有绫、罗、绸、缎、锦，有的丝绸提起能发出簌簌鸣声，嗅一嗅可闻到清香，有的厚如呢绒，有的薄如蝉翼。产品之精美，令人赞叹不已。

展品中还专门展出了南通地区近代纺织的历史。从木制纺车到张謇办纺织厂所用机器，有实物或图片展示。

展厅中还陈列了土布及现代南通生产的纺织精品，琳琅满目。

步出展厅，似乎来到露天博物馆。展馆的天井中间有一水池。黄道婆塑像在旁边，她正专神地纺着纱，此处象征南通的农村。田间长着雪白的棉花，农家妇女正在纺纱织布，生动地再现了当年南通地区“家家纺纱，户户织布”的历史场景。

穿过路亭，有一“南通城门”。过了城门就到了仿古一条

街。此处复原了旧南通城里十几家店铺、作坊，反映出当年南通土布行业的兴盛面貌。街上有纱厂收花处，有“朱裕懋车木店”、“正和绸布染坊”、“荣大祥绸布庄”等老字号，一片兴旺景象。南通地区城乡当时有万机之称，布庄多至600多家，年销布1700万匹。

在城外，可见到张謇在唐闸创办的第一个纺织厂——大生纱厂。这里有运河边装卸花、纱的码头；有象征大生纱厂大门的钟楼。钟楼上有翁同龢当年赠大生纱厂的对联：“杼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厅里陈列着张謇创办南通大学纺织科的历史图片。

南通纺织博物馆，堪称中国纺织大观园。

南通风筝博物馆

南通风筝博物馆坐落在濠河边的南通市劳动人民文化宫，2005年5月开馆，面积仅300多平方米，内容却相当丰富。

风筝博物馆由“前言”和“巨大的风筝贡献”、“精彩的风筝世界”两部分组成。

“前言”展品中有墨翟和他的学生公输般的青铜塑像。墨翟“斫木为鸢，三年而成，飞一日而败”；鲁班以竹子做风筝，称“木鸢”，于空中飞行三日之久。在二铜像下，有一只木鸢复制品。

展品中有南通书法家写的古代诗人（陆放翁、徐渭、郑燮等）的咏风筝诗，有曹雪芹、鲁迅、郭沫若等文学家作品中关于风筝的描写文字，以及风筝与电影、电视歌曲，风筝与美术的文字介绍，充满文化气息。

第一展览部分，展出了一面金代（1115—1234）“放风



箏”的圆形纹铜镜，图文并茂地介绍古代风筝起于“三说”（“斗笠、树叶说”，“帆船、篷帆说”，“飞鸟说”）和古代风筝的用途（健身娱乐、军事应用、科学探索）。厅中还有两尊美国莱特兄弟的塑像，他们用巨型风筝研究飞行，造出了世界第一架飞机。

展品介绍近代中国的风筝种类繁多。馆内从风筝的结构、形象、用途、尺寸、艺术风格等方面陈列着国内外近百只风筝，琳琅满目。作为民间艺术品的风筝，由于长期演变，形成不同体系、不同流派。这在馆内展品中有所体现。展品中有一只大板鹞（八角九连星鹞），高、阔各3米多，气势非凡，为如皋一老中医所赠。

第二部分介绍了精彩的风筝世界，展出了我国四大风筝产地的风筝作品。北京的沙燕风筝（上面绘有人物），天津的盘鹰风筝，潍坊的龙头、蜈蚣、动态风筝，还有南通的哨口板鹞风筝，皆栩栩如生。

展品中专门介绍了风格独特的南通风筝。南通风筝历史悠久，古代即有“南鹞北鸢”之说（南通风筝俗称鹞子）。以六角鹞为代表，风筝六角，绘有飞龙腾云，或画孙悟空大闹天宫。板鹞结构类似八卦，可制作成七连星或九连星等样式。风筝上带音响，各种不同的“哨子”、“嗡声”、“啜子”、“葫隆”（葫芦制成，可在风中发出声响，或激越高亢，或柔和舒缓、韵律美妙）。还有一类为造型风筝，有蝴蝶、老鹰、蜻蜓、知了、燕子等，形态各异，制作精美。

此部分还展示了风筝艺人在扎、绘、糊、绷、雕等制作方面的技术创新，使群众获得制作风筝的知识，并增添情趣。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展厅正中央，陈列着一只“大团结鹞”，象征全国56个民族大团结。其直径2.56米，净重6千克，由40多名风筝艺人历时月余精心制作而成。鹞上画有各

民族人物形象。八个七星鹞呈现56个民族的人物形象。鹞上带有200多只哨口，由小白果、栗壳、蚕茧精制而成，美妙声音高奏民族大团结的和谐新歌。此鹞是南通板鹞风筝的创新代表之作。

中国审计博物馆

在濠河畔珠算博物馆的北边，是一座三层楼高的中国审计博物馆。该馆由审计署批准，中国审计学会、江苏省审计厅、南通市人民政府共同筹建，于2008年4月正式对外开放。展馆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展陈面积约4000平方米。

该馆一楼陈列中国古代审计史资料。从西周至清末三千余年间的中国审计是我国古代审计阶段。展厅展出了大批古代有关审计的文物（仿制品）。其中有殷墟甲骨文，记录了大量的贡纳活动，记载了具有审计性质的经济监督活动；西周时期的，《五祀卫鼎》、《史颂簋》铭文，记载了当时的一些审计活动。西周审计开我国古代审计先河。展品中尚有汉代考绩（上计）画像砖，及连云港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集簿》，连云港东海县汉墓出土的木牍与竹简，这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有关审计的文书。魏晋南北朝的《吐鲁番出土的文书》，虽残缺不全，但尚可推知其监察官员的名称与职责。此外还展出了南宋王应麟《玉海》，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文献通考》等书籍。南宋建炎元年（1127），为避高宗赵构讳，将诸军诸司专勾司改名为诸军诸司审计司（院），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以“审计”命名的专职审计机构。

一楼展品中有一组群雕，为《大禹杀防风》，颂扬大禹在审计活动中的执法严明。此外还有一尊汉代计相张苍的



半身铜像，令人肃然起敬。

二楼展厅，分“中华民国政府审计”和“中国革命根据地审计”两部分。中华民国政府审计，主要介绍1912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时期的审计发展历程。鉴于孙中山南方革命政府的重要地位，对这个时期的审计，也作了介绍。展品中有庄蕴宽（1866—1932）办公场景的塑像。庄蕴宽曾任北京政府肃政使、审计院院长，为官清廉，在任期间发放工资困难，偶尔有钱，庄从低级官员发起，逐级向上，至院长已拿不到分文，他毫无怨言，各级职员“咸饮其盛德，虽无斗升之储，亦永远追随勿去”。此外，展品中还介绍了于右任、茹欲立等历任审计院（部）长官的清廉事迹。

“中国革命根据地审计”展示了1927年至1949年审计事业从无到有、从初创到逐步成熟、曲折发展的光辉历程。展厅陈列了中国革命各历史时期在审计工作中作出特别贡献的人物事迹，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审计工作的先驱——阮啸仙（1898—1935），展厅中有其全身塑像。他身患重病，高度近视，却常常工作通宵达旦，后不幸牺牲，年仅37岁。陈毅作《哭阮啸仙、贺昌词》中的：“阮誉传岭表”，“审计呕心血”，是对他审计工作的赞扬。

展厅还有张元寿、林伯渠、滕代远、谢觉哉等一批革命先辈的照片以及他们有关审计工作的事迹。

三楼展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审计工作的史料。1983年我国审计署成立，1988年国务院颁布了《审计条例》。1994年8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1995年5月1日实施。

展厅中有原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等关于审计工作的题词。展品中还有印度、泰国、韩国、也门等国家审计机关赠送我国的礼品，还展出了各国宪法中关于审计工作的规定。

南通城市博物馆

南通城市博物馆位于城区中心东南濠河畔，与南通博物苑隔河相望。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于2004年12月建成。展馆分“近代第一城展览馆”与“城市规划展示馆”两部分。

“中国近代第一城展览馆”设在城市规划展示馆的地下层。本馆18个专题展厅以珍贵的实物、翔实的文献资料、复原的历史场景、高科技虚拟的视频影像，真实再现了近代南通工业、文化、教育、交通、商业、园林绿化等兴旺发达的繁荣景象。进入展厅，可见到描绘南通的一幅巨大的国画，由吴良镛题词“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全盛图”。厅内展示了南通城市发展的历史。从“青墩江海文化的源头”、“唐宋南通城市的兴起”、“明清南通文化的繁荣”一直介绍到“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崛起”。展品中有青墩人造房用的木桩、带柄穿孔陶斧、陶钵，宋代城隍庙的瓦当，清代建筑物的猫脸系列瓦当。展厅复原了当年“南通测绘局”、“博物苑内的国秀亭”、“通州师范学校”、“二吾照相馆”、“新新大戏院”、“大生纱厂”、“大聪电话公司”、“通州自治公所”等10多个场景，展示了南通近代第一城的辉煌成就。展品中，突出了张謇建设南通近代第一城的功绩。此外还有“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总建筑师”孙支厦（1882—1975）的照片及事迹介绍。

城市规划展示馆共三层。一层设序厅、公示厅和临展厅。公示厅用于公示规划编制成果、重大工程和相关民生



项目的规划内容并征集群众意见。二层为总体规划厅、各县（市、区）厅、精品人居厅和互动厅。总体规划厅展示大型城市总体规划模型，观众可从中了解南通城市的发展和未来，并可通过计算机终端获取大量城市信息。互动厅是城市博物馆的一个亮点，为游客提供可以主动参与的活动内容，设有“鸟瞰南通”、“畅游濠河”、“定影南通”、“共建新南通”等8个多媒体互动项目。

三层布置为综合展厅和规划知识厅。规划知识厅是普及城市规划知识、学习国外城市规划建筑的园地。这里展示了一幅幅精美的城市景观，让观众品味它的美感和蕴含的设计哲理。站在此层的玻璃围栏边，可以俯瞰中间展示的规模宏伟的南通全貌模型，令人心潮澎湃。

中国体育博物馆南通馆

中国体育博物馆南通馆位于体育公园东部濠河之畔。建筑面积达2.4万平方米，2004年9月22日开馆，是全国第一座收集、陈列、研究、宣传体育文物和体育史料的国家级地方专业博物馆。中国体育博物馆南通馆以奥林匹克与中国、奥林匹克与南通为主题，由北京、南通两方提供相关展品。馆内藏有古今体育文物300多件，珍贵体育文物图片200多幅，是宣传和研究中国体育文化的多功能综合性新型社会教育阵地，是了解中国和南通体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窗口。

展区内介绍了古代从夏商周至清末中华民族体育发展变更史，以出土文物、拓片、绘画等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中国古代体育源远流长的发展轨迹。唐朝的马球、宋朝的蹴鞠、明朝的捶丸等以图画表现，此外武术、射箭、气功、围棋等

皆展示了我国人民所创造的绚丽多彩的体育文化。

展厅有“中国近代体育陈列”部分，介绍了从1840年至1949年我国体育发展的演变过程。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中国政府只有一名运动员刘长春组成代表团参加，反映了旧中国体育的落后状况。新中国体育事业不断发展，1984年中国派出由353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共获得15枚金牌，8枚银牌，9枚铜牌。许海峰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奥运会金牌的运动员。他当时所穿的比赛服在馆内展出。

展厅介绍了南通近年来体育事业取得的骄人成绩。南通市近年来已为省以上优秀运动队输送运动员200余人。从1990年林莉获得第二十五届奥运会200米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南通先后有葛菲、李菊、黄旭、陈玓、陈若琳等多名运动员取得奥运会冠军，南通亦成为“体育之乡”、“世界冠军的摇篮”。展厅中以大量的实物及照片，记录了南通体育的光辉业绩。

环南通濠河，博物馆林立。除文中介绍的环濠河的博物馆群之外，尚有南通建筑博物馆、南通给水技术博物馆、南通长寿博物馆、南通民间艺术馆等，显示了南通深厚的文化底蕴。

南通濠河博物馆

南通濠河博物馆是我国唯一的以护城河为内容的专题博物馆，坐落于濠河风景名胜区主大门的濠西书苑内，是南通环濠河博物馆群中的新秀，于2012年1月建成并对外开放。



濠河博物馆展厅包括序厅、千年历史变迁、优良生态环境、丰厚人文景观、旅游观光胜地等五个展区，展厅面积1400平方米。该馆突破了博物馆的传统展陈手段，运用图片文字、模型场景、光电沙盘、实物展品、影音图像、互动装置等多元展示方法，通过声、光、电等高科技，动静结合、虚实相宜地从历史人文、功能演变、疏浚保护、自然生态、旅游景观等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濠河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南通古城的深厚遗存积淀。

第一单元展区《千年历史变迁》，主要介绍了具有中国“城河之杰”美誉的南通濠河的形成和功能的演变。环绕古代通州的濠河，既具有御敌安民、水运枢纽之主要功能，又派生和演变出滋养百姓、陶冶文化等多种效益，如城防、渔猎、盐运、漕运、排灌、供水、养殖、航运、休闲等。休闲、旅游是目前濠河最重要的功能。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通市历届政府在大力整治濠河的同时，充分利用濠河的历史文化和自然条件，开发和建设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濠河风景旅游区，使之成为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光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

第二单元展区《优良生态环境》，以优质河水的回归为重点，突出反映二十多年来对濠河的整治和建设，以及按照“以人为本，以水为脉，以绿为衣”的理念，让水变清、岸变绿、城变美的治理经验和成果。该展区以大量图片和自然生态场景，展示了环濠河十多公里风光带上的三十多处园林绿地和自然生态景观。千年古濠河是南通这座城市的“绿肺”，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依存的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人们休闲旅游的一处胜地。

第三单元展区《丰厚人文景观》，主要突出濠河之美不仅在于风光的秀美，还在于深厚的文化积淀。濠河文化是自然和人文相互渗透、交相辉映的杰出之作，体现了历史进程中“包容会通、敢为人先”的地域精神。该展区以图片、文

字、实物反映了濠滨珍贵的人文遗存如历史建筑、工商实业、文教公用事业和文化活动，并以濠河周边街市、人家的仿真场景，展示了20世纪中叶濠滨的民风习俗、市井生活和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名人墙上还有著名画家绘制的濠滨历代名人画像。

第四单元展区《旅游观光胜地》，以丰富的图片和资料，展示了濠河风景名胜区的过去、今天和未来。早在20世纪初，濠河上建设的五公园，曾是我国最早的一座城市市民公园。如今的濠河旅游风景区以环濠河为纽带，围绕南通城区中心地带，建设具有人文、风光特色的景点，使之成为一个“城在水中坐，人在画中游”的向市民和游客敞开的风景名胜区。该展区还介绍了“夜游濠河”、“环濠河博物馆群游”、“濠滨寺庙游”等特色游览项目和被评定为国家级5A景区后未来发展的灿烂前景。

（刘钺撰）



凝固音乐醉人心

沿濠河泛舟，两岸优美的风光及古朴典雅的建筑物，令人神往。人们会情不自禁地赞叹：濠河沿岸的景物多么秀丽，南通的历史文化如此丰富多彩。

在南通长桥东、西两侧的濠河边上，有两座张謇的住宅。桥东的一座在濠河南岸，为濠南别业。桥西的一座在濠河的北岸，称濠阳小筑。

濠南别业坐落在濠南路上，是一个大院。进院门，绕过松坛，便是主体大楼。此楼建于1914年，由著名建筑师孙支厦设计，是一座砖木结构的英式大楼，高三层。在第三层上增加一层暗楼，气象轩昂，十分壮观。大楼的北门面街，对着濠河。大楼西边院内栽种多种花木。树下有两块硕大的铁块，是古代的铁钱锈结而成，国内罕见。隔院是南通图书馆壶外楼，当年是濠南别业附楼——西楼，为张謇供子孙读书的地方。濠南别业东北边还有一小楼——花竹平安馆，为接待贵宾所用。当年梅兰芳来通演出，张謇特别安排梅兰芳住到花竹平安馆。梅兰芳离通时，吟出了“积慕来登君子堂，花迎竹护当还乡”的诗句。

今日主楼三楼上，有张謇生平业绩图片展览，几百幅旧

照片，几乎成了近代南通的全部景观，是南通近代史的缩影。

张孝若有了子女后，张謇为避喧闹影响治事，便搬到濠阳小筑去居住。

濠阳小筑建于1915年。小筑在今沈寿纪念馆东隔壁，南向面对濠河。濠阳小筑的房屋是民间传统式建筑。进门便可见到东西并排的两座朝南平房。屋前天井里，当年长满花木。天井由中间花墙一隔为二，将院子分成东院、西院。院中平房之间有长廊相连。青砖红柱、雕花窗棂、高高的阶沿、宽敞的门庭，十分雅致。张謇手书一联，挂于客堂门前：

“荫门臣叔新栽柳，隔岸公园列次花。”从西院客堂走廊绕到后面，又有一小院，院中建有一楼，楼名“曼寿堂”。曼者，延长之意；寿者，包含了多重意思。张謇说：“濠阳小筑为留先叔父故居之纪念。甫成，以半借雪君养病，而半为吾暇时之休止。”张謇叔父名张彭寿，刺绣大师沈雪君名沈寿，故用“寿”字，有纪念、敬重和祝愿几层含义。

现在濠南别业与濠阳小筑已修葺整理一新，供人们参观、学习。

在濠南别业的南边，有怡亭、怡桥和怡园，皆为纪念教育家顾怡生而建，构成了濠河东南角一道独特的优美风景线。顾怡生（1881—1955），名公毅，字怡生，清末秀才，“通州四才子”之一，为南通师范本科第一届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近四十年。他的儿子顾民元是共产党员，与江上青是好友，后皆成为烈士。顾怡生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多次掩护、营救学生中的地下党员。抗日战争爆发，通师侨校迁于黄海之滨的海复镇，他只身前往，带领师生共渡难关，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他关爱学生的事迹甚多，高风亮节，深得通师师生敬仰。1951年，顾怡生70寿辰，并从教45年，郭沫若作诗赞曰：“殷殷桃李遍华东，鲁殿巍然一健翁。”



冰雪万方今解冻，门墙数仞足矜崇。成仁兰规腾熏馥，淑世琴书仰正宗。四十五年朝夕事，高山长水漾春风。”此条幅现由南通博物苑收藏。

1952年，南通师范为表彰教育家顾怡生先生之教泽，在学校至博物苑河堤上建怡亭。怡亭为一四方小亭，不仅可供游人观赏濠河风景，亦成为通师学生清晨或傍晚诵读诗文的绝佳处所。怡亭后来毁于“文化大革命”中。而今在原亭边不远处新建的风景秀丽的怡园内，又新建了一座长方形的“怡亭”。

在原来的怡亭之下，有小桥，名曰“怡亭桥”。怡亭及怡亭桥被毁后，1998年夏，南通市人民政府于怡亭桥旧址上建造一座长60米、宽16米的五孔桥，定名“怡桥”，大桥两旁石栏上置有44尊小石狮，栩栩如生，为濠河又添一景观。

在怡桥之东不远处，建有小巧玲珑的怡园。怡园几乎四面环水，园北面正当南濠河水面最宽处。这里原是南通师范的一部分，南面之塘称“月潭”，池中红荷绿叶，景色宜人。怡园大门口有一幅楹联：“人伦师表辉千古，水木清华绿四围”，笔力苍劲。此处是原南通地区早期党组织中共江苏第一代用师范（通师）支部旧址，现在于此建一长方形亭子，即怡亭，很有纪念意义，会使人联想到当年顾怡生先生支持学生革命的功绩。

怡园内树木葱茏，清新宜人。怡亭上有一横匾“烟波一览”。楹联云：“濠流明净天开镜，生意回旋柳展眉。”这些文字正贴切地表现了此处的濠河景色。

若从怡桥登岸，向西有一条沿河的宽阔马路，直到总工会，这便是著名的濠南路。濠南路集中了许多有纪念意义的建筑。我国第一座博物苑、张謇故居濠南别业、濠阳小筑、有斐馆、东公园……道路虽不长，却凝聚了中国近代史上诸多历史文化遗迹。

改造后的濠南路与张謇时代的风格一脉相承。令游人惊喜的是在濠南路上增添了三尊人物塑像。在濠南别业东侧“花竹平安馆”的原址，张謇与梅兰芳塑像面向濠河并肩而立。雕像定格于62岁的张謇与21岁的梅兰芳在更俗剧场会晤的情景。一位老成凝重，一位意气风发，这对忘年之交，仿佛在亲切交谈。1920年至1922年，张謇曾三次邀请梅兰芳来通演出，对梅兰芳的表演艺术称誉备至。在塑像背后有错落有致的屏风式石碑。石碑上张謇赠梅兰芳的对联为：“檀板尊前，愿花长好月长圆人长健；梅枝别后，是雅相知不相见只相思。”可见两人交情之深厚。另有一尊荷兰水利专家特莱克的塑像，安放在濠南路西端有斐饭店前亲水平台上。特莱克塑像，面西而见，右手执工程图纸，炯炯目光注视着前方。几百米外就是他设计的通濠河的“西被闸”。特莱克（1890—1919），荷兰年轻的水利工程师，在通三年，为兴修南通的水利工程，日夜操劳，后因患霍乱，英年早逝。而今在濠南亲水平台上的雕塑，重现他当年的英姿，表现了南通人民会永远纪念这位国际友人。三尊塑像皆为著名青年雕塑家吴为山教授所设计。

在濠南路靠濠河的一侧，利用濠河的档墙，制作了巨幅浮雕《强国梦痕》，长69米、高1.5米，反映了从1895年到1926年间南通工、农、商、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的历史。巨幅浮雕上再现了当年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师范学校等27座建筑的雄姿，重现出张謇、王国维、金沧江、李苦李、沈寿等18位与南通有关的历史人物形象。作品颇具气势，并能引起观众的自豪与深思。

文峰院位于濠河东南隅，三元桥之东，原为“五福寺”。20世纪80年代将破寺拆去，改建成文峰院。今分前院、后院，中有小门连通，两院联成一片。前院属风铃轩、个簃艺术馆，后院为书画研究院。整个大院建筑古色古香，环境宜人。



文峰前院内有一宝塔，名文峰塔，建造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六角五层，高39米，俯视濠东，雍容大度。宝塔底层设圆门四扇，游人可达顶端环顾四野。每层飞檐的瓦楞上饰以仙人，翘角上饰以龙首、神仙、走兽，下系铜铃。风起铃声叮当，远近可闻。

当时由于迷信，堪輿家看中此处为读书人的风水宝地，特在此濠河之畔建造文峰塔，既补山水之胜，又助文风之兴。事有凑巧，建塔后在清代通州终于出了两名状元，即胡长龄和张謇。这给文峰塔添增了神奇的色彩。

院内有一棵近400年树龄的古树罗汉松，高八九米，主干两人合抱，树冠似绿云，生机勃勃。老树成了众鸟的休憩游乐场，亦吸引了游人注目仰望。

文峰院中有个独立园子，是1983年盖成的“风铃轩”。它围绕文峰塔成半抱之势。横匾“风铃轩”三字是书法家俞大康所书。整个风铃轩紧挨着文峰宝塔，小巧典雅。风铃轩内植有腊梅、丹桂、海棠、紫荆、剑竹、香樟，环境非常幽美，现在是南通市文联办公场所。

个簃艺术馆位于文峰大院的腰部，是为纪念南通籍著名画家王个簃而修建的。馆名由大书法家沙孟海题写。在展厅内常年摆放着个簃老人的画案及他用过的笔、墨、砚、镇纸等遗物，分批展挂着馆藏的大师作品。王个簃乃吴昌硕大师的入室弟子，吴派重要传人之一。如今个簃艺术馆已是书画界切磋技艺、交流展览的好场所。在展厅前草坪上，有一尊王个簃半身青铜塑像，为女雕塑家芦琪辉创作。老画家戴一副眼镜，头微侧，仿佛正在创作之前凝神思考着。

文峰大院的后院是书画院。李可染、王个簃、范曾皆为书画院题写院牌，院内建筑古色古香，草坪如茵，花木繁茂。书画院建院于1978年，几十年来院中画家人才辈出，创作了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蜚声国内外。

当年，年轻的张謇来通应考，住在城东文昌阁，每晨开窗凭几，东南眺望文峰塔院，看到旭日临照塔顶，心中十分欢喜。如今焕然一新的文峰塔院，已成为濠河景区里的姝丽一景，格外引人注目。

三元桥东，文峰塔南，有一座以田园神韵取胜的公园，这就是1989年建成的文峰公园（原名长春园）。此园三面临水，占地近10公顷。除园畔流过的濠河外，园内与濠河相通的河面就有3.3公顷，可谓“水包园，园包水”。文峰公园以植物造园为主，借鉴传统的造园手法，显出幽远与开阔明朗相兼的景观。

文峰公园的北门，与文峰塔隔濠河相望。园外有一座高约10米，面积约450平方米的假山，假山顶上有一块“飞来石”，状似蘑菇，颇为奇特。山洞隐现流水，奔涌而下，有山有水，有静有动，构思精巧，野趣天成。山上有石刻二处，一为书法家顾延龙先生的古篆“长春”二字；一为园林艺术家、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的手迹“鸟啼花落，山石流泉”。由石洞入园后，一幅高4米、宽8米的石崖浮雕呈现眼前。浮雕名为“生命在于运动图”，亦名“青春浮雕”，由“原始渔猎图”、“老少练功图”、“少女练功图”三组浮雕组成，整座浮雕充满青春活力。

园内150平方米的草坪东边，有一组白色羊雕，名为“三羊开泰”。一只公羊、一只母羊和一只小羊羔亲昵相依。此系旅日华侨、日本大阪学院教授邢监生为其母九十寿辰而捐建的。前行至河边，则是园中的主体建筑长春楼（又名茗憩楼）。此楼临水而建，韵味甚浓，造型奇特，别有情趣。大坡度、尖钻式、不规则的几何形状屋面，简洁而新奇，国内罕见。房屋设计别具匠心。楼底石低于水平面1.5米，涉水感强。外廊到长廊之间，有水相隔，采用五块古典规则式的丁步石作过渡，使游人如在水中走过。楼内水泥磨石子地饰以



甲骨文图案……长春楼内外无一处景致雷同，移步转景，俯仰皆令人赏心悦目。

文峰公园西边，沿河建有“中日友谊石碑”，上刻“中日友好”四字。1986年10月，日本丰桥庆祝建市80周年时与南通市建立友好城市，立此碑以资纪念。园内西南角濠河边有“中国友谊阁”，共三层，具有日本传统建筑风格。1989年8月，日本丰桥契狮子俱乐部捐赠部分资金修建。另有“双吉亭”，亦系日本名古屋日中友好协会于1995年5月所赠建。这些建筑物，体现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

文峰公园内遍植花木，有牡丹园、杜鹃园、樱花园、桂花园、梅园、月季园等，四季有花，常年吸引着四方游人。



文峰公园

三元桥畔，城山路边，一座高高的花岗石石座，石座上塑着一尊半身雕像。这便是1990年南通市政府为纪念邹韬奋逝世46周年而建造的韬奋塑像。石座上的塑像，戴着一副眼镜，风度儒雅，睿智的眼神凝视着北方，深情向往。石座上镌刻着毛泽东1944年11月15日的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

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邹韬奋（1895—1944），福建人，年轻时爱读进步书刊，爱国，对人民富有同情心。“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主办《生活》周刊，揭露日寇罪行及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黑暗。因遭特务盯梢，邹韬奋被迫走出国门。在国外两年，邹韬奋考察了英国、法国、德国，到了苏联，也去了美国。回国后写书，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为大众谋福利尽量利用进步生产力”。邹韬奋后来创办《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日报·星期周刊》等刊物，宣传抗日，反对不抵抗主义。抗战期间，邹韬奋曾来苏北抗日根据地，在苏中逗留期间，一路访问，考察了今为海安、如皋、如东等地，来到今通州骑岸镇新四军一师师部驻地，一路所见所闻，大受鼓舞。他十分高兴地说：“只有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

邹韬奋热爱中国共产党，向往延安，北上时因耳癌发作，不能前行，遂在党组织护送下前往上海医治，不幸于1944年7月24日逝世。他在遗嘱中说：“骨灰尽可能带往延安。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中共中央接受并批准了邹韬奋同志的临终要求，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女士，青少年时期曾跟姑妈、刺绣大师沈寿在南通学习、工作达七年之久。

抗战时期，邹韬奋全家西迁，曾将上海的家什寄存南通亲戚家，因而他的遗物得到保存。邹韬奋与南通有不解之缘。

韬奋塑像屹立在南通濠河边的白玉兰花丛之中，永远激励南通人民追求光明，不断前进。

在邹韬奋塑像南边，临濠河有一楼，名“映红楼”。主楼两层，飞檐翘角，临水而建。入门便有一联：“脉脉含情云拥一轮丽日；翩翩起舞送万点红荷。”楼上楼下都有长长短短



的楹联，又都与荷花相关。楼下有水榭，设陶台陶凳。楼上有月台，有桌有椅。水榭与月台面面对濠河，此处河面开阔，水气迷蒙，有浩荡之势。夏日至此，步上水榭或登上月台，俯视濠河，映入眼帘的便是一片碧绿的荷叶，清风吹来，荷叶翻动，叶间现出朵朵娇艳无比的荷花，飘来沁人心脾的幽香，令人欣喜。举酒对荷，会倍增雅趣。若邀二三好友，驾一叶小舟到水上观荷，更是妙趣横生。

坐在映红楼上，映日荷花，环水美景，尽收眼底。如站在水榭上，伸手可触摸到荷花，待回去时，便带着一身荷香。

在风景如画的濠河东南角，有一座范家花园。此园建于1931年，主人范寅官，江苏东台梁垛镇人。少时家贫，来南通谋生，由学徒而至自营布庄，积聚颇丰，遂于南园濠河边购地造园。园中临水建有“豁然亭”，取此处濠河面豁然开朗之意。当时南通文人雅士常于“豁然亭”聚合，饮酒作诗，相互唱和。抗日战争期间，主人避乱外出，亭台年久失修，无人问津。

1992年，政府园林部门对其进行恢复改建，在原址上建成一组古典园林建筑，名为“三友馆”。“三友”者，乃岁寒三友松、竹、梅。馆内修建了松屋、竹轩、梅亭，风雅别致，各具特色。最吸引游人处，要数临濠河的“竹轩”了。竹轩室内不大，布置典雅，墙壁上挂几幅国画小品，案几上置几盆兰花，靠窗的桌上还摆放着一张古琴，让人感到浓厚的文化氛围。而今，“三友馆”内设“梅庵书院”。大门上“梅庵书院”的匾额，为著名书画家张汀题写。南通原有梅庵琴社，苑名取“梅庵”二字，有追怀与纪念之意。时有善操古琴者，来此临河凭窗弹奏一曲。扬州古琴演奏家、广陵派传人梅日强老先生曾多次来通在竹轩中操琴、作画。这位曾在扬州为前总书记江泽民两次演奏古琴，并为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演奏过的古琴演奏家，对梅庵书院的典雅景色及文化氛围，情有独钟。

到濠河边的梅庵书院，走一走，坐一坐，聆听一曲古琴，定会心旷神怡，心灵净化。

在濠河边的东北环城路上，有一座“南通市实验中学”。新中国成立前，这所中学是教育家顾崇敬（著名电影演员顾而已之父）创办的私立学校，名为“崇敬中学”。20世纪30年代，人民艺术家、著名电影演员赵丹曾在此度过中学时代。1980年，赵丹逝世。南通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人民艺术家，于1993年11月在赵丹母校内建造了“丹亭”。

丹亭在学校“赵丹楼”西边绿荫覆盖、花草丛生的小园子里，是一座汉墓阙式的白色四角亭，亭子里放着一尊褐色的赵丹半身塑像。塑像下碑石上由夏衍题写的“人民艺术家赵丹”，红底金字，引人注目。赵丹塑像，栩栩如生，面带微笑，目光炯炯，凝视着远方。赵丹原名赵凤翱，1915年生于江苏扬州，祖籍山东肥城，幼年随父赵子超来南通定居，先在南通师范第一附小读书，后进崇敬中学。这期间，他的父亲办了一所“新新大戏院”。当时国内名伶梅兰芳、欧阳予倩、程砚秋等人来通演出，赵丹有机会随父观赏。后来又常观看上海艺人来通演出的“文明戏”。耳濡目染，赵丹在中学时代就对戏剧特别喜爱。在学校经常参加文娱演出，表现出他的表演天才。

为了演好戏，赵丹在校时就十分注意观察人物神态、行动。老校长顾崇敬是位旧式知识分子，走起路来踱方步。赵丹也悄悄地跟在老校长后面踱方步，惹得同学窃笑。想不到几十年后，他在影片《林则徐》中演林则徐时，竟用上了老校长的踱方步。

在崇敬中学时，他与顾而已、朱今明、钱千里等人成立了《小小剧社》，与南通另一剧社《新民剧社》联合演出进步话剧，并请上海的郑君里等人来帮助排戏，演出逐渐成熟。后来这个剧社参加了左翼剧联。



南通是我国最早从事现代话剧活动的话剧之乡，赵丹是由话剧之乡培养出的一位佼佼者。赵丹青少年时期在崇敬中学这块园地里成长，从南通起步，走向全国，如今在实验中学内，瞻仰丹亭，令人思绪万千。

在北濠桥西，濠河南岸有一高墩，砖石杂驳，近10米高，这里是南通北城门遗址，也是南通古城至今残留的唯一遗迹，1989年被定为“南通市文物保护单位”。最近旧城墙已经修葺，游人登高可尽情观赏眼前濠河秀丽的景色。

后周显德五年（958），通州建土城，后改建为砖城。当时通州东、西、南、北四门齐全。东、西、南三座城门外的濠河皆为人工所挖，有吊桥相通，有街有市，人气很旺。北濠河是天然水泊，又宽又深，无法架桥。当时濠河北岸为偏僻的农村，人烟稀少，强人经常出没。至宋代政和三年（1113）郡守郭凝堵塞北门，将原设于北门的壮健营改建为玄武庙。现在北极阁的遗址就是通州城北门故地。北极阁因地处城北，故供奉北方大神玄武大帝，故而所建之庙为玄武庙。后因避讳，称玄武为真武，称真武庙。道教所尊之神称“上真”，所以北极阁又名“上真殿”或“北上真殿”。北极阁高耸于濠河畔，南面原有正门，拾级而上，便可到达建于旧城址上的主殿。主殿是两井叠台，后井为单檐歇山式，飞檐高翘，凌空若飞，颇有气势，殿内供奉玄武大帝像。大帝座像前有一块大青石板，传说青石板下镇着一条“铁索精”，使北极阁充满了神秘气氛。新中国成立后殿庙已被拆除。

通州造城，讲究风水，以城南江边的狼山为定点，向北划定中轴线，北至钟秀山。北极阁正是这根中轴线上的重要建筑物。原北极阁主殿有一副抱柱对联，上联为“雉堞仰辰星，唯此关独闭，奠定方州，南五山、北五山、中五山，山山对峙”；下联为“凤城临坎位，赖百废俱兴，经营大力，物用善、工用善、财用善，善善同归”。这副对联恰切地表达了北

极阁的地理位置和作用。现在北极阁已开始整修、重建。

天宁寺，这座位于北濠河岸、中学堂街西首的唐代古刹，建于唐咸通年间（860—874），僧藻焕堂建，曾被誉爲通州九大寺之首，有“一州伟观”之誉。在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以前称“天宁报恩光孝寺”，明天顺元年（1457），英宗敕赐，改名为“天宁寺”。天宁寺，在清康熙、乾隆年间，盛极一时，后历经沧桑，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工厂占用，遭受破坏，1990年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修复开放，现已修葺一新。现存建筑主要有北门、金刚殿、大雄之殿、藏经楼（原为药师楼）及光孝塔。

山门上有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题寺额“天宁禅寺”，两侧有著名书画家范曾书写的对联：“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字体遒劲洒脱。

金刚殿内存有两件文物，一为明代的《敕赐天宁寺碑》，碑文记载着明代以前有关天宁寺的史实；一为悬挂于大殿后门上的明代著名文学家祝枝山所书横匾，上书“德妙空明”。

“大雄之殿”，是天宁寺的主体建筑。四字匾额为宋徽宗题写，笔势刚健有力。此殿为宋元木结构建筑，殿高11.4米，气势雄伟，肃穆端庄，面阔三大间，近似正方形。此殿为南通为数不多的古建筑。尤其与众不同的是殿内有主柱20根，其中明间的六根顶梁柱各由12根半圆柱包裹一根柱心，形成12瓣瓜楞形柱，造型奇特。柱下有复盆式石础，石础上雕有精美的缠柱牡丹花纹。这是宋代建筑的特征，全国古建筑中仅存两处，除天宁寺大雄之殿外，浙江宁波的报国寺尚存此类遗物。殿内悬一口2米多高的大钟，悠悠钟声，音韵绕梁。“古寺钟声”曾是“崇川八景”之一。

天宁寺后院的光孝塔与三元桥畔的文峰塔、狼山顶上的支云塔是南通著名的三塔之一。光孝塔又称“支提塔”，五层八角，飞檐翘角，砖木混合结构，史载初建于唐咸通四



年(863)。南通素有“先有塔,后有城”之说,千百年来,光孝塔已成了古老南通的象征。值得一提的是,光孝塔基的八面各有两块雕有麒麟的基石,共16只麒麟,乃宋代艺人的杰作,古朴雅致,栩栩如生。古往今来,许多诗人赞美之。“镂舍错落鸟翠飞,矗青云而凌霄汉”的光孝塔同千年古刹天宁寺已成为濠河边令人向往的去处。

在濠河的西北角,有一组仿清建筑,这便是1997年建成的濠西书苑。全苑占地1.4公顷。水上建五亭,面积569平方米。它们既有南方建筑的精巧玲珑,又有北方古典建筑的雄伟气势,具有运用现代施工手法,较为完整地体现了古代木构建筑的特点。五座水中的亭子,分别命名为“长虹”、“观月”、“鱼乐”、“濠濮”、“薰风”。中间一亭较高大,与周边四亭,错落有致,灵活多变。五亭规模及造型,国内屈指可数。从五亭的名称,便可意会到此处为观赏濠河风光的佳境,濠西书苑为南通市“十佳景点”之一。向东望去,不远处宽阔的河面上的北濠桥,如一条长虹卧于碧波之上,中秋之



濠西书苑

夜亭中赏月，天上、水中，各有一轮明月，如入仙境。

濠西书苑内的建筑，分“安静区”与“热闹区”。布局合理，功能各异。南侧为安静区，环境幽美，按园林建筑格局布置，整组建筑庄重沉稳，古朴典雅，具有古典美。屋前建有平台，供游人凭栏远眺濠河美景。借濠河一角，建成鱼池，池水与濠河相通，蓄养各类观赏鱼，令人有“观鱼胜过富春江”之感。

安静区内有高大的展厅，曾在此举办《历届达赖、班禅敬献中央政府礼品展》、《江苏省名人画展》、《毛泽东遗物展览》，均获好评。

安静区内有宽阔的草坪和松林、垂柳，生机盎然，游人在此一边休息，一边欣赏濠河景色。

书苑北侧为热闹区，有舞厅、酒楼等设施。安静区与热闹区之间有一座四层的办公大楼相隔，互不干扰，整体配置合理均衡，别具匠心。若登临高楼临窗而望，濠河显得特别开阔，更加美丽可爱。

在濠河书苑的南边，有一座具有江南古典园林风格的盆景园，总面积9800平方米，东面濒临濠河水面。全园分入口广场区、景石区、主景区、山林草坪区。此园古色古香，幽静宜人。

盆景园大门口，有著名书画家范曾题写的“南通盆景园”青砖匾额。一进大门是一个小小的院子，假山流水、红鱼翔游，竹丛青翠，卵石铺地，给人以清新雅致的印象。

出东门向北，就是景石区。这是一个以游廊和花墙围合的庭园。园景以假山与湖石花坛为主。照壁后的假山姿态玲珑，配以“独秀峰”，好似一幅精美的风景山水画卷。

景石区北边，便是盆景园的精华所在地“主景区”。园内展出250多盆通派盆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盆景充分体现了“两弯半”通派盆景特色。其中不少精品，曾在多种



盆景展览会上获奖。雀舌罗汉松“琼楼玉宇”，小叶罗汉松“蛟龙串云”，雀舌罗汉松“盘膝罗汉”，罗汉松“彩云归”，五针松“鲲鹏展翅”等盆景，造型奇特、优美，在世界园艺博览会及其他全国性园艺展览会上屡屡获奖。通派“两弯半”盆景，为我国盆坛上的一朵奇葩。

主景区北边有“蕴碧堂”。厅内可作盆景展览。厅前有一楹联：“栽桂佩兰香生几席，品松种竹荫庇门庭”，道出了此间特色。东侧有“掬月轩”，东边便是濠河。轩外有翁同龢的对联：“兰有群青草无一曲，山同人朗水与情长。”若来此轩濠滨赏月，月影映于水中，似可以手掬之。“掬月轩”之名颇具情味。

主景区的北面是山林草坪区，依照自然地形栽种树木花草，供游人在此休憩。园子尽头有两个方亭，名“双喜亭”，另有九曲桥将两亭相连，桥名“友爱桥”，亭与桥皆为日本名古屋银行及中日友好协会所赠建，为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象征。

南通体育公园位于青年路与跃龙路交叉口，北临濠河。南通市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产生出十多名体育世界冠军，被誉为“世界冠军的摇篮”。为展示世界冠军的风采，颂扬爱国主义和奥林匹克精神，激励青少年奋发向上，创建此公园。“南通体育公园”由何振梁题写。进入大门，有一广场，广场通过斜向的轴线与螺旋式构图，隐喻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通过地面和地下两个锻炼空间的有机组合，形成了“冠军摇篮”的架构和格局，展现了体育公园的主题——世界冠军的摇篮。

公园内除“冠军摇篮”建筑外，尚有“冠军之路”、“五松别业”、“仙桥绿堤”等景点。

2005年建成的“冠军之路”，系在公园的主干道上，嵌有14块一米多见方的铜板，上面留着张洁云、林莉、李菊、黄

旭等14位世界冠军（其中5位奥运冠军）的足印及签名，以激励人们追求、超越、突破，永登高峰。

“五松别业”是由近代建筑大师孙支厦所设计，是一幢中西合璧的建筑。因院内有五棵松树而得名，造型十分美观。2003年兴建南通体育公园，将五松别业迁建于公园东北濠河之畔，现已成为体育公园景观的点睛一笔。

“仙桥绿堤”乃在体育公园之北，有小桥流水，外通濠河，柳树成荫，芳草护岸，是人们休息散步的良好场所。

广场有两个运动员在活动的塑像，在公园河畔还有垂钓者的塑像。

体育公园内，保留了原有的游泳池及游泳馆，仍为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场所。

环西文化广场，也是濠河边的一个重要景点。环西文化广场位于西南濠河的东侧，北临和平桥人民路，南与劳动人民文化宫相邻，占地2.1公顷。环西文化广场充分反映出新世纪南通的精神面貌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它以市民浏览观光、文化娱乐、健身休闲为主题，融露天演出、音乐、喷泉、石刻雕塑、园艺小品、绿化观赏为一体，是一个高品位的文化休闲广场。

文化广场的总体布局，从濠河明珠的构思出发，结合弓型的地理特征，以露天舞台广场为中心，临水布置，新颖活泼，富有现代气息。露天舞台占地2800平方米，可容2000人观演，每年在此举行“濠滨夏夜”演出活动。舞台环绕喷泉，附设水幕电影。广场中还有音乐喷泉，以椭圆形音乐喷泉和线型叠泉为主体，围以观赏座椅。广场可供市民清晨或傍晚习舞、锻炼。广场的北端和平桥下，有雕塑和石刻，反映了南通千年的历史文化。

广场上有开放型绿化布局，以人为本，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亲近。现代抽象型绿化景观结构，体现出城市的大气和时



代精神。

此外，精心设计的亲水平台、灯具、花坛、铺地，营造出一种滨水休闲舒适的环境氛围。

位于濠河风景区东北片，紧靠濠河有一片濠东路生态园林景区，占地面积7.896公顷。园林构思以自然山水为蓝本，通过改造地形、挖池堆山、引水入园来改善环境，使生态园林化，园林生态化。整个景区使游人领略到不同的园林景观、植物群落和生态环境变化。生态园林景区共分五个景区，为“风丘景区”、“日泽景区”、“云野景区”、“星林景区”、“季经景区”，各具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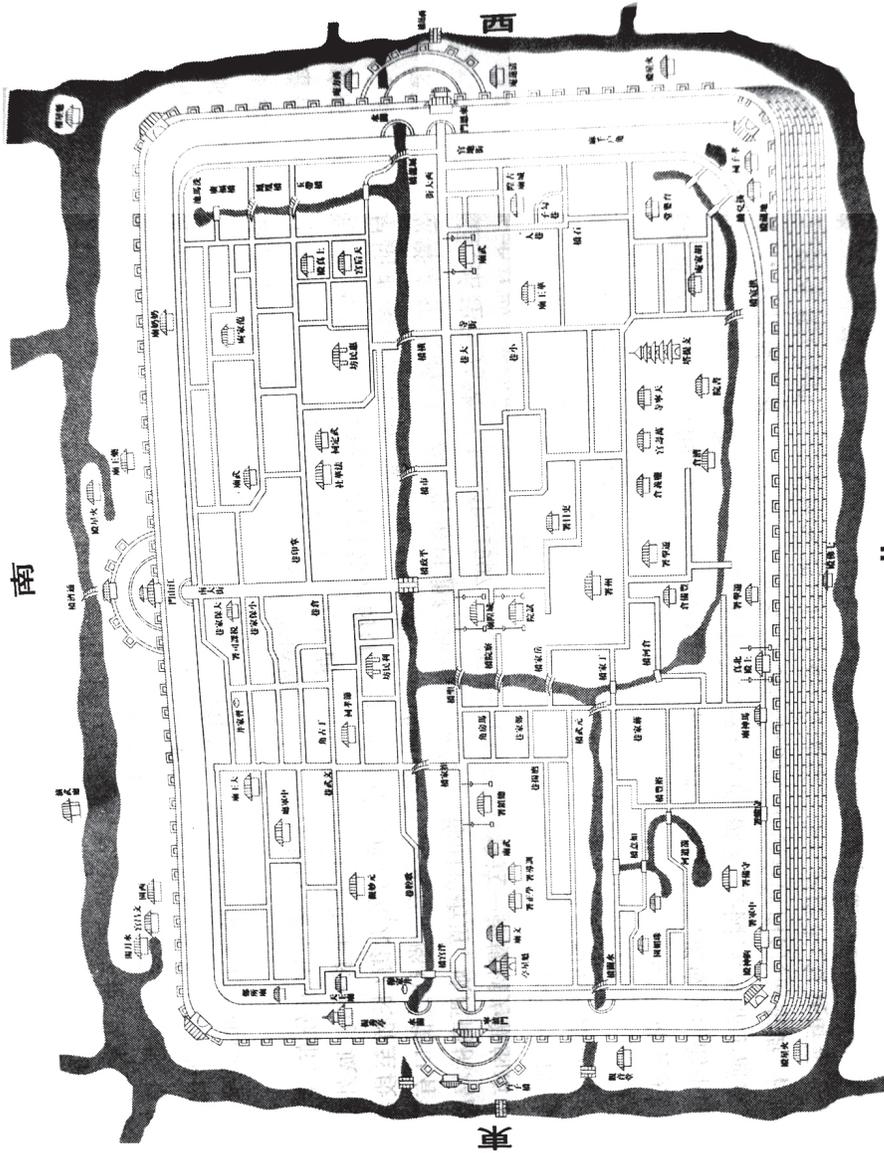
在濠东路生态绿地南段，濠河之东亦有一“线型景观”，由“三友馆”、“濠濮涧”、“白沙堤”、“荷风亭”、“霜叶红于二月花”、“柳暗花明又一村”等景点组成，景色宜人，为游人休闲之佳境。



濠东绿苑

南通乃“中国近代第一城”，早在百年之前张謇对南通的城市建设就有规划，而且充分利用了濠河资源。近年来，随着“历史文化名城”、“文明城市”的建立，南通市加大了城市建设的力度，濠河沿岸又有不少新的建筑物兴起，濠河风光变得更加美丽动人了。

(刘钹撰)



光緒通州圖(局部, 根據光緒通州志原圖繪制)

北

南

東

西



民国十四年绘濠河图



20世纪50年代一位南通籍空军飞行员驾机飞过南通上空时拍摄的濠河图

“江海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 炎

委员：李明勋 姜光斗 施景铃 沈启鹏
周建忠 徐仁祥 黄振平 顾 华
陈 亮 吴声和 陈冬梅 黄鹤群
尤世玮 王建明 陈鸿庆 沈玉成

主 编：姜光斗

执行副主编：尤世玮 沈玉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濠河 / 张松林等著. — 苏州 :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2.8

(江海文化丛书 / 姜光斗主编)

ISBN 978-7-5672-0175-0

I. ①濠… II. ①张… III. ①河流—介绍—南通市
IV. ①K928.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6131号

书 名 濠 河
编 著 张松林等
责任编辑 李 兵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十梓街1号 215006)
印 刷 南通市崇川广源彩印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6.125 插页 3
字 数 153千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0175-0
定 价 18.00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目 录

且从沧桑说濠河·····	1
水系变迁见沉浮·····	17
人工构筑看演进·····	32
桥梁·····	32
水闸·····	45
水关·····	48
堤坝·····	49
疏浚·····	51
水乡泽国话船家·····	56
水蕴春秋生傲骨·····	69
盐民与曹顶·····	69
骆宾王·····	77
文天祥与金应·····	82
明万里·····	85
白雅雨·····	88
雅风俗韵流千年·····	94
明清园林寻踪迹·····	107
情有独钟乃瞿公·····	114



赞美·····	114
呵护·····	115
装扮·····	116
利用·····	126
莺歌燕舞唱生态·····	130
博物馆群如串珠·····	148
中国珠算博物馆·····	148
中国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	150
沈寿艺术馆·····	152
南通纺织博物馆·····	153
南通风筝博物馆·····	155
中国审计博物馆·····	157
南通城市博物馆·····	159
中国体育博物馆南通馆·····	160
南通濠河博物馆·····	161
凝固音乐醉人心·····	164

“江海文化丛书”总序

李 炎

由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编纂的“江海文化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从2007年启动，2010年开始分批出版，兀兀穷年，终有所获。思前想后，感慨良多。

我想，作为公开出版物，这套“丛书”面向的不仅是南通的读者，必然还会有国内其他地区甚至国外的读者。因此，简要地介绍南通市及江海文化的情况，显得十分必要，这样便于了解南通的市情及其江海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和历史过程；同时，出版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选题原则和编写体例，一定也是广大读者所关心的，因此，介绍有关背景情况，将有助于阅读和使用这套“丛书”。

南通市位于江苏省中东部，濒江（长江）临海（黄海），三面环水，形同半岛；背靠苏北腹地，隔江与上海、苏州相望。南通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及人文特点，被列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

南通市所处的这块冲积平原，是由于泥沙的沉积和潮汐的推动而由西北向东南逐步形成的，俗称江海平原，是一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境内的海安县沙岗乡青墩新石器文化遗址告诉我们，距今5600年左右，就有先民在此生息



繁衍；而境内启东市的成陆历史仅300多年，设县治不过80余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里有沧海桑田的变化，有八方移民的杂处；有四季分明、雨水充沛的“天时”，有产盐、植棉的“地利”，更有一代代先民和谐共存、自强不息的“人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里成为我国实现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城市。晚清状元张謇办实业、办教育、办慈善，以先进的理念规划、建设、经营城市，南通走出了一条与我国近代商埠城市和曾被列强所占据的城市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南通于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筑城设州治，名通州。北宋时一度（1023—1033）改称崇州，又称崇川。辛亥革命后废州立县，称南通县。1949年2月，改县为市，市、县分治。1983年，南通地区与南通市合并，实行市管县新体制至今。目前，南通市下辖海安、如东二县，如皋、海门、启东三市，崇川、港闸、通州三区和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800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770万，流动人口约100万。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南通目前的总体实力在全国大中城市（不含台、港、澳地区）中排第26位，在全国地市级中排第8位。多年来，由于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及全市人民的努力，南通获得了“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综合治理先进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并有“纺织之乡”、“建筑之乡”、“教育之乡”、“体育之乡”、“长寿之乡”、“文博之乡”等美誉。

江海文化是南通市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上下五千年，南北交融，东西结合，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邃的人文精神。同其他地域文化一样，江海文化的形成，不外乎两种主要因素，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结构。但她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尽相同之处是，由于南通地区的成陆经过漫长的岁月和不同阶段，因此移民的构成呈现多元性和长期性；客观上

又反映了文化来源的多样性以及相互交融的复杂性，因而使得江海文化成为一种动态的存在，是“变”与“不变”的复合体。“变”的表征是时间的流逝，“不变”的表征是空间的凝固；“变”是组成江海文化的各种文化“基因”融合后的发展，“不变”是原有文化“基因”的长期共存和特立独行。对这些特征，这些传统，需要全面认识，因势利导，也需要充分研究和择优继承，从而系统科学地架构起这一地域文化的体系。

正因为江海文化依存于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蕴含着自身的历史人文内涵，因而她总会通过一定的“载体”体现出来。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类，“文化遗产”可分为四类：即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历史文化人物、历史文化事件、历史文化遗址、历史文化艺术等，又是这四类中常见的例证。譬如，我们说南通历代人文荟萃、名贤辈出，可以随口道出骆宾王、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郑板桥等历代名人在南通留下的不朽篇章和轶闻逸事；可以随即数出三国名臣吕岱，宋代大儒胡瑗，明代名医陈实功、文学大家冒襄、戏剧泰斗李渔、曲艺祖师柳敬亭，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等南通先贤的生平业绩；进入近代，大家对张謇、范伯子、白雅雨、韩紫石等一大批南通优秀儿女更是耳熟能详；至于说现当代的南通籍革命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也是不胜枚举。在他们身上，都承载着江海文化的优秀传统和人文精神。同样，历史文化的其他类型也都是认识南通和江海文化的亮点与切入口。

本着“文化为现实服务，而我们的现实是一个长久的现实，因此不能急功近利”的原则，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在成立之初，就将“丛书”的编纂作为自身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试图通过对江海文化的深入研究，将其中一部分



能反映江海文化特征，反映其优秀传统及人文精神的内容和成果，系统整理、编纂出版“江海文化丛书”。这套“丛书”将为南通市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为将南通建成文化大市和强市夯实基础，同时也为“让南通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南通”作出贡献。

“丛书”的编纂正按照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逐步展开。

纵向——即将不同时代南通江海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遗址（迹）、重大事件、重要团体、重要人物、重要成果经过精选，确定选题，每一种写一方面具体内容，编纂成册；

横向——即从江海文化中提取物质文化或非物质文化的精华，如“地理变迁”、“自然风貌”、“特色物产”、“历代移民”、“民俗风情”、“方言俚语”、“文物名胜”、“民居建筑”、“文学艺术”等，分门别类，进行归纳，每一种写一方面的内容，形成系列。

我们力求使这套“丛书”的体例结构基本统一，行文风格大体一致，每册字数基本相当，做到图文并茂，兼有史料性、学术性和可读性。先拿出一个框架设想，通过广泛征求意见，确定选题，再通过自我推荐或选题招标，明确作者和写作要求，不刻意强调总体同时完成，而是成熟一批出版一批，经过若干年努力，基本完成“丛书”的编纂出版计划。有条件时，还可不断补充新的选题。在此基础上，最终完成《南通江海文化通史》《南通江海文化学》等系列著作。

通过编纂“丛书”，我有四点较深的体会：

一是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基础。我们从这套“丛书”，看到了每一单项内容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都是具有学术素养的资料收集者和研究者；以学术成果支撑“丛书”的编纂，增强了它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二是关键在广大会员的参与。选题的确定，不能光靠研究会领导，发动会员广泛参与、双向互动至关重要。这样不

仅能体现选题的多样性，而且由于作者大多出自会员，他们最清楚自己的研究成果及写作能力，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可以提高作品的质量及成书的效率。

三是离不开各个方面的支持。这包括出版经费的筹措和出版机构的运作。由于事先我们主动向上级领导汇报，向有关部门宣传，使出版“丛书”的重要性及迫切性得到认可，基本经费得到保证；与此同时，“丛书”的出版得到苏州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出版社从领导到编辑，高度重视和大力配合；印刷单位全力以赴，不厌其烦。这大大提高了出版的质量，缩短了出版周期。在此，由衷地向他们表示谢意和敬意！

四是有利于提升研究会的水平。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编纂出版“丛书”，虽然有难度，很辛苦，但我们这代人不去做，再过10年、20年，就更没有人去做，就更难做了。我们活在世上，总要做些虽然难但应该做的事，总要为后人留下些有益的精神财富。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我深信研究会定能不辱使命，把“丛书”的编纂以及其他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研究会的同仁嘱我在“丛书”出版之际写几句话。有感而发，写了以上想法，作为序言。

2010年9月

（作者系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会长，“江海文化丛书”
编委会主任）